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魔鬼面具 • 小心许愿

[美]R.L.斯坦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 被译为31种文字

★ 创吉尼斯世界畅销书之最

全球销量2.5亿册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THE HAUNTED MASK •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魔鬼面具

小心许愿



[美] R.L.斯坦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1993 by Parachute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5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GOOSEBUMPS,"鸡皮疙瘩" and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Scholastic, Inc.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1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CA, USA.
原作版权1993年由美国Parachute Press注册，Scholastic出版。中文简体版权2001年由Scholastic授权给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

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LLC
1223 Wilshire Blvd. #1510, Santa Monica, CA 90403-5400
电　话：310-454-2648
传　真：509-694-6872
E-mail：goldenpeach@adelphia.net

接力出版社
Jieli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6644
传　真：0771-5850435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面具；小心许愿／（美）R.L.斯坦著；郑瀚等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2.3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6）
ISBN 7-80679-014-4

Ⅰ.①魔…②小…　Ⅱ.①R…②郑…　Ⅲ.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7656号

责任校对：陈朝辉　裴文燕
责任监印：刘　签
出 版 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　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3339（发行部）
传　真：0771-5863291（发行部）

印　刷：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　数：160千字　　印张：9.5
版　次：200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4月第10次印刷
印　数：180 001—190 000册
定　价：16.00元
桂图登字：20-2002-0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封底均贴有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防伪标贴；环衬和扉页为接力出版社特制防伪用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字样。凡无防伪标贴及特制防伪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与原版权持有者将予以追究。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致中国读者

读者们，请小心……

我是R. L. 斯坦，欢迎到“鸡皮疙瘩”的可怕世界里来。

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听到过奇怪的嗥叫？你是否曾在黑暗中听到脚步声——却根本看不到人？你是否见过神秘可怖的阴影，幽幽暗处有眼睛在窥视着你，或者身后有声音叫你的名字？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了解那种奇特的发麻的感觉——那种给你一身鸡皮疙瘩、被吓呆的感觉。

在这些书里，幽灵在阁楼上窃窃低语；胆战心惊的孩子忽而隐形；稻草人活了，在田野里走来走去；木偶和布娃娃也有生命，到处吓人。

一切都不是看上去的样子。下一个拐弯处，永远有一个——或更多意外的事情等待着你。

当然，这些都是磨砺心理的好玩的吓人事。我

希望你们感到害怕，同时也希望你们大笑。这都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当然，最可怕的地方在你们自己心里。

过个害怕的一天吧。



序 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浦漫汀**

几年前，我到美国的一个小镇做业务考察，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就是从这位老朋友的上初中的孙子和上小学的孙女的书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排成长长一列的少儿系列丛书“鸡皮疙瘩”，仅粗略地翻阅一遍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周六的早晨，这两个爱睡懒觉的孩子一反常态地早早爬起来，一起闹着要去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参加“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作者R. L. 斯坦与读者的见面会。我非常理解两个小家伙的热情，决定跟着他们去看看。不料，一出门我们的车就被堵在路上，前面的车一辆接一辆，水泄不通，前方路口还有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我们原以为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一问才知道，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去图书馆参加见面会的。结果，本来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一套丛书和它的作者能够得到小读者们如此诚挚狂热的爱戴，一个见面会就能造成交通堵塞，以致惊动了警察，这番景象着实激发了我进一步了解、研究R. L. 斯坦及其代表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浓厚兴趣。

一

的确，“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和“哈利·波特”像两道雨过天晴的亮丽彩虹出现在西方儿童出版的地平线上，给沉寂低靡的出版市场带来了催春的生机。特别是“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从一九九二年它的第一本书面世，到二〇〇〇年“哈利·波特”出名前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它完全是以一枝之秀，独自撑起了美国儿童图书市场的一片繁荣。

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问世不久的一九九二年，该丛书即打入了全美儿童畅销书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一举拿下了一九九四年全美儿童畅销书榜前十名中的八本，稳固建立了执西方儿童系列图书之牛耳的地位。一九九五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一经播放即刻轰动全美，打破北美所有儿童剧的纪录，一跃成为最受欢迎、收视率最高的儿童电视片。此后，影视与纸介出版物良性互动，势如破竹。一九九九年“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二十七种文字版本出版，全球销售近两亿二千万册的傲人成绩，被吉尼斯世界大全评为历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儿童系列图书，作者R.L.斯坦亦被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这一系列令人羡慕的成绩单，无疑代表了空前的经济效益和商业成功。然而，让人们更为兴奋和欣慰的是“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所创造的空前的社会效益：它重新点燃了美国孩子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又重新爱上了书本，就连平时不爱读书甚至讨厌读书的为数不鲜的男孩子们也深受其吸引。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读者中，男女生比例基本相等（一般图书女生读者数量远远超过男生）。一位小读者的母亲怀着无限感激写信给R.L.斯坦：“我的儿子以前从来不碰

书本。自从有了‘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后，他每个星期都要拽我到书店，惟恐落掉任何一本。”另一位母亲兴奋地告诉R. L. 斯坦：有一次，她竟然发现自己从来不读书的儿子半夜三点钟，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老师们写给出版社的信中，这种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告诉编辑：现在，几乎每个适龄学生的书包里，都有几本“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那些平时一下课只知道打打闹闹，从不消停的男孩子们在课间换教室的路上，竟然还在翻阅着手中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

这在信息爆炸、传统的纸介出版受到严重挑战，孩子们面临着网络、电子游戏、电视、多媒体及丰富多彩的课外娱乐生活等种种诱惑和选择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科技最为发达，诱惑和选择幅度最大的美国，“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能够深深吸引住小读者，并且久盛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奇迹。

二

由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R. L. 斯坦欲罢不能，几乎是月月有新作，本本风靡市场。“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到一百三十七本。其中包括“鸡皮疙瘩原始系列”六十二本、“鸡皮疙瘩二〇〇〇系列”二十五本、“给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系列”四十二本、“给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特别系列”八本。在问及“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成功的秘诀时，R. L. 斯坦如是解释：“和成年人一样，甚至更甚，儿童普遍喜欢历险、悬念、刺激和一定程度上的惊恐。与成年人不同的是，儿童更富想象力和幻想。而且他们的幻想世界往往与现实世界相互交错，互为补充。”以当今高科技为后盾，以生动逼真的感官刺

激为手段的视听媒介，又极大地丰富了当今儿童的想象力和娱乐生活，同时也不断改变和提高着他们对于平面纸介读物的要求。今天的少儿读物要想能够抓住今天的少儿读者，就必须跟得上他们不断变化的阅读习惯，符合他们的阅读特点，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对他们有足够的吸引力。

R. L. 斯坦特别形象地用“过山车游戏”的原理来比喻自己的创作，而这一创作风格也为在小读者中深受欢迎的“安全惊险幻想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以超自然界和超现实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加之以异常的节奏变换，使孩子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能够充分满足对刺激及幻想近乎生理需求的渴望。“过山车”随着设计手段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以及声光特殊效果的引入，不断地突破着人们体会惊险的极限。然而，“过山车”毕竟是人为的游戏。虽然坐在上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险象环生与入骨三分的恐怖，甚至坐过很久之后还会谈之变色、心有余悸，但人们都知道到头来总会有惊无险，安全着陆。正是这种“安全惊险”的经历，让“过山车”游戏花样翻新，让人们屡试不厌。“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正是利用了小读者的这一心理，将“安全惊险幻想小说”推向了极致。为了让读者真正体验“过山车”那种身临其境的历险经历，R. L. 斯坦创作方法上进行了有益和成功的探索。

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里，人们会发现传统儿童幻想文学里严格分隔现实世界与超现实空间和想象世界的分界完全消失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世界的天衣无缝的合而为一。作者没有借助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时空距离，比如特定的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空间来增加效果，他写的就是读者熟悉的环境与身边的人物，家庭、商店、学校、游乐园……小主人公们上学、写作业、玩游戏机、打球、郊游、受表扬、挨训、友爱、吵架、哭哭笑笑……就像邻家男孩和女孩，就像小读者

自己。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现实人物、精心描绘的细节真实，使小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自然而然地与主人公息息相通、打成一片，身不由己地与主人公一起冒险，感同身受，一起惊叫，一起战栗，也一起弄上一身“鸡皮疙瘩”……

R. L. 斯坦谙熟传统儿童幻想文学之真髓，幻想文学中的各种传统的艺术形象，妖、魔、巫、神、幽灵、怪物、怪兽等等，都能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现实世界里找到它们的身影。传统幻想文学中各种表现手法，变形、分身、宝物、咒语等等，也都曾在小主人公的恐怖经历中大显神通。但是，R. L. 斯坦更深知现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的知识、想象力以及对幻想、惊险小说的更高需求，所以，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中，他将传统幻想与科学幻想紧密结合起来，将幻想、惊险、科幻相融相交，不但加强了作品的现代感与惊险效果，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像《远离地下室》《钢琴杀手》《死亡之屋》等等，都将小读者引向了对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人类异化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情节结构上的出色设计，是 R. L. 斯坦为小读者建造的这辆“过山车”的一大特色，也是小读者对“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爱不释手的一大原因。无论打开其中的哪一本书，都会像坐上了真正的“过山车”，情节都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R. L. 斯坦是个悬念大师，他在作品中糅入了电视连续剧的手法，每一章的结尾都悬念横生，挑动得读者提心吊胆，急奔下文，无法掩卷；即便大团圆的结局到来，皆大欢喜之时，也会突然异峰突起，给人以出乎意料之笔，随后戛然而止，给小读者留下无尽的猜测与遐思。R. L. 斯坦非常注意调动小读者的积极性与参与感。这种努力，在情节发展、故事结局由小读者选择、作品与读者充分互动的“给

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系列”中显得更为突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是读者，而且也像小主人公一样，是惊心动魄的活动、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像作者一样，是充分发挥想象的创作者。这对于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性，以及增强遭遇惊险时的应变能力，都有很大的探索性意义。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创作手法上，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R. L. 斯坦放弃了传统经典幻想文学巨著，如《戒指王》《艾丽丝漫游奇境》和今天的“哈利·波特”等，通常采用的主要角色和故事背景贯穿始终、一成不变的传统手法。很显然，从写作角度，特别是从多卷本文学作品的角度，描写特定的时空环境里的特定的人物，比不断创造新的人物、变换新的环境，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作品中主要角色的重复出现，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典型形象就会在读者的印象中逐步加深，并且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可是，R. L. 斯坦却自讨苦吃地选择了全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每一本均从人物到背景都完全不同，又都各有一个独立故事的写法。我们都知道，一部成功的短篇比长篇巨著更容不得任何败笔。它好比一个无情的放大镜会将所有瑕疵成倍放大。然而，对于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充满多元选择的社会里的孩子来说，高潮迭起、“精致的快餐”式的短篇，可能更适合他们精力难能持久集中和时间零碎的特点。如同安徒生和格林等大师的童话作品一样，作者通过这套由一百三十七本各自完全独立的作品和数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组成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为小读者们安上了幻想之翼，创造了一个任凭孩子们的想象力自由翱翔的色彩斑斓的奇妙世界。

小读者对“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以及整套丛书持久不衰的空前成功，充分证明了 R. L. 斯坦的选择

是正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及它所代表的“安全惊险幻想小说”近十年在全球范围的轰动，为后来的“哈利·波特”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读者基础。

三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也受到了老师、家长、儿童教育工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肯定和欢迎。而这对于以“惊险”为主题的儿童作品来说是不多见的。这与R. L. 斯坦所忠贞不渝地信守的创作原则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所有故事里的男女小主角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这是因为，在R. L. 斯坦创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好十二岁。他开始是为自己的孩子编故事、讲故事，由于孩子听不够，便一发而不可收。身为一个少儿出版社编辑的R. L. 斯坦自然也想到了别人的孩子，千千万万的小读者，所以就一本本写了下去，这才有了今天的以三十一种文字传遍全球，并登上吉尼斯世界大全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作为一个父亲、一位关爱广大儿童的作家，他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及其同龄的小读者们，使其纯洁的心灵不受到社会阴暗面的污染和伤害。他在创作中始终严格信守的一条原则就是：“绝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性、毒品、离婚、虐待儿童等现实生活中龌龊和令人沮丧的题材。”R. L. 斯坦一贯坚持，自己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孩子们提供娱乐，借助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科幻、神话、传说和鬼怪世界，创造一个个挑战孩子们想象力极限的情境和经历。他认为，真正的恐怖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痼疾，而它们恰恰是孩子们不该过早接触和经受的伤痛。

正是作者的上述创作原则和“安全惊险幻想”手法，使得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能够超越国籍、文化、种族的差别，受到了全世界孩子与成人普遍的认同和欢迎。古今中外的幻想文学，无论是中国的志怪小说、鬼狐作品，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还是西方不朽的童话和寓言故事，无一不是通过“异类”的眼睛和奇幻多姿的“异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巨大差别，来更深刻、清晰、客观地审视我们生活的社会，发现和反省人类世界自身的丑陋和卑劣，激发和调动我们内心世界真善美的一面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此。《邻屋幽灵》中的小幽灵奋不顾身地从烈火中抢救朋友的感人形象，她在舍己救人中得到升华的善良灵魂，都会引起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真思考。翻读着《小心许愿》和《魔鬼面具》，读者对于弱者的同情和悲悯之心，都会不由自己地油然而生。互助、友爱、以正抗恶，也是作者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中不断倡导的主题。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成功，还来自作者对儿童心理细腻而准确的把握和高超的与儿童沟通的语言能力。R. L. 斯坦创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时候，总是先将故事里的情节与人物对话讲给儿子听，以保证自己的比喻、幽默以及“关子”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在特定读者对象中引起共鸣。作者与儿童沟通的能力，还得益于他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多年的编辑经验。美国著名的儿童幽默杂志《香蕉》和《一百零一个愚蠢怪物笑话》《傻瓜巡警》等儿童幽默图书，都是出自 R. L. 斯坦之手。

成功的创作经验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我们相信，“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同样会在中国的小读者中找到知音。国内儿童文学作家、工作者，也一定会从“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创作经验中得到借鉴与启示，为儿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序二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作家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获得者　金　波

人当少年时，智慧大增，却更加渴望心灵历险，愿意体验一下“恐怖”的刺激。那感觉，就有如坐上“过山车”，惊险中“呦呦”的呼叫声不绝于耳，既是恐怖的，又是愉悦的。

现在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当你阅读的时候，就像搭乘一次心灵历险的“过山车”。

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磨砺过程，生活阅历中的挫折、情感体验中的悲喜、精神世界中的追求，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历程。

心理上的“恐怖”也是一种体验，它可以给予我们胆识、睿智、想象力。

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美国颇受少年儿童的青睐，甚至让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也耽读不倦，爱不释手。因此，一九九九年，这套丛书曾以二十七种文字版本出版，全球销售近两亿二千万册，作者R.L.斯坦被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是的，阅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与我们通常阅读小说、童话以及科幻故事相比较，颇有异趣。书中斑驳陆离的情境、浩瀚恣肆的想象、直抉心灵的震颤，蔚成奇观，参配天地。

阅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感受心灵探险，好奇心得到充分的满足，获得充分的自由、畅快。在想象的世界中，可以我行我素，或走马古老荒原，邂逅精灵小怪；或穿越沼泽湿地，目睹青磷鬼火；或瞻谒古宅废园，发现千古幽灵，尽情享受一番超越现实、脱俗出尘的惊险和快乐。

这里有冥茫混沌中创造出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故事，虽属怪诞，甚至可怖，虽是对不真实或不存在的事物纯乎幻想与游戏性的艺术再现，但它又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就如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让你相信那诸多的神灵鬼怪，其实都是摄取于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

阅读这些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情感也随之波澜起伏，有壮烈的激情，有缱绻的爱意，也有凄美的伤感。总之，阅读的快感，丰沛而多彩。

阅读这些奇异的故事，经过一场心灵的历险和心理上的恐怖体验，同样会对善与恶、美与丑，或彼或此，有所鉴别，这同样有赖读者的灵性与妙悟。

这些故事，打破现实与虚幻、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富于魔幻和神秘色彩。我们畅游于这个奇幻的世界，感受着与宇宙万物的冲突、和谐，与古今哲思的交流、契合，与人类的心力才智的感悟、沟通。

我们可以和魂灵互致绸缪，可以把怪诞噩之入梦。我们的精神世界丰盛了，视野开阔了，心理也会为之更加强健。

要做一个智者、勇者，就要敢于经历心灵的探险。阅读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虽然会有坐“过山车”的惊恐，但终将“安全着陆”。那时候，你会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 R. L. 斯坦 (1)
序一 ……浦漫汀 (3)
序二 ……金 波 (11)

魔鬼面具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5)
第七章 ……(30)
第八章 ……(34)
第九章 ……(37)
第十章 ……(43)
第十一章 ……(47)

第十二章 ……(50)
第十三章 ……(53)
第十四章 ……(57)
第十五章 ……(62)
第十六章 ……(67)
第十七章 ……(74)
第十八章 ……(77)
第十九章 ……(81)
第二十章 ……(84)
第二十一章 ……(90)
第二十二章 ……(94)
第二十三章 ……(99)
第二十四章 ……(102)
第二十五章 ……(106)
第二十六章 ……(109)
第二十七章 ……(115)
第二十八章 ……(117)
第二十九章 ……(121)

小心许愿

第一章 ……(127)
第二章 ……(132)
第三章 ……(141)
第四章 ……(146)
第五章 ……(150)
第六章 ……(157)
第七章 ……(161)
第八章 ……(165)

第九章 ……(168)
第十章 ……(173)
第十一章 ……(178)
第十二章 ……(184)
第十三章 ……(189)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197)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09)
第十八章 ……(213)
第十九章 ……(219)
第二十章 ……(225)
第二十一章 ……(228)
第二十二章 ……(231)
第二十三章 ……(236)
第二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250)
第二十六章 ……(255)

“鸡皮疙瘩”预告

钢琴杀手(精彩片段) ……(259)
湿地狼人(精彩片段) ……(275)

魔鬼面具



翻译：郑 瀚 耿 楠 廖 丹



第一章

“万圣节你准备装扮成什么呢？”萨博丽娜·梅森问。她用叉子来回搅着午餐盘里明黄色的通心粉，却一口也不吃。

白佳丽·考德威叹息着摇摇头：“我不知道，或许扮个巫婆吧。”头顶上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照得她褐色的直发闪闪发光。

萨博丽娜一下子张大了嘴：“你？巫婆？”

“是呀，不可以吗？”白佳丽隔着长长的餐桌盯着坐在对面的朋友问。

“我还以为你怕巫婆呢。”萨博丽娜回答说。她叉了些通心粉放到嘴里嚼着。“这些通心粉像是

用橡胶做的，”她边用力嚼边抱怨说，“看来我得开始自己带饭了。”

“我才不怕巫婆呢！”白佳丽申辩说，眼睛里充满怒火，“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是不是？”

萨博丽娜格格笑着说：“是呀。”她迅速晃了一下头，甩甩身后黑黑的马尾辫，“嘿，不要吃通心粉了。白佳丽，真的，多恶心呀！”她隔着长长的餐桌伸过手去阻止白佳丽再动叉子。

“可是我快饿死了！”白佳丽抱怨说。

学校午餐室变得拥挤喧闹起来。邻桌上，一群五年级的男孩子正在来回抛一个半空的牛奶盒。白佳丽看见查克·格林把一个鲜红的水果卷揉成球，然后把那团黏黏的东西整个儿塞到嘴里。

“哎呀！”她朝他做了个表示厌恶的鬼脸，然后又转向萨博丽娜，“我不是胆小鬼……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捉弄我，所以——”

“白佳丽，那你还记得上星期在我家里的事吗？”萨博丽娜打开一包玉米片儿，隔着桌子给了她一些。

“你是说闹鬼那件事吗？”白佳丽皱着眉头，“真愚蠢。”

“可是你真的信了，”萨博丽娜满嘴都是玉米片儿，“你真的相信我家阁楼上有幽灵。我们听到

天花板吱吱响，上面有脚步声那会儿，你吓得面无人色。你要是看到当时自己脸上的表情就好了。”

“真是太过分了。” 白佳丽翻着眼睛抱怨道。

“后来，你听到下楼的脚步声，脸都变白了，还尖叫呢。” 萨博丽娜回忆道，“其实那只是史蒂夫和查克。”

“你们知道我是怕幽灵的。”白佳丽红着脸说。

“还有蛇呀，小虫子呀，大响声呀，黑屋子呀，还有——还有巫婆！” 萨博丽娜说。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是拿我开心。” 白佳丽撅着嘴把午餐盘推到一边，“为什么大家总觉得吓唬我很好玩呢？就连你，我最好的朋友也这样。”

“对不起，” 萨博丽娜真诚地说，她伸手握住白佳丽的手腕，好让她相信自己的话，“只是你太容易受惊吓了。以至于我们不由自主地就想吓唬你。来，再吃点玉米片吧。” 她把玉米片袋子向白佳丽推了推。

“或许哪天我会吓唬吓唬你呢!” 白佳丽威胁她说。

萨博丽娜哈哈大笑：“没门儿！”

白佳丽继续撅着嘴生气。她十一岁了，但是她个子很小。加上她长着圆圆的脸和短短的小鼻子

（她一直恨自己的鼻子太短，总是希望它可以再长长一点），使她看起来更显小了。

而萨博丽娜呢，身材高，肤色深，长相成熟。她直直的黑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眼睛又大又黑。每一个看到她们的人都以为萨博丽娜有十二三岁了。其实白佳丽比她的朋友还大一个月。

“或许我不会扮成巫婆的，”白佳丽用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我会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怪物，眼球挂在外面，有绿乎乎的黏液从脸上滴下来，还有——”

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传来，白佳丽尖叫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只是一个盘子掉到了地上。她转过去看见盖博·穆瑟红着脸蹲下去从地上舀起他的午餐。整个午餐室一时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

白佳丽蜷在坐位上，为她刚才的尖叫感到窘迫。

她呼吸刚刚恢复正常，就感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从背后抓住了自己的肩膀。

白佳丽又尖叫起来，尖叫声在屋子里回响。



第二章

她听到一阵笑声。另一张桌子上有人喊道："就是这样！史蒂夫！"

她猛地回过头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史蒂夫·博斯韦尔正站在她身后，狡黠地笑着，"又吓着你啦！"他说着放开了她的肩膀。

史蒂夫拉出白佳丽身旁的那张椅子，俯在椅背上。他的死党查克·格林砰的一声把书包放在桌子上，挨着萨博丽娜坐下。

史蒂夫和查克长得很像兄弟俩。他们俩都高高瘦瘦的，长着一头褐色的直发，都经常戴着棒球帽。他们都长着深褐色的眼睛，笑起来都傻傻的。

他们都穿着褪色的蓝牛仔裤和深色的长袖T恤衫。

而且他们俩都喜欢吓唬白佳丽，喜欢吓得她跳起来大叫。

他们总是煞费心机，凭空想出新的办法来吓唬她。

每次她都发誓自己永远——永远——都不会再落入他们愚蠢的圈套。

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每次都成功了。

白佳丽总是威胁他们说要报复。但是他们都是她的朋友，况且她还一直没想出任何好办法。

查克伸手去掏萨博丽娜剩下的玉米片儿。她笑着推开他的手说："吃你自己的。"

史蒂夫把一块包着皱巴巴的锡箔纸的东西放到白佳丽鼻子底下问："要三明治吗？我不想吃了。"

白佳丽半信半疑地闻了闻："是哪种的？我都快饿死了！"

"是火鸡三明治，给。"史蒂夫说着递给白佳丽，"太干了。我妈妈忘了抹蛋黄酱了。吃吗？"

"那当然喽。谢谢！"白佳丽欢呼着，从他手里接过三明治，剥掉锡箔纸，咬了一大口。

她开始咀嚼时，发现史蒂夫和查克都在咧着嘴盯着她笑。

什么东西味道怪怪的，有点儿黏，还有点儿酸。

白佳丽不再嚼了。

查克和史蒂夫哈哈大笑，萨博丽娜感到纳闷。

白佳丽哇的一声把嚼过的三明治全吐到餐巾纸上。然后她掰开面包——看到一条褐色的大虫子躺在火鸡肉上。

“啊！”她大叫着用手捂住脸。

屋里爆发出一阵哄笑，残忍的哄笑。

“我吃了条虫子。我——我会得病的！”白佳丽呜咽着说。她跳起来愤怒地盯着史蒂夫，“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她质问，“这一点儿都不好玩。这——这——”

“那不是条真虫子。”查克说。史蒂夫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了。

“嗯？”白佳丽低下头盯着那虫子，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

“这不是真的，是橡胶虫。你拿起来看看。”查克劝道。

白佳丽犹豫不决，不敢去拿。

偌大的房间里，所有的孩子都在窃窃私语，冲着她指指点点，笑她。

“来呀，不是真的。拿起来呀！”查克咧嘴笑

着说。

白佳丽勉强伸出两个手指头把那条褐色的虫子从三明治里夹出来。虫子摸上去热乎乎的，黏黏的。

“又成功了！”查克大笑着说。

这是真的！一条真虫子！

白佳丽惊叫着把虫子扔向哈哈大笑的查克。然后她跳离桌子，撞翻了椅子。椅子哐当一声倒在了地上。白佳丽要吐出来了，捂着嘴跑出了餐厅。

我还能感觉到它的味道呢！她想。

我嘴里还有虫子的味道呢！

我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白佳丽边跑边愤愤不平地想。

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

推开门冲向女厕所时，她还能听到大厅里传来的残酷的笑声。



第三章

放学后，白佳丽迅速穿过大厅，谁也没理。她听到了别的孩子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声。她知道他们是在取笑自己。

白佳丽·考德威午饭时吃了条虫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

白佳丽，胆小鬼。白佳丽，能被自己的影子吓倒。白佳丽，真容易捉弄。

史蒂夫和查克偷偷地把一条真虫子，一条褐色的肥虫子塞到了三明治里，白佳丽竟然咬了一口。

真笨呀！

白佳丽一路跑过三条街口回到家，她越跑越生

气。

他们怎么能那样对我呢？他们可是我的朋友呀！

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吓唬我很好玩呢？

她冲进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有人在家吗？”她停在走廊里靠着楼梯的扶栏，缓口气。

妈妈匆匆忙忙从厨房里赶了出来，“白佳丽！嘿！你怎么了？”

“我一路跑回来的。”白佳丽边说边扯下自己的蓝风衣。

“为什么？”考德威夫人问。

“就是想跑呗！”白佳丽闷闷不乐地回答。

妈妈替白佳丽把风衣挂到前面的衣橱里。然后爱怜地抚摸着白佳丽那柔软的褐发。“你的头发怎么是直的呢？”她喃喃地说。妈妈总是这样说。

白佳丽意识到，她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母女。妈妈个子很高，体态丰满。她长着一头浓密的古铜色鬈发，灰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精力非常充沛，很少闲待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今天，她穿着黑色紧身裤和有斑点的灰色运动衫。“心情不好？”考德威夫人问，“想和我谈谈吗？”

“不。” 白佳丽摇摇头。她不想告诉妈妈自己刚成了胡桃路中学的笑柄。

“来，有样东西给你看。” 考德威夫人说着把白佳丽拽向客厅。

“我——我没情绪，妈妈，” 白佳丽边说边往后退，“我只是——”

“来吧！” 妈妈坚持说着，推她穿过走廊。白佳丽总是发现，想要和妈妈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就像飓风一样，把一切都卷进自己的旋涡里。

“看！” 考德威夫人指着壁炉架笑着说。

白佳丽顺着妈妈的目光看过去——不由得惊叫起来：“这是——一个头像！”

“这可不是别人，” 考德威夫人说着，满脸放光，“去呀，走近点儿看。”

白佳丽向壁炉架走了几步，头像的眼睛也在盯着她。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那褐色的直发，褐色的眼睛，小短鼻子和圆圆的脸蛋。“是我呀！” 她叫着走近它。

“是呀，和真的大小一样！” 考德威夫人说，“我刚上完博物馆的艺术课。今天刚做完的。你觉得怎么样？”

白佳丽拿起头像仔细端详：“看起来真像我，

妈妈，真的。用什么做的？”

“巴黎石膏，”妈妈说着从白佳丽手里拿过头像，让头像和白佳丽面对面，“得小心点，很容易碰碎。它是空心的，看到了吗？”

白佳丽仔细地盯着自己的头像，凝视着她自己的眼睛。“它——它有点吓人。”她喃喃地说。

“你是说我做得太像了吧？”妈妈问。

“反正就是有点吓人。”白佳丽说着迫使自己不再看自己的复制品，然后她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考德威夫人像是受了伤害：“你不喜欢吗？”

“当然喜欢。真的很好，妈妈。”白佳丽很快回答说，“可，我是说，你究竟为什么做这个头像呢？”

“因为我爱你呀。”考德威夫人简短地回答。

“难道还需要别的理由吗？说真的，白佳丽，你对事物的反应太奇怪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完成了这个雕像。我以为——”

“对不起，妈妈。我喜欢，真的，”白佳丽说，“只是太令我吃惊了。它太棒了。看起来真的很像我。只是我——我今天心情不好而已。”

白佳丽又盯着那雕像看了一会儿。它那双褐色的眼睛——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也在盯着她。午

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得它的褐发闪闪发光。

它在冲我笑呢！白佳丽想，它张大了嘴巴，我看见了！我看到它冲我笑了！

不。那只不过是阳光在作怪而已。

它只是用巴黎石膏做的头像，她提醒自己。

不要再无缘无故吓自己了，白佳丽想。难道今天你还不够现眼的吗？

“妈妈，谢谢你给我看这个，”她说着把视线移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两个头总比一个强，是吧？”

“对呀。”考德威夫人愉快地赞同说，“对了，白佳丽，你的鸭子服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你床上。”

“什么？鸭子服？”

“你在商场见到过一套鸭子服，记得吗？”考德威夫人小心翼翼地把头像放回壁炉架上。

“带羽毛什么的那件，跟真的似的。你不是觉得这个万圣节扮成鸭子挺好玩的吗？所以我给你做了一套鸭子服。”

“哦，对。”白佳丽说着，感到一阵头晕，难道这个万圣节我真想扮成一只愚蠢的鸭子吗？她想，“我上去看看，谢谢你，妈妈。”

白佳丽早把鸭子服给忘了。这个万圣节，我可

不想扮成伶俐可爱的样子，她边想边上楼梯朝她的房间走去。我想扮得可怕些。

离学校几条街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节日用品专卖店。她曾在那个商店的橱窗里看到过几个非常恐怖的面具。她知道其中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的。

但是现在她不得不穿一身羽毛到处走，让人家向她学鸭叫，取笑她。

这不公平。为什么她说的每一句话妈妈都要认真呢？

白佳丽只不过说过商场里的鸭子服很可爱，可这并不意味着她想在万圣节夜扮成一只愚蠢的鸭子呀！

白佳丽在她房间外面犹豫着。不知怎么回事，门是关着的。可她自己却没关过门。

她仔细地听了听，听到门里边有人喘气的声音。是人，还是别的什么？

喘气声渐渐大了起来。

白佳丽把耳朵贴到门上。

什么东西在她房间里呢？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查出来。

她推门而入——“哇！”她大叫起来。



第四章

“嘎嘎！”

伴随着一阵可怕的叫声，一只大白鸭子跳向白佳丽，眼神野蛮而愤怒。

正当她吃惊地蹒跚着后退时，那只鸭子把她撞倒在地，并把她按在走廊的地板上。

“嘎嘎嘎！”

她的小鸭服活了！

这是白佳丽首先想到的。

接下来，她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诺亚——放开我！”她命令说，并试图把那只鸭子从她身上推开。

白羽毛蹭到了她的鼻子，“嘿——好痒呀！”

她打了个喷嚏。

“诺亚——得了！”

“嘎嘎嘎！”

“诺亚，我可没心思开玩笑！”她告诉她八岁的弟弟，“你穿着我的衣服干什么？这是给我的。”

“我只是试试，”诺亚说，他的蓝眼睛透过黄白色的鸭面具盯着她，“我吓着你了吧？”

“一点儿都没有，”白佳丽撒了个谎，“起来！你太沉了！”

他一动也不动。

“为什么我的东西你都想要呢？”白佳丽生气地责问道。

“我没有。”他说。

“还有，为什么你总认为吓唬我很好玩呢？”她问。

“因为我每次说‘嚯’时你都会害怕，我就禁不住想吓唬你。”他气人地说。

“起来！起来呀！”

他又拍着翅膀学了几次鸭叫才爬起来：“能把这小鸭服给我吗？真的很棒。”

白佳丽皱着眉摇了摇头：“你弄得我浑身都是

羽毛。你脱毛呢！”

“脱毛是什么意思呀？”诺亚摘下面具问。由于出汗，他的金发湿漉漉地贴在头上。

“就是说你会变成一只秃鸭子！”白佳丽告诉他。

“我才不在乎呢。能把它给我吗？”诺亚边问边仔细看着面具，“它很适合我，真的！”

“我不知道，”白佳丽告诉他，“或许吧。”这时，她屋里的电话响了。“走开，好吗？飞到南方过冬去或去干点儿别的什么。”她边说边匆忙去接电话。

她跑向桌子时，看到满床都是白羽毛。她想，这鸭子服可坚持不到万圣节了！

她拿起电话：“你好！嘿，萨博丽娜呀。是啊，我还好。”

萨博丽娜打电话来提醒白佳丽学校的科技展览就在明天。她们得完成她们的设计，那个由乒乓球构成的太阳系模型。

“晚饭后你过来吧，”白佳丽对她说，“已经快做完了。我们只要涂上颜色就可以了。我妈妈说明天她帮我们把模型带到学校。”

她们又聊了一会儿，白佳丽向萨博丽娜说出了心里话：“我都快气疯了，萨博丽娜。今天吃午饭

时，查克和史蒂夫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呢？很好玩吗？”

萨博丽娜沉默了一会儿：“我想是因为你太容易受惊吓了，白佳丽。”

“容易受惊吓？”

“你很容易尖叫，”萨博丽娜说，“别人也会害怕，可是他们不会像你那样尖叫。你是知道查克和史蒂夫的。他们并无恶意，只是觉得好玩。”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多好玩，”白佳丽不高兴地说，“我再也不会那么容易受惊吓了。我是说真的，我再也不会尖叫，再也不会被吓着了。”

科学设计都陈列在礼堂的展台上等待评定。校长安布鲁斯特夫人和科学课老师史密斯先生走过一个个展品，手上拿着夹子记着笔记。

白佳丽和萨博丽娜设计的太阳系模型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学校。冥王星上有一道浅凹痕，她俩费了好大劲也没弄好。“地球”总是从线里脱落出来，在地板上弹来弹去。但是两个女孩都认为，她们的展品看上去还不错。

或许，它不像马丁·古德曼的设计那样打动人。马丁愣是独立组装了一台电脑，但是马丁是个天才。白佳丽想，评委们总不会指望别人也都是天才吧。

白佳丽环视四周拥挤吵闹的展台，看到了其他有趣的设计。钟玛丽做了一个酷似机器人手臂的东西，它不但能端起茶杯，还能向人们挥手。布赖恩·鲍德温有几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褐色的黏稠物质，他说那是有毒的废弃物。

有人做了城市饮用水的化学分析；还有人设计了一座火山，两位评委走过时它就会喷发。

“我们的设计缺乏创意，”萨博丽娜忐忑不安地悄声对白佳丽说，眼睛一直盯着那两个对马丁·古德曼自己做的计算机不断发出“啊”“唷”惊叹声的评委，“我是说，不过是穿在绳子上的、涂了颜色的乒乓球而已。”

“我喜欢我们的设计，”白佳丽坚持说，“我们尽力了，萨博丽娜。”

“我知道，”萨博丽娜烦躁地回答，“但是它还是很缺乏创意呀。”

火山喷出一股红色的液体，看上去给两位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几个孩子欢呼起来。

“哦，他们来了。”白佳丽把手塞到牛仔裤口袋里小声说道。安布鲁斯特夫人和史密斯先生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

他们停下来检查一个关于光和水晶的展示。突然，白佳丽听到她身后的展台传来一阵惊叫声：

“我的毒蜘蛛呢？嘿——我的毒蜘蛛跑了！”

她听出那是史蒂夫的声音。

有几个孩子在惊叫，还有几个孩子在笑。

我可不能害怕，白佳丽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想。

她知道自己最怕毒蜘蛛。但是，这次她下定决心，决不流露出自己的恐惧。

“我的毒蜘蛛——它不见了！”史蒂夫大叫着，叫声盖过了喧闹声。

我不怕。我不怕。白佳丽不断地重复着。

但是，当她感到有东西夹痛了自己的腿肚子，并把尖螯刺入自己的皮肤时，她发出了恐惧的尖叫。尖叫声传出礼堂，传向远方。



第五章

白佳丽尖叫着撞翻了“太阳系”。

她疯狂地踢着腿，想甩掉毒蜘蛛。乒乓球做的行星在地板上乱跳。

她又尖叫起来：“把它弄下来！把它弄下来！”

“白佳丽——别叫了！”萨博丽娜请求道，“你没事儿的！你没事儿的！”

过了很长时间，白佳丽才发现每个人都在笑。她的心怦怦直跳。她迅速转过身，看到史蒂夫在她身后，手撑着地跪着。

他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掐的动作。“又吓着

你了！”他冲她咧嘴笑着说。

“不！”白佳丽喊道。

她意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毒蜘蛛，是史蒂夫掐痛了她的腿。

她抬起头看到所有展台的孩子都在笑。安布鲁斯特夫人和史密斯先生也在笑。

白佳丽生气地喊了一声，想从旁边踢史蒂夫一脚。但史蒂夫一闪身躲开了，她没踢着。

“帮我把行星捡起来吧。”她听到萨博丽娜说。但萨博丽娜的声音似乎很遥远，很遥远。

白佳丽只能听见她自己的心跳声和周围孩子们的笑声。史蒂夫已经站起来了。他和查克肩并肩站着冲她咧嘴笑着，还对击了一掌。

“白佳丽——帮帮我呀。”萨博丽娜请求说。

但是白佳丽跑开了，她跳下台阶，逃向礼堂黑糊糊的走廊。

我要让史蒂夫和查克付出代价，她愤怒地发誓，她使劲地跺脚把礼堂的水泥走廊踩得咚咚响。我要吓死他们。

但是，怎么吓呢？



第六章

“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白佳丽用下巴和肩膀夹着听筒问。

萨博丽娜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会儿说：“七点半，行吗？”

今天是万圣节。他们计划在萨博丽娜家集合，然后去附近挨家挨户要糖果，不成功的话就搞恶作剧。

“越早越好。我们可以多要点儿糖。”萨博丽娜说，“史蒂夫给你打过电话吗？”

“他打过了。”白佳丽不悦地回答说。

“他道歉了吗？”

“是的，道歉了。”白佳丽转转眼珠咕哝着，“可是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说，他已经让我在所有同学面前出了丑。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他心里也不会好受的。”萨博丽娜说。

“我才不希望他好受呢！”白佳丽大声说，“太可恶了！”

“是够卑鄙的，”萨博丽娜表示赞同，然后又说，“但是你不得不承认，那也确实挺好玩的。”

“我没什么可承认的。”白佳丽厉声说。

“雨停了吗？”萨博丽娜转移了话题。

白佳丽拉开卧室的窗帘向外眺望。傍晚的天灰蒙蒙的。乌云低垂，但是雨已经停了。湿漉漉的街道在路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雨不下了，我得走了。七点半见。”白佳丽快速地说。

“哎，等一下，你穿什么服装呀？”萨博丽娜问。

“这是个秘密。”白佳丽告诉她，然后挂断了电话。

对我自己来说也会是个意外，她蜷在角落里的椅子上看着毛茸茸的小鸭服想。

白佳丽本来计划放学后去那家新开的节日用品

店，选出他们那儿最丑、最恶心、最吓人的面具。但是放学后，妈妈开车去接她回家，还坚持让她待在家里照看诺亚两个小时。

考德威夫人直到五点一刻才回来。现在都快差一刻六点了。那家商店不可能还在营业，白佳丽想着，朝那小鸭服皱了皱眉。

“嘎嘎!” 她痛苦地叫着。

她走向镜子去梳头。或许可以试试，她想，或许那个商店在万圣节很晚才关门呢。

她打开衣橱最上面的抽屉，拿出钱包。她有足够的钱买一个吓人的面具吗?

三十美元，这是她所有的积蓄。

她把钞票卷起来又塞回钱包里。然后把钱包塞进牛仔裤口袋里，抓起大衣匆匆忙忙下楼出了门。

夜晚的风又湿又冷。白佳丽费力地拉上大衣拉链，朝那家商店跑去。邻居家窗前放着一个空心南瓜刻成的人面红灯笼。街角那间房子的前厅走廊里挂着纸糊的骷髅灯笼。

风咆哮着吹过光秃秃的树干。树枝在她头顶上像瘦骨嶙峋的手臂一样，晃来晃去，嘎吱作响。

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呀，白佳丽想。

她加快了脚步。一辆汽车静悄悄地驶过，发出刺眼的白光，像闪亮的幽灵一样扫过人行道。

白佳丽往街对面看去，古老的木宅在那黑糊糊的杂草丛生的草坪中若隐若现。人们都说那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有幽灵出没，他们是一百年前在这宅子里被害死的人的幽灵。

有一次，白佳丽还听到从老宅子里传来可怕的咆哮声呢。当她像诺亚那么大的时候，查克、史蒂夫和其他几个孩子曾相互怂恿去敲那房门。白佳丽跑回家了。所以她一直都不知道其他孩子是否有胆量真的那么做了。

现在，白佳丽匆匆走过老宅子，感到一阵恐惧的寒战。她一直住在这儿，对这个地区很熟悉。但是今天晚上，它看起来不一样。

只是因为雨后，路面还湿漉漉的闪闪发光吗？

不，空气中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令人窒息的黑暗。窗户里咧嘴笑的南瓜，发出怪怪的橘黄色光芒。还有在深夜里等待着在他们的夜晚四处游荡，庆祝自己节日的幽灵所发出的无声吼叫。今天正是万圣节。

白佳丽试图把这些可怕的想法从脑海里赶出去。她拐了个弯，看到了那家商店。透过明亮的窗户，两排万圣节面具盯着外面的街道。

商店还在营业吗？

白佳丽交叉着手指，祈祷着商店不要关门。等

一辆卡车隆隆驶过，她迫不及待地跑过街道。她停下来看了一眼橱窗里陈列的面具。有大猩猩面具，怪物面具，还有一种蓝头发的外星人面具。

她觉得还可以，这些都够丑陋的了。但或许里面还有更吓人的呢。

店里面的灯还亮着。她透过玻璃门向里窥探，然后试图转动门把手。

把手没有动。

她又试了一次。她试图拉开门，不成，又试着推门。

不，不行。

太晚了。商店已经打烊了。



第七章

白佳丽叹了口气又透过玻璃向里望。小小的店面墙上挂满了面具。那些面具似乎也都在盯着她。

它们在嘲笑我呢，她闷闷不乐地想，我来晚了，它们才嘲笑我的。商店已经关门了，这个万圣夜，我不得不去扮一只愚蠢的鸭子了。

突然，一个黑影走向玻璃，挡住了白佳丽的视线。她倒吸一口凉气，向后退了一步。

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那黑影是一个人。那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满脸诧异地盯着她。

“你们——你们关门了吗？”白佳丽隔着窗户喊。

那人比画着表示他听不见。然后他打开锁，把门拉开了一条缝儿。“有什么事吗？”他生硬地问。

他留着中分头，黑黑的头发油光发亮，还留着一小撇黑胡子。

“你们还在营业吗？”白佳丽小心翼翼地问，“我想买一个万圣节面具。”

“太晚了，”那人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们通常五点就关门了。”说着他又把门拉开了一点儿。

“我真想买一个面具。”白佳丽语气极其坚决。

那人用黑色的小眼睛盯着她，依旧面无表情。“进来吧。”他小声说。

当白佳丽从他身边走过时，看到他披了一件黑色斗篷。她想那肯定是为万圣节准备的。我敢肯定他是不会总披着斗篷的。

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两边墙上的面具。

“你想要什么样的面具呢？”那人随手关上门问道。

白佳丽感到一阵害怕。他的黑眼睛像两团燃烧的炭火一样。他看上去很怪。可她却和他单独待在这已经关了门的商店里。

“要一个很吓人的。”她结结巴巴地说。

他摸着下巴想了想，指着墙说："大猩猩面具很受欢迎。它的头发是真的。我想库房里还有一个。"

白佳丽抬头盯着大猩猩面具。她其实不想扮成一个大猩猩。它太普通了，一点儿也不吓人。"嗯——有更吓人一点儿的吗？" 她问。

那个人把斗篷从肩膀抖到黑色衣服的后面。"那个长着尖耳朵的黄色的怎么样？" 他指着那面具建议道，"我想那是电视剧《星路历程》里的人物。我可能还有几个呢。"

"不，" 白佳丽摇摇头，"我想要一个真正可怕的。"

那个人的小胡子下面露出一丝奇怪的微笑。他使劲盯着她的眼睛，似乎想要猜透她的心思。"自己看看吧，" 他一挥手说，"所有剩下的面具都挂在墙上了。"

白佳丽把目光移向那些面具。一个牙齿又长又难看、嘴里淌着血的猪脸面具吸引了她的视线。还行，她想。但还不是很好。旁边是一个长着白色尖牙的长毛猿人面具。这个也太普通了，白佳丽想。

她的眼睛迅速扫过绿色的弗兰肯斯坦面具，手上拿着银色长剑的弗雷迪·克罗伊格面具，还有一个外星人 ET 的面具。

都不够吓人，白佳丽开始感到失望。我想要一

个能把史蒂夫和查克吓死的面具。

“小姐，我不得不请你快点儿做出选择，”披斗篷的男人温和地说，他已经到前面窄窄的柜台里去了，正在用钥匙打开收款机，“毕竟我们已经关门了。”

“对不起，”白佳丽说，“只是——”

没等她解释完电话就响了。

那人迅速拿起话筒，背朝着白佳丽低声说话。

她向商店后面走去。她走过一个黑猫面具，上面有长长的、丑陋的黄尖牙。一个嘴里流着鲜血的吸血鬼面具，旁边是《亚当斯一家》里法斯特大叔咧着嘴笑的面具。

不行，不行，不行，白佳丽皱着眉头想。

当她瞥见商店后面那个只开了个缝儿的窄门时，她犹豫了。那儿还有一间屋子吗？那儿是不是有更多的面具呢？

她向前面看去。披黑色斗篷的那个男人依旧在背朝着她打电话。

白佳丽犹豫地推了一下门，向里窥视着。门咯吱咯吱地开了。昏暗的橘黄色的灯光充满了昏暗的小黑屋子。

白佳丽走了进去——不禁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八章

二十多个黑洞洞的眼窝毫无表情地盯着白佳丽。

她不由得被那些扭曲变形的脸吓得张大了嘴巴。

她意识到那是些面具，满满两架子的面具。但是这些面具太丑了，太怪异了——太逼真了——使她喘不过气来。

白佳丽紧抓着门框，犹豫着不敢进那个小黑屋子。借着昏黄的灯光，她审视着那些可怕的面具。

有一个面具鼓胀的绿额头上披着长长的绳制的黄头发。一个毛绒绒的黑色老鼠头从发结上伸出

来，老鼠的眼睛就像两颗黑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旁边那个面具有一只眼窝里钉着一颗巨大的钉子。看上去稠糊糊、湿漉漉的血从眼睛里流出来，淌到脸上。

另一个面具呢，大块大块腐烂的皮似乎要掉下来，露出下面灰白色的骨头。黄绿色的烂牙中伸出一只巨大的虫子，像是某种怪异的甲虫。

白佳丽又害怕又兴奋。她迈进屋子，木地板在她脚底下嘎吱作响。

她又走近那些怪异的龇着牙笑的面具。它们就像真的一样，极其逼真。脸做得很细致，皮肤看起来有血有肉，而不像是橡胶或塑料做的。

这些面具太棒了！她的心怦怦直跳。这正是我想要的。它们光是支在架子上就已经很可怕了。

她想象着在漆黑的夜里，史蒂夫和查克看见这里面的一个面具扑向了他们。她想象着就是她自己戴着这面具从树后跳出来，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

她想象着那两个男孩子脸上惊恐的表情。她想象着史蒂夫和查克魂飞魄散地尖叫着逃命的样子。

太棒了！太棒了！

那会多可笑，多成功啊！

白佳丽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向架子。她的眼睛停

在下层架子一个丑陋的面具上。那面具鼓胀的头光秃秃的。皮肤是那种腐烂了的黄绿色。深陷的大眼睛是怪怪的黄色，似乎在闪光。鼻子又宽又平，就像骷髅的鼻子一样，嘴唇暗黑，嘴张得大大的，露出锯齿状的动物尖牙。

盯着这可怕的面具，白佳丽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它宽宽的前额。

正在这时，面具叫了起来。



第九章

“啊！”

白佳丽尖叫着猛地缩回手。

面具冲着她龇牙咧嘴，橘黄色的眼睛闪着亮光。嘴唇似乎要抿上，可尖牙还露在外面。

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是怎么回事？

当她摇摇晃晃地后退时，意识到那愤怒的叫声并不是面具发出来的。

声音是从她背后传过来的。

白佳丽转过身，看到那披黑斗篷的店主正站在门口盯着她。他瞪着闪闪发光的黑眼睛，撇着嘴表示威胁。

“哦。我还以为——”白佳丽又盯着那面具说，她依然感到很迷惑，心脏在胸膛里怦怦直跳。

“对不起，你看到了这些面具。”那人用威胁的声音低低地说。他向她走近了一步，斗篷拂过门口。

他想干什么？白佳丽恐惧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呢？

他想要把我怎么样呢？

“真对不起。”他重复道。黑色的小眼睛直盯着她的眼睛。他又向她迈近了一步。

白佳丽向后退去，撞到了架子，发出一声惊叫。

可怕的面具轻微地来回摇晃着，像是活了一样。

“你——你什么意思？”她吃力地说，“我——我只是——”

“我说对不起，是因为这些面具是不卖的。”那人轻声说。

他从她身旁走过，扶正了架子上的一个面具。

白佳丽大大地松了口气想，原来他没有想吓我呀，是我在自己吓自己。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试图使心跳恢复正常。她站到了一边好让店主继续整理那些面具。他小心地挪动它们，还用手梳理它们的头发，轻轻地掸掉它

们那鼓胀的满是血的前额上的灰尘。

“不卖？为什么？” 白佳丽问，她的声音很小但很尖。

“太吓人了。” 他转身冲她笑了笑回答说。

“但是我就是想要一个吓死人的，” 白佳丽告诉他，“我想要那个。” 她指着她刚才碰过的那个张着大嘴、露着吓人的锯齿形尖牙的面具。

“太吓人了。” 那人重复着，把斗篷甩到身后。

“但这是万圣节呀！” 白佳丽抗议说。

“我有一个非常吓人的大猩猩面具，” 那人说着示意白佳丽回到前屋，“非常吓人，看起来像在咆哮。既然天晚了，我便宜点儿卖给你。”

白佳丽摇摇头，挑衅般地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猩猩面具不会吓倒史蒂夫和查克的。” 她说。

那人的表情一下子变了：“谁？”

“我的朋友，” 她告诉他，“我就得要那个，” 她坚持说，“它真吓人，我几乎都不敢碰它，它太棒了。”

“太吓人了，” 那人重复着低头看着那面具，他用手抚摸着它绿色的前额，“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它简直像真的一样！”白佳丽脱口说道，“他们都会被吓昏过去的。我知道他们会的。今后他们就再也不敢吓唬我了。”

“小姐——”店主不耐烦地看着表，“我不得不提醒你，你得做决定了，我是个耐心的人，可是——”

“求求你了！”白佳丽请求说，“把它卖给我吧。来，给你！”她把手伸进牛仔裤兜，掏出她带来的钱。

“小姐，我——”

“三十元，我给你三十元，够了吧？”白佳丽把那卷钞票塞进那个人手里。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告诉她，“这些面具是不卖的。”那人生气地叹了口气，边说边朝那通往前面的门走去。

“求求你了！我需要它。我真的很需要它！”白佳丽追着他请求道。

“这些面具太逼真了，”他指着架子强调说，“我警告你——”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他闭上眼睛说：“你会后悔的。”

“不，我不会。我不会的。我知道我不会的！”白佳丽宣称。她看到那人快要让步了感到很高兴。他睁开眼睛，摇了摇头。白佳丽看得出来他

在仔细考虑。

他叹了口气，把钱塞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架子上拿下面具，直了直它的耳朵，递给了她。

“谢谢！”她叫着，迫不及待地把面具从他手里抢了过来，“它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她捏着面具的扁鼻子，那鼻子柔软，又出奇地温暖。“谢谢！”她叫着，紧紧抓着面具匆忙跑向前面。

“用个袋子把它装上吗？”那人在她身后喊道。

但是白佳丽已经跑出商店了。

她穿过马路向家跑去。天很黑，没有星星。由于下午下过雨，路面依旧湿漉漉地泛着白光。

这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万圣节，白佳丽兴冲冲地想，因为今夜我将报仇。

她几乎都等不及要跳起来吓唬史蒂夫和查克了。她想，他们的服装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都曾谈论过要把脸涂蓝，头发也染成蓝色，要扮成恶魔史马夫。

差劲，真差劲！

白佳丽走到路灯下举起面具，双手揪着它的尖耳朵。它龇着牙冲她笑，两排弯弯曲曲的尖牙，挂

在橡胶一样的厚嘴唇上。

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面具夹在胳膊下面，继续往家跑。

她在车道边停下，看着自己家的房子。窗户明亮，走廊的灯发出耀眼的白光，照亮了草坪。

我要戴上面具，试着吓吓谁，她急切地想。我想看看它的威力怎么样。

弟弟咧着嘴笑的样子突然出现在她脑海里。

“诺亚！的确，早就该吓一吓诺亚了。” 她大声说。

白佳丽兴奋地跑上车道，迫不及待地想使诺亚成为她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十章

白佳丽悄悄地走进了大门，随手把上衣丢到地上。屋子里虽然闷热不通气，可炉子上发出的热苹果酒的诱人香味却沁人心脾。

妈妈真拿过节当回事，她微笑着想。

白佳丽手拿着面具，踮着脚尖，穿过门厅，边走边仔细地听。

诺亚，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我的试验品？

诺亚经常夸耀自己的胆量比白佳丽大得多。他不是把臭虫放到她的后背上，就是把一条橡胶蛇摆到她的床上，多是他能想得出的、让白佳丽尖叫的

办法。

她听到了头上的脚步声，知道诺亚一定在上面，他可能正在试穿万圣节服装。

诺亚最终决定扮成一只蟑螂。妈妈正在房里寻找能够给诺亚做尖触角和硬壳的材料。

白佳丽恶毒地想，小虫子的噩运快到了。她又看了一下自己的面具，它一定会吓得小蟑螂惊逃到水池下面。

站在楼梯下，白佳丽能听到诺亚屋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像是一种重金属音乐。

她抓紧面具的橡胶颈部，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头上，然后又慢慢拉到脸上。

屋子里暖烘烘的。面具比她想象的要紧得多，并且带着一股酸酸的、陈旧的怪味，就像是在车库或阁楼里存放了多年的发潮了的报纸的气味。

白佳丽把它拉到底，现在可以从眼洞里望出去了。她摸了摸鼓鼓的光头，然后把面具的颈部往下拉了拉。

我应该照一照镜子，也不知道看起来是否合适。

面具很紧，她的呼吸声在它扁扁的鼻子里回响。她强迫自己不去理会那酸得令人作呕的味道。

上楼梯时，白佳丽握紧栏杆。因为穿过面具的

眼洞，很难看得清楚，她不得不慢慢地上，一次一级。

当白佳丽爬到上面时，音乐停了。她缓慢地走过大厅，在诺亚的房间门外停下。

白佳丽把头挤进门去，偷偷地环视了一下明亮的房间。而诺亚正站在镜前，审视着头上的蟑螂触角。

“诺亚，我来抓你了！” 白佳丽喊道。

令她惊奇的是，自己的声音嘶哑又低沉。这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声音啊！

“啊？” 诺亚被吓呆了。

“诺亚，我抓住你了！” 白佳丽喊道。她的声音低沉、刺耳、凶恶。

“不！” 弟弟压低了声音叫道。尽管他化了装，白佳丽还是能看出他的脸变得苍白了。

她急冲进房间，伸出胳膊像是要去抓他。

“不，不要！”他大喊，表情充满恐惧，“你——是谁？你，你怎么进来的？”

他没有认出我！白佳丽兴奋地想。

而且他怕得要死！

是那可怕的面具，还是那深沉的声音？或许都是？

不去管它，反正这面具肯定是成功了！

“你逃不了啦！”她喊道，从那面具里发出可怕的声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不，求求你，不要！”诺亚请求道，“妈妈，妈妈！”他退回到床上，浑身发抖，触角也在惊恐中颤抖着，“妈妈，救命！”

白佳丽不禁大笑，笑声很低沉。“是我呀，笨蛋！”她喊道，“你这只胆小的傻猫！”

“哦？”诺亚盯着白佳丽，身体依然蜷缩着。

“你没有认出我的牛仔裤吗？还有运动衣？是我，笨蛋！”白佳丽用一种粗哑的声音说道。

“但是你的脸——那个面具？”诺亚结结巴巴地说，“它，它真的吓死我了，我是说——”

他张着嘴，盯着那张面具。“那声音也不像你，白佳丽，”他嘟囔着，“我还以为——”

白佳丽扯面具的边，试图把它取下来，这面具贴在脸上又热又黏。她已经气喘吁吁的了。

白佳丽用双手拉面具的边，而面具却丝毫不动。

她将双手举至耳际，用更大的力气，再一次试着脱掉它。

然后又从头顶拉，依然拉不动。

“嘿，脱不下来了！”她叫道，“面具，面具脱不下来了！”



第十一章

“怎么搞的？” 白佳丽大叫起来，用双手扯面具。

“快住手!” 诺亚喊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气愤，而眼睛里却充满了恐惧，“别再开玩笑了，白佳丽，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白佳丽用她那粗哑的声音坚持说，“我真的不能——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你真没意思！” 她弟弟喊道。

白佳丽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将手指插到面具里，然后将它与自己的皮肤分离，取了下来。

“哎哟！”

空气顿时变得清新凉爽，她甩甩头发，然后把面具扔给诺亚：“多好的面具啊！是吧？”她朝他笑了笑。

诺亚将面具用力扔到床上，然后又迟疑地将它举起，研究起来。“从哪里搞到的？”他指着那丑陋的尖牙问。

“在那个新开的节日用品店，”白佳丽一边告诉他，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在这里面可太热了。”

“我能试一试吗？”诺亚指着面具的眼洞问道。

“不，现在不行，我要晚了，”她断然答道，又笑着说，“你刚才可给吓坏了。”

诺亚把面具扔给她，皱着眉头说：“我只是装的，我知道是你。”

“可不是吗！”她翻着眼睛回答，“怪不得你叫得像个疯子！”

“我没有叫，”诺亚辩解道，“我只是演戏给你看。”

“哦，是呀。”白佳丽小声说。她转身向大门走去，并轻轻地将面具在头上转了一圈。

“你的声音怎么会变成那样？”诺亚跟在后面问。

白佳丽在门廊停下来，转过身，脸上的微笑被疑惑取代了。

“那深沉的声音是最令人害怕的。”诺亚说，他盯着她手中的面具问道，“你怎样发出的？”

“我不知道，”白佳丽认真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笑了。这个面具真了不起，太有效啦！

虽然诺亚不肯承认，但当白佳丽突然袭击他时，他几乎都快从蟑螂壳中跳了出来。

看着吧，查克和史蒂夫，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们了。

她坐在床上，盯着床头柜上的闹钟，离去萨博丽娜家约会的时间还有一会儿。

白佳丽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各种吓他们的办法。

我不想只是从旁边跳出来，那太无聊了，她玩弄着面具的大牙这样想。

我要做些事情，让他们永世难忘。

白佳丽摸着这面具尖尖的耳朵，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第十二章

白佳丽从壁橱里取出扫帚柄，擦了擦上面的灰尘，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这根长长的木杆。

太好了，她想。

白佳丽看了一下，确定妈妈正在厨房里。她肯定妈妈不会同意自己要去做的事。妈妈还以为她要穿着鸭子服去呢。

她踮着脚走进卧室，走向壁炉台，把妈妈雕刻的石膏像取了下来。

它真像我呀！白佳丽想。白佳丽把它举到齐腰高，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这太逼真了，妈妈太棒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头像放到了扫帚柄上，头像很容易就放稳了。

她把头像拿到门厅的镜子前，白佳丽想这就像是拿棍子挑着自己的头。

她突然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

太棒了！

她把头像和木杆靠在墙边，又拿起了面具。那股酸酸的味道再次侵入她的鼻孔，而面具的热气几乎要将她包围。白佳丽向下抻面具，它紧紧地挤压着自己的皮肤。

白佳丽几乎被镜子中的自己吓着了。它像一张真正的脸。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我的眼睛好像也成了面具的一部分，一点都不像是从眼洞里看出去的。

白佳丽将那可怕的嘴开合了几次，像一张真正的嘴，一点也不像面具。

它像一张畸形的大脸。

她用双手将凸出的额头压平了。

太棒了！她又自言自语道。白佳丽沉浸在喜悦之中，太棒了……

这个面具简直是太完美了。她真不明白那个店老板为什么不肯把面具卖给她，它是她所见过的最恐怖、最逼真、最丑陋的面具！

白佳丽照着镜子。她想道，今晚，我将成为枫叶街的恐怖分子。小孩子们会因为我而做一个星期的噩梦，特别是查克和史蒂夫，她告诉自己。

“呸，”她低声自言自语道，很高兴那粗野的声音又回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白佳丽拿起扫帚柄，小心翼翼地把雕塑头像放在顶部，走向大门。

妈妈的声音使她停了下来。“白佳丽，等等！”考德威夫人在厨房里喊，“我要看看你穿鸭子服是什么样子。”

“哦，”白佳丽嘟囔着说，“完蛋了，妈妈不会喜欢的。”



第十三章

白佳丽僵硬地站在门廊里，她能够听见妈妈走近的脚步声。

“让我看看你，亲爱的，” 考德威夫人喊道，“服装合适吗？”

白佳丽内心歉疚地想，也许我应该告诉她计划有变。我应该说些什么呢？可我又不想伤妈妈的心。

妈妈她一定很惊讶。当她看到我拿了她做的雕像时，一定会很生气。

妈妈会让我把它放回到壁炉上去的。

她会将整个计划搞砸了。

“妈妈，我很急，”从那张面具里传出低沉嘶哑的声音，“再见。”白佳丽拉开门。

“再等一下，让我看看你的服装。”妈妈喊道，她转过拐角处，即将出现在视野里。

这下完了，白佳丽沮丧地想。

被逮住了！

电话铃响了，声音回荡在白佳丽的面具里。

妈妈停了下来，又回到厨房。“噢，真要命，我得去接电话，可能是你爸爸从芝加哥打来的。”她又回到了厨房，“过一会儿再看你，好吗？白佳丽，小心一点！”

白佳丽轻松地叹了口气，她想，幸亏来了个电话。

她稳了稳扫帚柄上的头像，急忙跑出门去。关上门，跑出院子。

这是一个晴朗、凉爽的夜晚，苍白的月亮从秃树中露出半边脸。她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大片的棕色落叶在她的脚踝旁旋转。

按计划是到萨博丽娜家，与查克和史蒂夫碰面，白佳丽都等不及了。

她跑起来时，头像在扫帚柄上晃来晃去。拐弯处的房子放满了万圣节装饰。

橘黄色的灯一直延伸到最高门阶。在那儿，两

个大南瓜脸正在门边微笑着，一副纸板做的骷髅在门前走道尽头立着。

我喜欢万圣节！白佳丽高兴地想。她穿过马路，走到了萨博丽娜家所在的那条街。

以前的万圣节夜晚，她曾经被人惊吓过，她的朋友经常搞些恶作剧来吓她。去年，史蒂夫把一只逼真的橡胶老鼠塞到了她的口袋里。

白佳丽把手伸到口袋里时，感到什么东西软软的，毛茸茸的。她把老鼠拿出来，吓得顿时尖叫起来。她魂飞魄散，结果把糖果撒了满地。

查克和史蒂夫觉得好玩极了，萨博丽娜也是。他们总是把白佳丽的万圣节弄得一团糟。他们认为，使白佳丽害怕、尖叫是最开心的事。

那么，今年尖叫的人就不再是我了。今年我要让其他人叫起来。

萨博丽娜家的房子在那条街的尽头。白佳丽匆忙向前赶。枯枝在她头顶摇摆，月亮躲进了云层，街道变黑了。

扫帚柄上的头像来回晃悠，上下跳动。白佳丽放慢脚步，抬头看那头像，换了只手握住扫帚柄。

头像的眼睛径直向前看，好像在提防什么。在黑夜里，头像跟真的一样。当她走在枯树下，树影映在头像上，使眼睛和嘴看起来像在不停地移动。

白佳丽听见笑声，转了过来。街道对面，一群孩子正走入一个明亮的门廊。在手电筒昏黄的灯光下，白佳丽看到了一个幽灵、一个忍者神龟、一位身穿晚礼服头戴锡纸皇冠的公主和一个弗雷迪·克鲁格怪物。这些孩子们还小，两个妈妈正站在路边看着他们。

白佳丽看着小孩子们拿到了糖果。白佳丽又接着往前走，到了萨博丽娜家。她登上门阶，走入门灯反射下的三角光中。她听见房子里的声音，萨博丽娜正在对妈妈说话，卧室里的电视正开着。

白佳丽用她闲着的另一只手扶正了那张带有尖牙的大嘴，然后又检查了一下扫帚柄上的头像放得是不是稳当。

她走过去，正准备按萨博丽娜家的门铃，突然停住了。

从白佳丽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她转过身去，斜视着漆黑的夜幕，两个身穿万圣节服装的男孩走了过来，互相推挤打闹着。

查克和史蒂夫！

我来得正好，白佳丽兴高采烈地想。她闪身躲开，然后蹲在一片常绿树丛中。

好了，来吧，伙计！她急切地想。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准备好了！



第十四章

白佳丽从树丛中望出去，两个男孩已经走了过来。

天太黑了，所以看不清他们的服装。其中一个穿着一件大衣，戴一顶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种宽边软呢帽，但另一个看不清。

白佳丽深吸了一口气，紧握扫帚柄，准备扑向他们。

她意识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面具突然热起来，好像是她的激动加热了面具。她的呼吸声在面具那扁平的鼻子里稀里呼噜地响。

两个男孩慢慢走过来，用肩膀互相阻挡着对

方，像是两名足球运动员。其中一个还说着什么，可是白佳丽听不见，而另一个正捧腹大笑。

白佳丽一直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们，直到他们走到树丛前。

好，是时候了！她在心里宣布。

白佳丽高举起挂着瞪着眼睛的头像的扫帚杆，纵身跳了出去。

男孩们尖叫起来，吓得呆若木鸡。

他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那恐怖的面具，白佳丽注意到他们的黑眼睛瞪得老大。

从白佳丽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凶残的吼声，那种低沉、深远的咆哮，连她自己都觉得害怕。听到这种可怕的声音，两个男孩再次大叫起来，其中一个还摔倒在地。

他们紧紧盯着那扫帚柄上来回迅速转动的头像。它好像在愤怒地注视着他们。

另一声吼叫从白佳丽的嗓子里发出，声音低沉，好像来自远处，划破长空，尖锐刺耳，像一头猛兽的怒吼。

“不……” 其中一个男孩大叫起来。

“你是谁？” 另一个问，“放了我们吧！”

白佳丽听见踩着落叶急促的脚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宽大羽绒大衣的女人跑了过来。

“喂，你在干什么？”她生气地尖声问道，“你在吓唬我的孩子吗？”

“啊？”白佳丽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又看了看那两个胆战心惊的男孩。

“等等！”她意识到那两个男孩不是查克和史蒂夫。

“你在做什么？”那女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又问了一遍，她走向那两个男孩，拍了拍他们的肩，“你们俩没事儿吧？”

“没事，我们没事，妈妈。”那个穿着大衣戴着软呢帽的男孩答道。

另一个男孩脸画得雪白，还涂了一个大红鼻子。“她，她向我们扑过来，”他告诉妈妈，并努力躲避着白佳丽的目光，“她吓着我们了。”

那个女人生气地转过身来，指责白佳丽：“除了吓唬小孩子以外，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你为什么不拿两个同龄人开玩笑呢？”

正常的情况下，白佳丽本应该说道歉的，她应该向那个妇女解释这是个误会，是她搞错了。

但是，在那丑陋的面具后的她，却不愿道歉，而是出乎意料地发出了奇异的怒吼。

白佳丽觉得……气愤，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

“滚！”她尖声说道，摇晃着扫帚柄威胁他

们，那个头——她的头像，怒目注视着男孩子们。

“你说什么？”他们的妈妈质问道，她的声音因愤怒而变调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滚！”白佳丽大喊，她的声音太可怕了，甚至把自己都吓呆了。

那个穿着长大衣的妇女双手叉腰，目光注视着白佳丽，“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你住在附近吗？”

“妈妈——我们走吧！”那个画着小丑脸的男孩扯着妈妈的袖子说。

“是呀，走吧！”另一个也恳求道。

“滚开。我警告你们！”白佳丽吼道。

那女人并不退却，双臂紧紧地交叉着，眯起眼睛盯着白佳丽：“就算是万圣节，你也没有权利——”

“妈妈，我们还想去要糖呢！”小丑恳求道，使劲扯着妈妈的袖子。

“走吧！”

“我们可别把整个晚上浪费了。”他哥哥说。

白佳丽的呼吸有些费力，从面具里传出她低低的、嘈杂的咕噜声。她困惑了，我的声音怎么像一个动物一样？我是怎么啦？

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怒气在上升。在紧紧的面具里她的呼吸呼噜呼噜的。她的脸发烫。

白佳丽愈加愤怒了，只觉得胸口压着一团火。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觉得自己简直要气炸了。

白佳丽想，我要把这个女人撕成两半。



第十五章

我要咬碎她！我要扒了她的皮！残酷的想法冲进白佳丽的脑海。

她绷紧肌肉，俯身蹲下，准备扑过去。

但在她动作之前，两个男孩已把母亲拉开了。

“我们走吧，妈妈。”

“好，我们走，她疯了！”

是，我疯了，疯了，疯了，疯了……这个词在她心里重复着，怒吼着。面具变得更热、更紧了。

那女人又瞪了她一眼才转过身，领着两个男孩离开了。

白佳丽注视着他们，喘着粗气。她有极强的欲

望去追上他们——吓死他们。

但是一声喊叫打消了她的念头。白佳丽转过头去。

萨博丽娜站在门廊前，靠着大门。她的嘴吃惊得形成了O型。“谁在那儿？”她叫着，眯起眼睛在黑暗中努力搜寻着。

萨博丽娜穿得像位猫女人——银灰色猫服，银色猫面具。一头黑发紧束在脑后。她用黑眼睛仔细打量着白佳丽。

“你没有认出我吗？”白佳丽走近了一些，粗声问。

她能看到萨博丽娜那受惊的眼睛。萨博丽娜紧紧地抓住门把手，身子一半站在门里，一半站在门外。

“你没有认出我吗，萨博丽娜？”她摇晃着那扫帚柄上的头像，像是要给萨博丽娜一点线索。

萨博丽娜看到了头像，惊骇地捂住嘴：“白佳丽——是——你吗？”她结结巴巴地说。萨博丽娜的目光从面具转到头像，又马上缩了回去。

“嘿，萨博丽娜，”白佳丽吼道，“是我！”

萨博丽娜继续看着她。“那面具，”她最后喊道，“太棒了，真的，好棒！真可怕。”

白佳丽走近些告诉她：“我喜欢你的衣服。”

萨博丽娜的目光又移到扫帚柄上："那头，太逼真了！从哪里搞到的？"

"真是我的头。"白佳丽开玩笑道。

萨博丽娜还在看她："白佳丽，我第一眼看到它时，我——"

"是我妈妈做的，"白佳丽告诉她，"上美术课时做的。"

"我还以为它是真的呢，"萨博丽娜颤抖着说，"那眼睛，那眼神。"

白佳丽摇动着扫帚柄，使它点头。

萨博丽娜看着白佳丽的面具说："等着瞧查克和史蒂夫看了你的装扮会怎么样吧！"

我都等不及了！白佳丽失望地想，"他们在哪儿？"她看着街面询问道。

"史蒂夫打过电话，"萨博丽娜答道，"他说他们会晚一点儿来，他要带他的妹妹去要糖，然后再来与我们碰面。"

白佳丽叹了一口气，很失望不能马上见到他们。

"我们先走吧，"萨博丽娜建议说，"他们会赶上我们的。"

"好吧！"白佳丽答道。

"我去取大衣，然后我们就走。"萨博丽娜

说，她又看了看扫帚上的头像，然后走进大门去取她的大衣。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她们两个出发时，风刮了起来，树叶在她们脚下盘旋。枯树弯下腰来，在风中颤抖着。黑夜里，苍白的残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萨博丽娜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有关她服装的各种问题。她买的第一件猫服有一条裤腿开线了，不得不去退换，后来又找不到一双合适的有猫眼的面具来与它搭配。

白佳丽依然沉默着。她掩饰不住没能按计划与史蒂夫和查克碰面的失望。

要是他们不来怎么办？要是我们见不到他们怎么办？

对白佳丽来说，整个夜晚最重要的事，就是来见他们两个，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萨博丽娜给了她一个购物包来装糖，她们向前走着，白佳丽握紧手中的袋子，并努力拿稳另一只手中的头像。

“那，你在哪儿买到的这个面具？不是你妈妈做的吧？你是在那个节日用品店买的吗？我能摸摸吗？”

萨博丽娜总是滔滔不绝，尤其是今晚，她好像立志要破不停讲话的世界记录。白佳丽很顺从地停

了下来，好让她的朋友摸一下面具。萨博丽娜用手指碰了一下面具，又突然缩了回来。

“噢，它感觉像真的皮肤。”

白佳丽笑了——萨博丽娜从没听过这么可怕的狞笑。

“它用什么做的？”萨博丽娜问，“这不是皮肤，对吗？这是一种橡胶，对吗？”

“我想是。”白佳丽小声说了一句。

“那它又为什么这么热呢？”萨博丽娜问，“戴起来是不是很不舒服？你一定像小猪一样出了一头汗。”

一股怒气涌上心头，白佳丽丢下口袋和扫帚柄。

“闭嘴！闭嘴！闭嘴！”她吼叫着。

随着愤怒的吼叫，白佳丽双手抓住萨博丽娜的喉咙，开始掐她的脖子。



第十六章

萨博丽娜发出惊愕的叫喊，后退了两步，把白佳丽推开。“白佳丽！”她气急败坏地说。

我怎么了？白佳丽边想边吃惊、恐惧地望着她的朋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哦！吓着你了！”白佳丽惊叫，她笑了，“你该看看自己的脸，萨博丽娜，你以为我真的要掐死你吗？”

萨博丽娜揉着自己的脖子，皱着眉头：“是开玩笑吗？你要把我吓死了！”

白佳丽又笑了。“只是进入角色而已，”她指着自己的面具淡淡地说道，“你知道吗，我在试着

抓到最符合它的情绪。哈哈。现在我喜欢吓唬别人了，你是知道的，平时我总是被人吓得瑟瑟发抖。”

她拾起袋子和扫帚柄，把头像放好，然后快步走向窗前挂有万圣节快乐横幅的房子。

萨博丽娜相信那只是一个玩笑吗？白佳丽举起袋子按门铃时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怒气冲天？为什么我会那样攻击我的好朋友呢？

前门打开时，萨博丽娜和白佳丽一起走了上去。两个金发碧眼的小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现在门前，他们的妈妈也从后面跟了过来。

“给糖还是要麻烦？！” 她们俩一起说。

“噢，多可怕的面具呀！” 妈妈对两个孩子说，朝白佳丽笑了笑。

“你是什么？一只猫吗？” 小男孩问萨博丽娜。

萨博丽娜冲着小男孩喵喵叫了几声。“我是猫夫人！” 她告诉他。

“可我不喜欢另外那个！” 小女孩对妈妈喊道，“太可怕了！”

“只是个滑稽面具！” 妈妈安慰女儿说。

“太可怕了，吓死我了！” 小女孩又说。

白佳丽探身到房子的入口处，把她那怪异可怕的脸凑到小女孩面前吼道："我要吃了你！"

小女孩尖叫起来，躲进房子里。她的哥哥也目瞪口呆。他们的妈妈迅速将糖塞到她们俩的口袋里。"你不应该吓我的女儿，" 她温和地说，"她会做噩梦的。"

白佳丽并没有道歉，反而转向男孩吼道："我也要吃了你！"

"嘿，够了！"他们的 妈妈抗议道。

白佳丽发出低沉的笑声，随后她跳下门阶，穿过草坪，跑开了。

她们穿过马路时，萨博丽娜问她："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为什么要吓那些小孩子呢？"

"是面具叫我干的。" 白佳丽回答。本来她是开玩笑这么说的，但这种想法真的使她不安起来。

走到后面几家时，白佳丽走在后面，让萨博丽娜说话。在其中一家门前，一个穿着破旧蓝色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开了门，装出一副被白佳丽吓坏了的样子。他的妻子执意要请她们进去，因为这样可以让老妈妈看看她们那极妙的万圣节服饰。

白佳丽深深地叹了口气，但还是随着萨博丽娜进去了。老妇人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地盯着她们，白佳丽向她吼了一声，但她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她们出门时，穿运动衫的男子给了她们每人一个绿苹果。她们走上人行道时，白佳丽突然转过身，拿起苹果，用尽全身力气，朝那人的房子扔了过去。苹果砸到门旁的墙上发出了响亮的撞击声。

“我讨厌在万圣节得到苹果！”白佳丽说，“尤其是绿苹果！”

“白佳丽，我真担心你！”萨博丽娜说，眼神里挂着忧虑，“这一点也不像你的所作所为。”

是的，今天我不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白佳丽痛苦地想。

“把那个给我！”她命令萨博丽娜。然后从萨博丽娜的包里夺过了苹果。

“嘿，别动！”萨博丽娜抗议道。

但白佳丽抬起胳臂，把萨博丽娜的苹果也扔向房子。苹果砸到了铝制的排水沟，发出了巨响。

那个穿破运动衫的男子伸出脑袋说：“嘿，这是什么意思？”

“快跑！”白佳丽喊道。

两个女孩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一直跑到看不见那个房子为止。

萨博丽娜抓住白佳丽的肩，气喘吁吁地说：“你疯了！你真成疯子了！”

白佳丽顽皮地说：“正好物以类聚啊！”

她们俩都笑了。

白佳丽搜寻了整个街区，看看有没有查克和史蒂夫。她看见一群小孩子在拐角处聚堆，但是没有他俩的踪影。

鳞次栉比的小房子排列在马路两旁，“我们分开走吧，”白佳丽建议道，她倚着扫帚柄说，“那样我们会要来更多的糖。”

萨博丽娜对朋友皱了皱眉，怀疑地看着她。“白佳丽，可你根本就不喜欢吃糖呀！”她叫道。

但白佳丽已经跑向那条街的第一家。她的雕塑头像在扫帚柄上疯狂地摇晃着。

这是我的夜晚，白佳丽一边想着，一边接过来开门的女人微笑着递给她的糖。我的夜晚！

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那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感觉，一种欲望……

过了一会儿，她的口袋变沉了，她已到了那条街的尽头。白佳丽在拐弯处停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到街另一边还是去下一条街。

她发现那儿特别黑，月亮已消失在云层里，拐角的路灯是灭的，可能是灯泡坏了吧。

街那边，四个小孩子也在各家索要糖果。他们走近门廊上摆着南瓜灯的房子时，格格地笑了起来。

白佳丽走进黑暗中，她听见有人说话，是男孩的声音，是查克和史蒂夫吗？

不是，这声音不熟悉。他们正在讨论着去哪儿要糖，其中一个想要回家找一个朋友。

吓吓你们怎么样？白佳丽想，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要让你们记住这个万圣节。

她等着，静静地听，直到他们离得很近。现在她能够看见他们了——两个木乃伊的脸上蒙着一层薄纱。

越来越近了，她一直等到了最佳时刻。

然后她从阴影中蹿出，发出野兽一样的吼声，在空中回荡。

两个男孩吓得向后跳了起来。

“嘿——” 其中一个想要喊出来，但是喉咙哽咽。

另一个扔下了他的糖果袋。

他去捡的时候，白佳丽迅速把袋子夺走，跑掉了。

“回来！”

“那是我的！”

“嘿——”

他们的声音尖锐震耳，充满着恐惧和惊愕。白佳丽跑过马路，回头看了看他们是否在后面追她。

没有。他们吓坏了，他们在拐角处缩成一团，向她大喊。

白佳丽紧紧地拿着抢来的糖果，仰头大笑着，一种冷酷的笑，一种得意的笑，一种她从没有听过的笑。

她把男孩们袋里的糖都倒到自己的口袋，然后把空口袋丢到地上。

她感觉很好，特别好。她感觉到力量。她准备好了去寻更多的开心。

来吧！查克和史蒂夫，她想，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第十七章

几分钟后，白佳丽找到了查克和史蒂夫。

他们正在马路对面，站在路灯下，检查着他们的糖果。

白佳丽躲到路旁的一棵大树后。在窥视着他俩时，白佳丽的心脏怦怦直跳。

他俩都没正经穿万圣节服装，查克头上系了一条红围巾，戴着一个黑眼罩。史蒂夫把脸和额头涂黑了，戴了一顶旧网球帽，穿了一件破雨衣。

他想要装扮成一个乞丐吗？白佳丽想。

她看见他们敞开袋子。看来他们已经出来好一会儿了，他们的袋子已是满满的了。

突然，史蒂夫朝她的方向扫了一眼。

白佳丽赶快把头缩了回去。

他看见白佳丽了吗？

不。

她告诉自己，可千万不能搞砸了。为了这一刻，你已经等了好久了，终于等到了可以找他们算账的一天。

白佳丽看见他们两个走向一所房子的门阶，就从那棵大树后蹿出，差一点被自己的扫把绊倒。她跑过马路，俯身沿着灌木丛向前进。

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跳出去，扑向他们。我要吓死他们！

矮树丛散发出清新的甜味。因为早晨下了雨，它们还是湿的。树叶在风中摇曳。那口哨般的声音是什么？

白佳丽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那是她自己的呼吸声。

她突然犹豫起来。

这么干是不会有效的，她想。白佳丽在摇曳的树丛中蹲得更低了。

我真是个傻瓜，查克和史蒂夫是不会害怕这个愚蠢的面具的。

我跳出去，他们就会笑我，就像平常一样。

他们会大笑着说："噢，喂，白佳丽，看上去不错呀。" 或者是其他一些类似的话。

他们还会告诉学校里的每个人，说我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可怕，而他们却立即认出了我，并且还会说我是个十足的笨蛋，每一个人都将会嘲笑我。

我为什么会认为它有效呢？我凭什么就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呢？

蹲在树丛后，白佳丽可以感觉到自己怒气的增长，是对自己的愤怒，也是对那两个男孩子的愤怒！

她的脸感觉到火辣辣地烫，心在怦怦地跳，她急促的呼吸在扁平的鼻子里轰鸣。

查克和史蒂夫走近了，她能够听见他们的鞋踩在碎石地上的声音。

白佳丽收紧腿部肌肉，准备扑向前去。

好了，她想，深吸了一口气，来了！



第十八章

一切似乎都是以慢镜头发生的。

两个男孩慢慢地走过树丛。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但对白佳丽来说，他们的声音低沉而遥远。

她站起身，跳出树丛，以最高音量吼叫起来。

即使是在最昏暗的灯光下，她还是能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老大，双手刷地举过头。

史蒂夫大叫，查克抓住史蒂夫大衣的衣襟。

白佳丽的吼叫声在漆黑的草坪上回荡，在夜空

下颤动。

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那么慢，慢得能让白佳丽看清查克的眼眉在发抖，脸在哆嗦。

当他们把目光从她的面具移到那头像上时，白佳丽能够看见史蒂夫的眼中闪烁着恐惧之光。

她威胁地挥动着扫帚柄。

史蒂夫用颤抖的声音说了点什么，但已语无伦次。

查克大张着嘴看着白佳丽，他那双被吓呆了的眼睛固定在她的脸上。“白佳丽——是你吗？”他终于能说出一句话。

白佳丽像野兽那样咆哮着，但是没有回答。

“你是谁？”史蒂夫声音颤抖地问。

“是——是白佳丽——我觉得。”查克对他说，“是你在那里面吗，白佳丽？”

史蒂夫干笑一声，说道：“你——吓着我们了！”

“白佳丽——是你吗？”查克又问。

白佳丽摇晃着扫帚柄，指了指头像。“那是白佳丽的头！”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告诉他们。

“啊？”他们不敢相信地抬起头看着。

“那是白佳丽的头！”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向他们摇了摇。

那头像上面画着的眼睛好像在盯着他们，“可怜的白佳丽并不想失去她的头，但是我还是把它取了下来。”

两个男孩盯着那个头像。

查克还是抓着史蒂夫的衣襟。

史蒂夫又干笑了一下，他看着白佳丽，表情很是困惑，“你是白佳丽，对吗？你是怎么发出那种怪声音的？”

“那才是你们的朋友白佳丽！”她吼道，指着扫帚上的头像说，“那是她仅剩下的部分了。”

查克使劲咽了口唾沫，他的目光随着头像来回移动。史蒂夫看着白佳丽的面具。

“把你们的糖交出来！”白佳丽吼道，她惊奇于自己那凶恶的嗓音。

“啊？”史蒂夫大喊。

“交出来，现在。否则我就把你们的头取下来，也放在木棍上。”

两个男孩尖声笑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白佳丽吼道。

她的话使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

“白佳丽——放了我们吧！”查克不敢确信地说，他的眼睛吓得眯成了一条缝。

“是呀，放了我们吧！”史蒂夫轻声说。

“把你们的口袋给我，” 白佳丽冷冷地坚持说道，“否则你们的脑袋就要搬家。”

她把扫帚柄放低，指向他们。

当她把面具放低时，三个人都看着那张黑眼睛的脸，那张脸太像真的了，看上去简直和白佳丽一模一样。

一阵轻风吹过，人头在木柄上晃动了起来。

他们三个都看见那眼睛眨了眨。

一下，两下……

那棕色的眼睛眨了又眨。

头像上的嘴唇也动了又动，发出干裂的声音。

吓呆了的白佳丽，注视着那面具和两个男孩。

三个人都看见了嘴唇在动，听见了那干裂的声音。

三个人都看到那紫黑的嘴唇一张一翕。

三个人都听到了那上下晃动的头发出无声的呼喊：“救救我！救救我！”



第十九章

白佳丽惊恐地把扫帚柄扔在地上。

扫帚柄掉在了查克身旁。人头雕像也滚到了树篱下面。

“它——它说话了！” 史蒂夫叫道。

查克低声啜泣。

两个男孩一语不发，扔下他们的糖果袋就跑了。脚步重重地踏在人行道上。

风在白佳丽四周刮着，好像是要把她留在原地。

她好想仰头嗥叫。

她好想撕开大衣飞向夜空。

她好想爬上一棵树，跳上房顶，对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咆哮。

她呆呆地站了很长时间，任凭风在她四周刮着。那两个男孩已经不见了，恐惧之中仓皇逃走了。

恐惧！

白佳丽成功了！她几乎把他们吓死。

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害怕的表情，他们的黑眼睛中闪动的恐惧和难以置信的目光。

她也永远不会忘记那种胜利的喜悦，复仇的刺激和美妙。

有那么一会儿，她意识到，她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她曾想象着扫帚柄上的人头雕像活了，眨着眼，无声地和他们说话。

有那么一会儿，她自己也感到害怕。自己也被自己的恶作剧给吓住了。

但是，当然那个雕像不曾活过来，她安慰自己道。当然它的嘴唇一直没有动过，一直也没有默默地请求："救救我！救救我！"

那只能是影子造成的，月亮从移动的乌云后钻出来时照出来的影子。

雕像现在在哪儿?

她扔下的扫帚柄在哪儿?

现在都毫无关系了。对她来说，这些都已经没有用了。

白佳丽已经胜利了。

这时，她在草坪上漫无目的地跑，跳过矮树和树篱，飞奔过黑暗、坚硬的地面。

她盲目地跑着，两边的房屋发出飕飕的声音。狂风呼啸着，把她卷到了人行道上，就像卷着一片无助的落叶。

拿着鼓鼓囊囊的糖果袋子，她跑过受惊的过路人，跑过闪亮的南瓜灯，跑过喀嚓喀嚓作响的骷髅。

她一直跑到筋疲力尽，才停下来。

然后，她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闭上眼睛，等着心跳恢复正常，等着血液不再往太阳穴上涌。

突然，一只手从身后粗鲁地抓住了她的肩膀。



第二十章

白佳丽惊叫一声，转过身。

“萨博丽娜！”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起来。

萨博丽娜笑着放开手，责备道：“我找了你好几个小时，你去哪儿啦？”

“我——我想我迷路了。”白佳丽一边费劲地喘气，一边回答。

“刚才还看见你在这儿，一会儿你又不见了。”萨博丽娜说着，扶了扶自己黑发上的面具。

“你怎么样？”白佳丽尽量用平常的嗓音问道。

“我的猫服破了，”萨博丽娜皱了皱眉抱怨

说，她揪起腿上的高弹力布料给白佳丽看，“在该死的信箱上划破的。”

“真倒霉!” 白佳丽同情地说。

“你用那个面具吓人了吗？” 萨博丽娜用手摸着紧身衣裤腿上的那个破口问。

“嗯，几个小孩子。” 白佳丽漫不经心地说。

“它真是够恶心的。” 萨博丽娜说。

“所以我才买它。”

两个人大笑起来。

“你弄来很多糖吧？” 萨博丽娜问。她拿起白佳丽的包，往里看：“哇，有这么多呀！”

“我去了很多户人家呢。” 白佳丽说。

“去我家看看咱们的战利品吧。” 萨博丽娜建议。

“好吧。” 白佳丽跟着她的朋友过了马路。

“除非你还想讨更多的糖。” 萨博丽娜停在路中央说。

“不，已经够多的了。” 白佳丽说着暗自笑了。今晚我做了所有想做的事。

她们继续走着，虽然她们是逆风而行，但是白佳丽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这时，两个穿着有饰边衣服的女孩从她们身边路过。脸上化着亮亮的装，头上戴着可笑的、墩布

般的金色假发。其中一个女孩看到白佳丽的面具后，放慢了脚步，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快速跟上她的朋友。

萨博丽娜问："你看到史蒂夫和查克了吗？我在到处找他们。"说着，叹了口气，"今晚我就干这个了，整晚都在找你们，你，史蒂夫和查克。我们怎么就遇不上呢？"

白佳丽耸了耸肩，告诉她的朋友："我看见他们了，几分钟前，就在那后面。"她用头示意了一下，"他们完全是胆小鬼。"

"啊？史蒂夫和查克？"萨博丽娜很吃惊。

"是啊。他们看了一眼我的面具，就跑了，"白佳丽笑着说，"他们像婴儿一样大叫。"

萨博丽娜也跟着笑了。"我不信！"她大声说，"他们平时总是显得那么厉害。而且——"

"我在后面叫他们，但他们还是不停地跑。"白佳丽笑着说。

"不可思议！"萨博丽娜说。

"就是！太不可思议了！"白佳丽同意道。

"他们知道是你吗？"萨博丽娜问。

白佳丽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他们看了我一眼，然后飞快地跑开了。"

"他们告诉我他们准备要吓你的，"萨博丽娜

透露道，“他们想偷偷地躲在你身后，发出一些令人害怕的声音什么的。”

白佳丽窃笑：“当你只顾逃命时，是想不起来躲到别人身后吓唬人的。”

她们快到萨博丽娜家了，白佳丽换了只手拎着糖果袋。

“我要来不少好东西，”萨博丽娜看了看自己的袋子说，“我必须多拿一些，因为我得和我表妹分。她感冒了，今晚不能出来。”

“我才不用和别人分呢，”白佳丽说，“诺亚和他的伙伴们出去了。他会带回来够吃一年的东西。”

“康奈利夫人今年又给了一些饼干和爆米花，”萨博丽娜指着一些东西说，“我只能把它们扔掉。妈妈不让我吃没有包装的食品。她怕有魔鬼在里面下毒。去年，我就不得不扔了一些。”

萨博丽娜敲了敲门。她妈妈很快就来开了门，她们进了屋。“这面具真够意思，白佳丽，”她研究着那个面具说，“你们俩今天战果如何？”

“我想还可以。”萨博丽娜回答。

“只是要记住——”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萨博丽娜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扔掉所有没有包装的食品，水

果也不例外。”

梅森夫人回到她自己的屋子后，两个女孩子翻开她们的袋子，把所有的糖都撒在客厅地毯上。

“嘿！看——一个大个儿的银河牌巧克力！”萨博丽娜大叫着，从一堆糖中把它拣出来，“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讨厌这种糖，”白佳丽拿起一大块蓝色硬糖说，“上次我吃的时候，差点咬烂舌头。”她把它扔给萨博丽娜。

“多谢！”萨博丽娜不无讽刺地说。她摘下面具，扔到地毯上。她脸色通红，抖了抖乌黑的头发。

“这样舒服多了，”萨博丽娜说，“喔，面具里太热了。”她朝白佳丽抬了抬眼皮，“你为什么不摘下面具呢？你在里面会被煮熟的！”

“好主意。”白佳丽确实忘了自己还戴着面具。

她举起手，用力拽了拽面具的耳朵，“哎哟！”面具一点儿也没有动。

于是她从头顶开始摘，又试着从面颊处摘。

“哎哟！”

“怎么回事？”萨博丽娜问。她正全神贯注地把糖果分类。

白佳丽没吭声。她试着从脖子那儿把面具撬开，然后又从耳朵那儿拽。

“白佳丽——怎么了？”萨博丽娜从糖果堆里抬起头来问她。

“帮帮我！”白佳丽用刺耳的颤音请求，“帮帮我！这个面具——它摘不下来了！”



第二十一章

萨博丽娜跪在地毯上，从糖果堆中抬起头："白佳丽，不要再胡闹了。"

"我没有！"白佳丽坚持说。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

"今晚你吓唬人还没过够瘾吗？"萨博丽娜说，她拿起一包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爆米花糖，"我在想妈妈会不会让我留着这个呢，它是带包装的。"

"我不是在吓唬你。我是认真的！"白佳丽叫起来。她用力拽面具的耳朵，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萨博丽娜扔下那袋糖，爬到她脚边："面具真的

摘不下来了？”

白佳丽费劲地拉着下巴。“哎哟！”她疼得叫了起来，“它——它好像粘到我皮肤上了。快帮帮我！”

萨博丽娜大笑：“如果我们打电话找消防队来帮你摘下面具，会不会很傻？”

白佳丽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她用双手紧紧抓住面具顶端，用尽全身力气拽，但是面具纹丝不动。

萨博丽娜止住笑，走向她的朋友：“你不是在开玩笑——是吗？你真的被卡住了。”

白佳丽点点头。“嗯，快点儿，”她不耐烦地催促，“帮我把它拽下来。”

萨博丽娜拉着面具顶端。“太热了！”她说，“你在里面会被闷死的。”

“拉呀！”白佳丽叹息说。

萨博丽娜拉了一下。“哎哟！别这么用力！”白佳丽叫道，“弄痛我了。”

于是萨博丽娜轻些拉，可面具还是纹丝不动。她拽着面颊，再拉。

“哎哟！”白佳丽一声尖叫，“它真的粘在我脸上了。”

“它是什么做的？”萨博丽娜仔细地看着面具，“它摸上去不像是橡胶做的，倒像是皮肤。”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白佳丽抱怨道，“我只想把它摘下来。也许我们应该把它割开。用剪子。”

“那不就把面具剪坏了吗？”萨博丽娜问。

“我不在乎！”白佳丽大叫着，用力在面具上乱拉，“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想出来！如果我不能把它摘下来，我会疯的。我是认真的。”

萨博丽娜冷静地把手放在她朋友的肩上：“好吧，好吧。再试一次。不行的话，我们就把它割开。”

她眯着眼睛，仔细检查那个面具。“我应该能碰到它的里面，然后把它拉开，”她边想边说出声，“我如果能把手指插到脖子下面，我就能把它拉开，然后往上推，拿下来。”

“那，开始吧，快点！”白佳丽请求。

但是萨博丽娜一直没动手。当她研究这个面具时，她乌黑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巴也张开了。她很吃惊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萨博丽娜，怎么啦？”白佳丽问。

萨博丽娜没有说话。相反地，手指摸着白佳丽的喉咙。

她脸上凝固着吃惊的表情，走到白佳丽身后，又用手指摸了摸她的后颈。

“那是什么？怎么回事儿？”白佳丽尖声问道。

萨博丽娜把手放到她的黑发上。她皱着眉，认真地寻找着面具的底部，萨博丽娜最后说：“这真不可思议。”

“什么？你说什么？”白佳丽问。

“这个面具没有边沿。”

“嗯？”白佳丽的手伸到脖子那儿，她觉得几乎要疯了，“什么意思？”

“没有缝隙，”萨博丽娜用发抖的声音说，“面具和你的皮肤贴在一起了。我的手指插不进去。”

“但那是不可能的！”白佳丽叫道，把手放在喉咙口，推了推皮肤，想找到面具的底部，“那太不可思议了。”

萨博丽娜抬起手摸了摸因害怕而绷紧的脸。

“太不可思议了！”白佳丽害怕地尖声重复。

但当她发抖的手指彻底检查完脖子后，白佳丽意识到她的朋友说的话千真万确。

面具再也没有底边了，再也没有尽头了。在面具和白佳丽皮肤之间没有缝隙了。

那面具已经变成了她的脸。



第二十二章

白佳丽走向门口的镜子时，腿一直在发抖。她一边发疯似的继续在喉咙那儿摸索着，一边来到了挂在墙上的长方形镜子前面，把脸贴近了镜子。

“没有边儿！”她大叫，“找不到面具的边儿！”

萨博丽娜站在她身后数尺远的地方，表情非常不安。“我——我真搞不懂。”她盯着镜子里的白佳丽，小声嘟囔着。

白佳丽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不是我的眼睛！”她尖叫起来。

“嗯？”萨博丽娜走到白佳丽身旁，眼睛一直

没有离开镜子。

“那不是我的眼睛，” 白佳丽哭着说，“我的眼睛不是那样的。”

“冷静一点，” 萨博丽娜轻轻地说，“你的眼睛——”

“那不是我的眼睛！不是我的！” 白佳丽继续叫着，根本就没理会朋友的劝慰，“我的眼睛在哪儿？我在哪儿？我这是在哪儿，萨博丽娜？在这儿的这个人不是我！”

“白佳丽——你千万不要紧张！” 萨博丽娜继续劝慰着。但是她的声音好像有点哽塞，而且充满了恐惧。

“这不是我！” 白佳丽大声申辩着，她瞠目结舌地看着镜子中自己的像，双手紧紧捂着面具上那张丑陋皱巴的脸，“这不是我。”

萨博丽娜向她的朋友伸出手。但是白佳丽却跑开了。她害怕地、绝望地大叫起来，跑到走廊，哭着打开了门。

“白佳丽——站住！回来！”

白佳丽根本不理会萨博丽娜的呼唤，一头冲进了夜幕中。身后的门一下子关上了。

她开始跑时，还能听见萨博丽娜在门口大声喊：“白佳丽——你的大衣！回来！你忘拿你的大

衣了！”

白佳丽的鞋重重地踏在地上。她跑进树阴里，像是要躲起来，不想让人看见她那张丑恶的脸。

她跑到人行道上，往右一转，又接着跑下去。

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知道要离开萨博丽娜，逃离那面镜子。

她想逃避自己，躲开那张脸，在镜子中那张用可怕的、陌生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丑脸。

别人的眼睛！她头上长着别人的眼睛。

头也不是她的头了，那是一个丑恶的蓝色怪物，这个怪物附在她身上了。

白佳丽又痛苦地大叫一声，穿过街道，继续往前跑。阴暗的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黑糊糊的树冠在她头上摇晃。

街边的房屋被她一个个甩在身后，每个屋子的窗户都闪着模糊昏暗的灯光。

她在夜幕中跑着，难看的大鼻子里发出粗重的喘气声。她就这么低垂着那光滑的绿头迎着风，眼睛盯着地面往前跑。

但是不管她盯着哪儿，她都能看见那个面具。她看见那张脸在身后盯着她，她那丑陋的、皱皱的皮肤，发光的眼睛，还有一排排锯齿状的兽牙。

我的脸……我的脸……

尖叫声把她从沉思中惊醒。

白佳丽抬起头，发现她跑进一群讨糖果的孩子中间，一共有六七个人。他们全部冲着她惊叫着，指点着。

她张开嘴，露出尖牙，像野兽那样对他们大吼。

他们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盯着她，想弄清楚她到底是在威胁他们，还是在开玩笑。

“你在装扮什么？”一个穿着红白相间小丑服的女孩问她。

我只想是我，但我不是！白佳丽伤心地想。

她没有回答，低着头，离开了他们，然后又开始跑。

现在，她听见了他们的笑声。她知道，那是欣慰的笑，因为她走了。

她哭着转过了一个拐角，接着又跑。

我要去哪儿？我在干什么？难道要永远这样跑下去？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突然，她看见了那个专卖店，便很快停了下来。

她想，对呀，那个专卖店。

那个披着斗篷的人，他可以帮我。他应该知道

该怎么办。

那个人会知道怎样才能摘下这个面具。

白佳丽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然后便跑向那个专卖店。

但当她靠近专卖店时，希望破灭了。因为商店的窗户黑糊糊的，透过玻璃，她看到所有的灯都关了。店里漆黑一片。已经打烊了。



第二十三章

白佳丽盯着黑黢黢的节日用品店，一阵绝望袭上心头。

她的手贴着窗户，把头贴在玻璃上。她发烫的前额感到一阵冰凉，应该是面具的发烫的前额。

她闭上眼睛。

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这真是一场噩梦，现在我要睁开眼睛，醒过来。”

她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的眼睛，那双闪着光的橙色眼睛，映在黑色的玻璃窗上。

她看见自己的怪脸，在后面盯着她。

“不！”白佳丽浑身颤抖着，砰的一声，一拳打在窗户上。

我为什么不穿妈妈给我的小鸭服呢？她生气地责问自己。

我为什么非要当万圣节之夜最恐怖的家伙呢？我为什么非要吓唬查克和史蒂夫呢？

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从此以后，我这副嘴脸真的要谁见谁怕了。

这些痛苦的想法萦绕在她的脑海里。这时，白佳丽突然发现商店里有动静。她看见地上有一个黑影在动，还听见有脚步声。

门嘎吱嘎吱地响了，然后打开了一条缝。

店主伸出头，眯起眼睛盯着白佳丽。“我待到这么晚，”他静静地说，“一直在等你回来。”

他的冷静让白佳丽大吃一惊。“我——这个面具摘不下来了！”她急忙说，还示范着用力拽自己的头。

“我知道，”那个人说，表情没有丝毫的改变，“进来吧。”他把门全部打开，然后退了进去。

白佳丽很犹豫，但还是快速地走进了漆黑的商店。里面很热。

店主打开了前台的灯。白佳丽看见他没有披着

斗篷，而是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

“你知道我会回来？”白佳丽大声问道，从面具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充满愤怒和迷惑，“你怎么会知道？”

“我本来不想把它卖给你，”他盯着面具回答，然后皱着眉摇了摇头，“你不记得了吗？你应该记得我本不想把它卖给你的。”

“记得，”白佳丽很不耐烦地说，“帮我把它摘下来，好吗？帮帮我。”

他狠狠地盯着她，但没有回答。

“帮我摘下来，”白佳丽大叫起来，“我让你把它摘下来。”

他叹了口气。“我摘不下来。”他难过地告诉她，“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摘下来。”



第二十四章

“什——什么意思？” 白佳丽结结巴巴地问。

店主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进店里，并示意她跟着进去。

“回答我！” 白佳丽大叫起来，“别走！回答我！不能摘下面具是什么意思？”

她跟着走进了后面的房间，心怦怦直跳。他吧嗒一声打开了灯。

白佳丽的眼睛被灯光晃了一下。屋子里一些丑恶的面具摆放在两个架子上，只有放她那副面具的地方是空着的。

那些奇怪的面具好像都在盯着她看。她迫使自

己不去看它们。“把这个面具摘下来——现在！”她说着，堵在店主前面。

“我摘不下来。”他轻轻地，很难过地说。

“为什么？”白佳丽问。

他压低声音：“因为它不是面具。”

白佳丽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它不是面具，”他告诉她，“而是一张真正的脸。”

白佳丽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脚底下摇晃起来。那些丑恶的脸都盯着她。一双双凸出的布满血丝的黄绿色眼睛好像一直盯着她。

她往墙上靠了靠，好让自己站稳。

店主走到陈列架前，对那些丑恶的面具做了个手势。“都是没人喜欢的。”他轻轻地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耳语。

“我——我不明白。”白佳丽好像被噎住了。

“这些都不是面具，而是脸，”他解释道，“真正的脸，我做的。我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真正的脸。”

“但是——但是它们这么难看——”白佳丽大吃一惊，“为什么——”

“开始的时候，它们不是这样的，”他打断了白佳丽的话，他的声音中有些苦涩，眼里充满了愤

怒，“它们原本是很漂亮的，而且是有生命的。但是后来出了点问题。我把它们从实验室里拿出来时，就全变样了。我的实验——我可怜的面具——是一个失败。但是我必须让它们活着，必须。”

“我——我不信！”白佳丽大叫，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把手放到脸上，那张绿色的扭曲的脸上，“我一点都不相信。”

“我只是告诉你真相，”店主接着说，还用手摸了摸他的胡子，直盯着她看，“我把它们放在这儿。由于从来没有人愿意看它们，我把它们称做‘没人喜欢的脸’。偶尔会有人闯进后面的房间——比如你——这样其中一张脸就会找到它的新家……”

“不！”白佳丽大声抗议，不像是一个人，而更像是一只野兽在嗥叫。

她盯着架子上那些粗糙扭曲的脸，凸起的头颅，裂开的伤口，还有动物的尖牙。怪物！全都是怪物！

“把它拿下来！”她完全失去了控制，尖叫起来，“把它摘下来！把它摘下来！”

他举起一只手，示意她安静。“对不起，它现在已经变成你的脸了。”他面无表情地说。

“不！”白佳丽用她变了调的粗哑刺耳的嗓音再次叫了起来，“把它摘下来！把它摘下来——现

在!马上!”

她在脸上乱抓，但是她知道即使她再愤怒和惊慌，她的所作所为都已经没用了。

“面具是可以拿下来的。” 店主轻轻地告诉她。

“嗯？” 白佳丽放下手，紧紧盯住他，“你说什么？”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摘下面具。”

“真的？” 白佳丽感到身后有一股寒意，一丝凉凉的希望，“真的吗？怎么样？快告诉我！” 她请求道，“请——告诉我！”

“我没法替你摘下来，” 他皱了皱眉回答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方法。不过如果它再粘上你或别人，就永远都不能摘下来了。”

“那我怎样才能摘下它呢？告诉我！快告诉我呀！” 白佳丽请求道，“我怎样才能摘下它？”



第二十五章

灯光在头上闪着，一排排傲慢的、扭曲的面具仍然盯着白佳丽。

怪物，她想。

这是一间装满了等着复活的怪物的房间。

现在，我也和它们一样了。

现在，我也是一个怪物了。

店主离开陈列架，走向白佳丽时，地板嘎吱嘎吱地响起来。

“怎样才能把它摘下来？”她请求道，“告诉我，做给我看看——现在！”

“只有一次机会，”他轻轻地重复，“只有爱

的象征才能把它摘下来。”她盯着他，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屋子里一片寂静，压抑的沉寂。

“我——我不明白，”最后白佳丽结结巴巴地说，“你得帮我。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能不能讲明白点！救救我！”

“我没什么再说的了。”他低下头，闭上眼睛，疲倦地揉了揉眼睛说。

“但是——爱的象征是什么意思？”白佳丽问，她双手拽着他衬衣前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并没有拨开她的手。“我没什么再说的了。”他低低地重复。

“不！”她叫道，“不！你必须帮我！必须！”

她感到自己的愤怒一下爆炸了，失去了控制。

“我想要回我原来的脸！”她捶胸顿足，大叫大嚷，“我想要原来的脸！我想找回自己！”

她声嘶力竭地叫嚷着，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了。

店主往回走了几步，用双手示意她安静。突然他恐惧地睁大了眼睛。

白佳丽顺着他的眼神看向陈列架。

“啊！”她看见所有的面具都在抖动，吓得惊

叫起来。

面具的眼睛一闪一闪的，用肥大的舌头舔舔发干的嘴唇，黑色的伤口开始颤动。

这些面具开始眨眼睛，还喘着气。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白佳丽用颤抖的声音叫道。

“你把它们吵醒了！”他叫了起来。他的表情也和她一样恐惧。

“但是——但是——”

“跑！”他叫起来，把她向门口推了一把，“快跑！”



第二十六章

白佳丽犹豫了一下，回转身来看着架子上的面具。

肥大的黑嘴唇动了起来，啧啧作响，弯曲的尖牙上下摩擦。

难看的动物鼻子抽搐着，喘着粗气。

两排面具跳动着活了过来。

布满血丝的凸眼睛，略带淡黄色的绿眼睛，深红色的眼睛，还有被绳子拴着的恶心的眼球都跳到了她身上。

“快跑！你把它们吵醒了！”店主尖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快跑！离开这儿！”

白佳丽想跑，腿却不听使唤，膝盖也开始发软、发抖。她猛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千磅重。

“跑！跑！”店主发疯似的叫着。

但是她仍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些面具。

白佳丽被这恐怖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腿像果冻一样在筛糠，嗓子眼像被堵住了一样，喘不上气来。她眼看着那些面具已经跳起来了，飘在空中。

“跑！快跑！”

店主的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一样。

他的叫声被那些面具发出的低沉的含混不清的咕噜声淹没了。它们兴奋地低声咕噜咕噜地叫着，只发出声音，分辨不出字句，就像一群青蛙在乱叫。

白佳丽害怕地看着，不敢出声，它们开始向上飘呀飘。

“跑！快跑！”

对！

她转过身，艰难地挪动脚步。

一股力量从体内爆发出来，她开始向外跑。

她跑过灯光昏暗的商店前厅。手紧紧握住门把手，拉开门。

转眼间，她跑上了人行道，冲进了夜幕中。她两脚踏在人行道上咚咚作响。她感到一阵冷风吹过

她发烫的脸。

她那发烫的、绿色的脸。

怪物的脸。

那张她摘不下来的怪脸。

她穿过街道，不停地跑。

那是什么声音？一种低语声，好像一直都跟着她。

跟着她。

“啊，不！”白佳丽大叫了一声——她回头看到那些可怕的面具就飘在她身后。

像幽灵一样。

它们排成一排。一排长长的、跳动着的、叽叽喳喳叫着的恐怖的面具。

它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汽车前灯一样亮，都正对着白佳丽。

她吓得气都喘不上来，脚一下子绊到了马路沿。

她双手猛地向前方的夜空挥舞着，身体踉踉跄跄地寻找着平衡。她双腿几乎再也支撑不住了，但她仍强迫自己向前挪动着。

她在风中弓着身向前跑着，街道上空无一人，街道两边的屋子没有任何灯光。

她意识到，已经很晚了，一定是太晚了。

太迟了。

这念头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对我来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些丑恶的发着光的面具一直飘在她身后。越来越近了。

它们低沉的模糊不清的咕噜声越来越响，直到这种恐怖的声音震耳欲聋，好像将她团团地环绕在了中间。

风呼呼地刮着，越刮越大，像是在向后推着她。

那些呼叫着的面具越来越近了。

她想，我正经历着一场噩梦。

我可能会永远这样跑下去了。

太迟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是吗？

在噩梦般的恐惧中，她想到了一个主意。她奔跑时，手臂拼命挥舞，好像要抓住救命稻草。她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办法，逃脱的办法。

爱的象征。

透过身后嘈杂的声音，她听到了店主的话。

爱的象征。

这是能摘下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她的脸的怪物面具的法宝。

它能让这些如影随形地追逐着她的发光的面具

停下来吗？它能让这些没有人喜欢的面具回到原处吗？

白佳丽大声喘着粗气，转过一个街角，继续跑着。她回头看看，看见那些呼叫着的面具也跟着拐过了街角。

我这是在哪儿？她疑惑地看着路边的房屋。

她太害怕了，根本就没顾得注意往哪儿跑。

但是，现在，白佳丽想到了一个方法，一个孤注一掷的办法。

她必须赶在这些丑恶的面具追上她之前到那儿。

她有爱的象征。

她的头像。她妈妈为她刻的雕像。

白佳丽想起曾问妈妈为什么要刻它。妈妈告诉她："因为我爱你。" 也许这个能救她。也许它能帮她从噩梦中醒来。

但是它在哪儿？

她把它扔了。扔在一排树篱下，丢在了别人院子里，然后——

现在她回到了那条街上。

她认出了那条街道，还有那些房子。

这就是她遇见查克和史蒂夫的地方。她就是在这儿把他们吓跑的。

但是那所房子在哪儿？树篱在哪儿？

她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发疯似的搜寻着。

她看见跟在她后面的面具像嗡嗡作响的蜜蜂一样簇拥在一起，令人作呕地阴森地笑着，准备向她扑过来。

我必须找到那个雕像。白佳丽自言自语，费力地喘着气，费力地迈动着疼痛难忍的双脚。

我必须找到我的雕像。

低沉的含混不清的咕噜声越来越大，那些面具也越来越近了。

“在哪儿？在哪儿？”她大叫。

然后，她看见了那高高的树篱，她穿过街道。

那个院子就在街道对面。

那个雕像，那个漂亮的雕像——她把它扔在那树篱后面了。

她能在面具扑向她之前找到它吗？

能！

她深吸了一口气，绝望地向前伸着胳膊，穿过了马路。

她钻到树篱后面，手和膝盖着地。她胸口急促地起伏着，大口喘着粗气，心跳加速。

她探进身去找那个雕像。

雕像不在了。



第二十七章

雕像不在了。

那个雕像没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白佳丽想。她双手疯狂地扒着，盲目地寻找着。

不在了。

对我来说，太迟了。

她跪着，转向那些鬼一样的面具，那些面具，发着它们那没头没脑的声音，飞到她面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堵墙。

白佳丽站了起来。

由怪物头组成的墙慢慢地向她移动着。

她环视周围，想找一条逃脱的路线。

看见它了！

看见自己的头像了！

她看见雕像在离车道不远的一棵大树下的两根凸起的树根之间，向她仰望着。

她意识到是风把它刮到那儿去的，丑恶的面具越来越近了。她一个冲刺跑到大树前，双手牢牢地抓住了那个雕像。

她胜利地大叫一声，把雕像对着那些怪物面具高高地举了起来。

“快走开！快走开！”白佳丽尖叫道，又举了举雕像好让它们都能看见，“这是爱的象征！这是爱的象征！走开！”

那些怪物面具聚拢起来，发光的眼睛盯着雕像。

它们兴奋地咕噜着，扭曲的嘴上露出了微笑。

“走开！走开！”

白佳丽听见它们在笑，低沉而轻蔑的笑声。

它们快速地将她围了起来，迫不及待想把她吞掉。



第二十八章

已经太迟了。

白佳丽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

她的主意没能奏效。

面具们围着她，淌着口水，眼睛里充满胜利的喜悦。

它们的低语变成了吼叫。她感到自己被吞进它们难闻的热气里面去了。

她毫不犹豫地放低雕像，拼命往她丑恶的怪物头上套去。

令她吃惊的是，它就像一张面具一样套上去了。

她苦涩地想，我像戴面具一样戴着自己的脸。

当她戴上雕像时，顿时一片黑暗。

没有眼洞，她什么也看不见。

她什么也听不见。

那些狰狞的面具会对我怎么样？她害怕地想。

我也会变成一个没人喜欢的面具吗？

我也会和它们一起被陈列在架子上吗？

四周一片寂静，漆黑一片。白佳丽等待着。

她等呀等呀。

她能感到血涌向太阳穴，恐惧当胸袭来。她干涩的喉咙疼痛难忍。

它们要干什么？

它们在干什么？

她再也受不了待在寂静和黑暗中，与恐惧为伴。

她用力摘下人头雕像。

丑恶的面具们已经走了。

消失了。

白佳丽不相信地盯着前面，然后扫视了一下黑暗的草地。她扫视了树丛和灌木丛，还眯起眼看了看房屋之间黑暗的空隙。

走了。

它们走了。

白佳丽在冰凉的、湿漉漉的草地上坐了好长时

间，膝盖上放着那个雕像，静静地盯着寂静的空空的前院。

她的呼吸很快恢复了正常，她站了起来。

风也柔和多了，苍白的残月从遮住它的乌云中钻了出来。

白佳丽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脖子上拍动。

她惊恐地抬起手去摸，竟然摸到了面具的底端。

面具的底边儿？

是的！

在面具和她脖子之间有了缝隙。

“嘿！”她大叫了一声，把雕像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脚旁，她双手伸到面具的下端，往上拉。

面具轻而易举地脱下来了。

她战战兢兢地把它放低，放在自己前面。她把它折起来，又打开。

曾经像火一样发光的橙色眼睛开始慢慢褪色。那动物的尖牙也变成了柔软的橡胶了。

“你只是一张面具而已！”她大叫，“只是一张面具。”

她高兴地大笑，把它扔向空中，又接住。

店主说过，它只能被摘下一次。

只有一次。

我成功了！白佳丽高兴地自言自语。我把它摘

下来了。不必担心——我再也不会戴它了。

永远！

她突然感到精疲力竭。

她自言自语道，我得回家了，可能快到半夜了。

大多数房屋都黑着灯，街上也没有行驶的车辆。那些挨家挨户要糖果的孩子们也早都回家了。

白佳丽弯下腰，捡起那个雕像。然后拿着那个面具和雕像，快步朝家里走去。

走到车道中间，她停住了。

她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想，这是我原来的脸吗？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颊，然后用手指滑过自己的鼻子。

这是我原来的脸吗？我像我吗？

仅靠触摸，她还分辨不出来。

“我必须找一面镜子！”她大声说。

她渴望知道自己的脸是否已经恢复原样，她跑到门口，按了一下门铃。

门很快就开了，是诺亚，他把门全打开。然后他抬了抬眼皮，看着她的脸——开始尖叫。

“摘下面具！摘下面具！你太难看了！！”



第二十九章

“不！”白佳丽害怕地叫了起来。

她想，肯定是面具让她的脸变了样。

“不！噢，不！”

她推开弟弟，扔下面具和雕像，跑到客厅的镜子前。

她盯着自己的脸看。

完全一样，她原来的脸，她原来那张好好的脸。

她的深褐色的眼睛，宽宽的前额，还有她从前总想长长的小鼻子。

她高兴地想，以后再也不会抱怨自己的鼻子

了。

她的脸和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正常。

当她盯着自己看时，她听见诺亚在门口笑。

她几乎要气晕了："诺亚——你怎么可以？"

他笑得更厉害了："这不过是个玩笑，我绝没有想到你会上当。"

"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个玩笑！" 白佳丽生气地说。

她妈妈来到大厅里："白佳丽，你去哪儿啦？我原以为你一小时前就该回来了。"

"妈妈，对不起。" 白佳丽笑着回答。

我太高兴了，笑得都停不下来了！她想。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她告诉妈妈，"一个很长、很恐怖的故事。"

"那你没事吧？" 考德威夫人眯起眼睛盯着女儿仔仔细细地看着。

"没事，我没事。" 白佳丽说。

"到厨房来，" 考德威夫人叫道，"我为你热了一些苹果汁。"

白佳丽顺从地跟着进了厨房。厨房既暖和又明亮，而且充满了苹果汁的芳香。

白佳丽第一次感到在家这么幸福，她拥抱了一下妈妈，然后坐在吧台上。

“你怎么没穿你的小鸭服？”考德威夫人倒了一杯酒问，“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和萨博丽娜在一起？她打过两个电话，还以为你出事了。”

“嗯……”白佳丽开始说，“这可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妈妈。”

“我反正哪儿也不去，”妈妈说着，往白佳丽面前放了一杯果汁，斜靠在吧台上，一只手撑着下巴，“你接着讲下去吧。”

“嗯……”白佳丽犹豫着，“妈妈，现在没事了。一切都没法再好了，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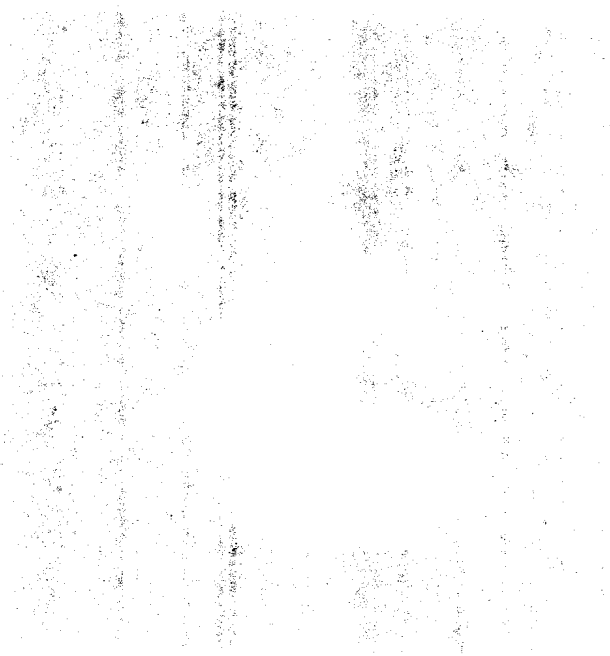
还没等她说完，诺亚冲了进来。

“嘿，白佳丽——”他用低沉刺耳的声音说，“看看我！我戴上你的面具了，你看怎么样？”

小心许愿



翻译：葛亚文　刘媛媛





第一章

朱迪斯·贝尔伍德在数学课上故意绊了我一跤。

她穿着白球鞋的脚突然伸到过道上，我发现了，但太晚了。

当时，我正拿着笔记本到黑板上去算一道题，两只眼睛只顾盯着本子上七扭八歪的笔记。我想我是世界上字写得最潦草的人。

当我看到了她穿着白球鞋的脚猛地伸出来时，已经来不及停了。我胳膊肘和膝盖着地，狠狠地摔了个大马趴。笔记本中的纸都飞了出来，飘落得到处都是。

教室里一下子炸了窝。我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时，每个人都在雀跃欢呼。朱迪斯和她的死党——安娜·福洛斯特，笑得最起劲。

我胳膊肘着地时碰到了麻筋儿了，阵阵疼痛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全身。我从地上爬起来，又弯下腰去捡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笔记，感到无地自容，脸红得像熟透了的番茄一样。

“好身段，萨姆！”安娜带着一脸坏笑喊道。

“再来一个！”另一个人叫道。

我一抬头，瞥见了朱迪斯绿眸中那种胜利者扬扬得意的神情。

我是七年级身材最高的女生。不，应该纠正一下，我是七年级最高的学生。我比我朋友轲利·布林至少高两英寸，而他是七年级男生里最高的。

我也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爱摔跟头的人中手脚最笨的一个。我是说，我不认为自己个子高、身材细，就非得举止优雅、动作灵活不可。真的，我就是不属于那种人。

但是为什么无论是我被废纸篓绊倒，还是在餐厅里掉个盘子，还是在数学课上被人绊一跤，大家总要那么大惊小怪呢？

只能说朱迪斯和安娜太歹毒了。

我知道她俩背地里管我叫“大笨鸟”。轲利告

诉过我。

我叫萨曼莎·伯德。因为我的姓伯德与鸟的发音相同，朱迪斯就老是拿我的名字开玩笑。“大鸟，你为什么不飞走呢？”她经常对我这么说。说完，她就会和安娜放声大笑，好像那是她们听过的最有趣的笑话。

“大鸟，你为什么不飞走呢？”

哈哈！笑你个鬼。

轲利说，朱迪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嫉妒我。但这听起来简直是无聊。我是说，朱迪斯为什么要妒忌我呢？她又不是九英尺高的巨无霸。她大概有五点二英尺高，这是十二岁女孩绝对理想的身高。她体态优雅，性格活泼。而且朱迪斯的确很漂亮，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蓝里透绿，红棕色的波浪型长发一直披散到肩上。

我有什么值得她嫉妒的呢？

我想，轲利这么说只是想让我开开心罢了。但这么逗人开心也太拙劣了点吧。

无论如何，我总算把散落在地上的所有的笔记都捡齐了，并把它们塞回了笔记夹。莎伦问我怎么样。莎伦是我们的老师。在梦特罗斯中学，我们对老师都直呼其名。

尽管我胳膊肘还在阵阵作痛，我还是违心地低

声对她说："我还好。"接着，我开始把题往黑板上抄。

粉笔发出吱吱吱的响声，我开始听到人们的低声抱怨和牢骚。这我有什么办法。一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就会吱吱地叫，可不这样我就无法写上去。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听见朱迪斯在悄悄地和安娜谈论我，但没听清楚她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趁在笔记本上看题时，抬头瞥了她俩一眼，发现她们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窃笑呢。

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道题我怎么都做不出来。我知道是方程式上出了差错，可我就是找不出到底错在哪儿了。

这时，莎伦来到了我身后。她瘦巴巴的手臂交叉在她那难看的淡黄色外套上，嘴巴一张一翕地念着我的题目，试图找出我的错处。

这时，可恶的朱迪斯又举起了手，高声叫道："我知道她哪儿错了，莎伦！她连加法都不会，4＋2＝6，不是5！"

我的脸一下子又红到了耳根。

就你朱迪斯能，你就非得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出我的丑，让我无地自容？

教室里又一次哄堂大笑。就连莎伦都觉得我滑

稽。

可我还不得不站在那儿，接受这种屈辱。萨曼莎呀萨曼莎，你这个班上的笨蛋，供大家耻笑的白痴。

在我拿着板擦擦掉我那愚蠢的错误并抄上正确的数字时，我的手气得在颤抖。

我气朱迪斯，更气我自己。

我没有发作，忍气吞声地回到了坐位上。当我走过朱迪斯身边时，甚至连瞥都没瞥她一眼。

我始终强压着怒火，不动声色。直到在下午的家政课，她实在让我忍无可忍了。

因为情况变得无法收拾了。



第二章

达芙妮是我们的家政课老师。我很喜欢她。

她高高胖胖的，有好几个重下巴，极富幽默感。

达芙妮经常让我们烤面包，烘馅饼，做果仁巧克力。据说她经常在我们放学以后把这些东西吃掉。

这传言未免有点儿太伤人了，但似乎又有点可信。

我们的家政课都是在午饭后第一节上，因此我们在课上从不感到饿。再加上我们做的东西，往往狗都不会爱吃，所以，大部分在课后都会留在家政

课教室里。

我总是盼望上家政课。部分原因是达芙妮风趣幽默，另外就是这门课没有家庭作业。

家政课惟一让我不顺心的，就是朱迪斯也上这门课。

午餐时，我和朱迪斯在餐厅发生了一点小摩擦。我故意坐在了离她最远的桌子的一头。但我仍能听见她在对两个八年级的学生说："大笨鸟想在数学课上飞起来。"

大家都盯着我笑。

"是你把我绊倒的，朱迪斯！"我向她愤怒地吼着。当时，我满嘴都是鸡蛋沙拉。我冲着朱迪斯吼叫时，沙拉沿着下巴滴了下来。

看着我的窘相，餐厅里又一次爆发了开怀大笑。

由于餐厅里的嘈杂，我听不清楚朱迪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我看到朱迪斯把她的一头红发往脑后一甩，幸灾乐祸地嘲笑着我。

我就要站起来冲向朱迪斯。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当时怒不可遏，思绪凌乱。

幸运的是，就在这时轲利坐在了我的对面。

他把午餐放在桌子上，像平时一样把椅子向右转了一圈，坐了下来。

“4 + 2 等于多少？” 他嘲弄道。

“42，” 我翻了个白眼，答道。“你相信朱迪斯吗？” 我没好气地追问他。

“当然，” 他一边说，一边拉开了他棕色的午餐袋，“朱迪斯就是朱迪斯。”

“你什么意思？” 我厉声说道。

“我不知道。” 他耸了耸肩，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

轲利有点迷人。他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眼角有少许皱纹，鼻子略微显长，总挂着一丝既滑稽又诡秘的笑容。

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但从不梳头。因此他也从不摘掉他那顶运动帽。尽管他可能知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那是顶奥兰多魔术队的队帽。他只是喜欢那顶帽子。

他瞄了他的午餐袋一眼，并做了个鬼脸。

“又是同样的午餐？” 我一边用餐巾纸擦掉了前胸 T 恤衫上的沙拉，一边问他。

“没错儿，还那样，” 他闷闷不乐地回答道，“难吃死了！”

轲利的爸爸每天早上都为他准备相同的午餐——烤奶酪三明治和一个橘子。

“为什么你爸每天都给你带烤奶酪三明治

呢？”我问他，“难道你没告诉他，到吃午饭时，烤奶酪三明治早就又冷又黏了吗？”

“我跟他说过了，”轲利叹了口气，他把半块三明治放在手里，仔仔细细地看着它，就像研究实验室的某个标本一样，“他说，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如果你每天把它扔在垃圾桶里，它怎么可能变成丰富的蛋白质呢？”我问道。

轲利咧开嘴，露出了诡秘的笑容，“我没有告诉他每天我都把它扔在垃圾桶里。”他把难咽的三明治塞回袋里，开始剥橘子。

“幸好你过来了，”我把最后一口鸡蛋三明治咽下去，然后对他说道，“我正准备要过去宰了朱迪斯呢。”

我们都往桌子的另一头扫了一眼。朱迪斯和那两个八年级学生坐在椅子上，椅背向后仰翘着。她们在笑着，开心地谈论着什么事情，她们其中有一个人拿着一份《人物》杂志。我想她一定是在向别人展示杂志上的某幅照片呢。

“不要宰了朱迪斯，”轲利建议道，他依然在剥橘子皮，“你会遇上麻烦的。”

“开玩笑！我会得到奖赏的。”我轻蔑地笑着。

“如果你杀了朱迪斯，你们球队可就再别想赢

球了。” 轲利说道。他的注意力还在剥橘子上。

“哦！你太过分了！” 我大叫道。我把巧克力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向他。纸团从他的胸前弹开，掉在地上。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一点不错。朱迪斯的确是我们球队——梦特罗斯野马队最好的球员。可以说，她也是队里惟一的优秀球员。她运球技术高超，能胯下运球，篮也投得很准。

我无疑是球队里最糟糕的球员。

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完全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像我这种人在篮球场上，是绝不会有什么出色表现的。

我从心里也不想待在野马队。我知道自己很讨人嫌。

但是艾伦坚持认为我应该打球。艾伦是我们的女篮教练，她非要我留在球队不可。

“萨姆，你个子这么高！” 她对我说，“你应该打篮球。你生来就是打篮球的料儿。”

是啊，天才……一个笨手笨脚的天才！

我的投篮技巧糟透了，甚至罚篮都投不中。特别是原地罚篮都不能中！

我跑动时，总被自己的脚绊倒。尽管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不小，但手却很小。因此，我传球和接球

的技术也不行。

我相信艾伦肯定会在我身上吸取教训：身高不是一切。

但是，把我从球队中除名，又令她太尴尬了。留在队里，我也就拼命参加训练。我是说，我一直想着自己总会有些进步，因为已经没法再糟了。

要是朱迪斯不是热门投手，要是她能够对我好一点，那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但是就像轲利说的："朱迪斯就是朱迪斯。"训练期间，她经常冲我大呼小叫，还取笑我。她令我觉得自己像个两英尺高的侏儒。（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那么矮。）

"大笨鸟，你为什么不飞走？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如果她敢再这样说一次，我就会打瘪她。我肯定会。

"萨姆，你在想什么呢？"轲利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歹念。

"当然是朱迪斯，"我低声回答，"我们的完美小姐。"

"打住，"他边说边把橘子一瓣一瓣地掰开，"你知道，你也有很多优点。"

"真的吗？"我反问道，"我有什么优点？我

的个儿？”

“不！”他把最后一瓣橘子塞进嘴里。我从没见过有人花这么长时间吃一个橘子。“你很聪明，也很滑稽。”他说。

“多谢了。”我皱着眉头回答道。

“你也很大方，”他加了一句，“你大方得会把那袋薯条给我，对吗？”我还没来得及把薯条拿起来，他就扑了过来把薯条抢走了。

我就知道，他夸我就没安好心。

我看着轲利狼吞虎咽地吃着薯条。他竟然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

此时上课铃响了，我匆忙跑向家政课教室。

但这节课被彻底搅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做木薯布丁，到处弄得乱糟糟的。

每个人都有个橘黄色的大搅拌碗，所有课堂需要的原料都分散放在靠近火炉边的大桌子上。

我正忙着搅拌自己碗里的木薯淀粉，又香又浓。

我用一个长木勺搅拌着，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手黏糊糊的，可能是有些布丁溅到了手上。因此，我停下来用围裙擦了擦

手。

对我来说，这已经算相当干净整洁了。桌子上只撒了很少的黄色布丁浆，大部分居然还留在搅拌碗里。

在我搅拌完木薯淀粉抬起头时，竟发现朱迪斯在朝我走过来。

这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她在教室的另一边——靠着窗户的那头做布丁。我们一般都尽量离对方远一些。

朱迪斯脸上出现了一丝诡秘的笑容。就在快要靠近我时，她突然假装跌倒了。

我发誓她是假装跌倒的。

她把整碗的木薯淀粉泼在我的鞋上。

那是双崭新的蓝色马登斯牌运动鞋！

“哎哟！” 她喊了一声。

就这样，就这么一声“哎哟”。

我低头一看，我那双崭新的运动鞋，上面溅满了黄色布丁。

我的家政课就是在这时给搅的。

我大吼一声，双手径直朝朱迪斯的喉咙掐了上去。我并没做任何预谋什么的。我想我是一时冲动失去了理智。

我双手掐住了朱迪斯的喉咙，拼命地掐她。

我那是一双崭新的运动鞋！

朱迪斯开始拼命挣扎着，想尖叫出声。她揪住了我的头发，还想抓我的脸。

我死死地掐着她的喉咙，像一头发怒的老虎一样疯狂地吼叫着。

达芙妮不得不前来把我们分开。

她抓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开。然后把她胖乎乎的身体挤进我俩中间，挡住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视线。

我不停地喘着粗气。我的前胸起伏不定。

“萨曼莎！萨曼莎！你在干什么？”我好像听到达芙妮在这样叫着。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听不清楚任何声音。我的耳朵里回荡着类似万丈瀑布的轰鸣声。我想，这一定是极度的愤怒造成的。

我茫然地推开桌子，冲出了教室。我一直跑进空旷的大厅才停下。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怒不可遏。

如果我可以实现三个愿望，我知道它们会是：毁了朱迪斯！毁了朱迪斯！毁了朱迪斯！

当时我还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

正好三个。



第三章

达芙妮拉着我回到教室。她让我和朱迪斯相互握手道歉。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不这样，我就会被勒令退学。

“这的确是个意外，” 朱迪斯低声说道，“伯德，你怎么回事嘛？”

你也许会问我，这算是哪门子道歉。

但我还是和她握手言和了。我不想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女儿试图掐死同学而被叫到学校。

放学后，我照常参加了篮球训练，尽管我极不情愿。我知道，如果我不露面，朱迪斯会告诉大家，我被她吓跑了。

我之所以参加训练，还因为我知道朱迪斯特别不希望我参加。我认为这比任何一个理由都好。而且我现在也需要训练。我需要在篮球场上来回跑几百圈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我必须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来冲淡我因没能最终掐死朱迪斯而感到的失望和懊恼。

“我们快跑几圈。”艾伦建议道。

有几个女孩发出了畏难的低声叹息。但是我没有。艾伦还没吹哨，我就开始跑动了。

我们都穿着短裤和无袖T恤衫。

艾伦穿着灰色的汗衫，宽宽大大，鼓鼓囊囊，很不合体。她满头鬈发，又瘦又挺，看起来像厨房里的火柴。

艾伦不太强壮。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主教女篮，是因为学校为此额外付给她工资。她需要这笔钱。

围绕着体育馆跑了几圈后，训练进行得和平时差不多。

朱迪斯和安娜相互传球最多。她们俩还练习了各种投篮——跳投，侧投，勾手投篮。

别的女孩儿都想尽量跟上她们的速度。

我却想着尽量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对于木薯布丁事件，我还怒气未消。我讨厌和

朱迪斯甚至和任何其他人有丝毫接触。我是说，我的情绪极为低落。

看着趾高气扬的朱迪斯在二十英尺外屡屡投篮命中，一次次抢到篮板球，魔术师般地把球平传给安娜，更让我不开心。

当然，事情越来越糟。

安娜把球传给我，我接住了。但是球从我手上弹起来，撞在我的前额上，然后掉在地上滚走了。

“注意点儿，伯德！”我听见艾伦叫道。

我不停地跑，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我在为丢掉了第一次练球的机会而沮丧。

几分钟后，我看到球又向着我飞来，我听见朱迪斯喊道：“这回接住，大笨鸟。”

她竟敢当着我的面叫我“大笨鸟”！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接住了球。我开始向篮筐运球，安娜拦截我，一伸手就轻而易举地截走了球。她转身投了一个弧线球，差点儿进筐。

“截得好，安娜！”艾伦叫道。

我吃力地喘着气，愤怒地转向朱迪斯：“你叫我什么？”

朱迪斯假装没听见。

艾伦吹响哨子，叫道：“快攻训练！”

我们每次训练三轮快攻。我们一边快速运球，

一边来回传球。然后，由跑到球筐下拿球的人投篮。

我心想我更需要慢攻训练。

我赶上别人并不难，毕竟我的腿最长。我跑得够快，只是我在跑动时顾不上别的。

我、朱迪斯和安娜开始吼叫着运球从球场的一头往另一头跑。我祈祷着自己不要出大丑。汗水沿着我的前额流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接过安娜的一个短距离传球，运球到篮下，然后投篮，球笔直地飞入空中，紧接着弹回地面，居然连篮板都没碰着。

我能听见女孩们在边线外暴笑。朱迪斯和安娜的脸上也出现了她们常有的盛气凌人的讥笑。“好眼力！”朱迪斯叫道，大家笑得更起劲了。

二十分钟快攻训练结束后，艾伦吹响了哨子。“争球！”她叫道。那是我们分成两队，进行球赛的信号。

我用手背擦去了前额的汗，叹了口气，努力进入状态。我集中注意力，害怕再次出丑。但是信心实在是不足。

比赛刚开始没几分钟，我和朱迪斯同时冲向球。

正在我张开手臂追球时，朱迪斯猛然抬腿踢过

来，像一把刀插进了我的胸膛。

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

我试图叫出声来，但我发不出声。

我喘着气发出一阵奇怪的噪音。就像病海豹的鸣叫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呼吸了。

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红色，灿烂的红色，闪光的红色。

然后是黑色。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第四章

世界上最难受的，恐怕就是这种重击之下背过气去的感觉了，它令人如此恐惧。你极力呼吸，但喘不上气来，浑身疼痛加剧，就像胸腔内有一个气球在不断膨胀，眼看就要爆炸。

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然而，几分钟后我就恢复了正常。虽然忍不住地在颤抖，还有点头晕目眩，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艾伦坚持要让一个队友扶我到更衣室休息。自然又是朱迪斯主动提出来扶我。在我们到更衣室的路上，朱迪斯向我道歉。她说这是一个意外，完全

是个意外。

我没有说什么，我不需要她道歉，我根本不想和她说话，我想再次掐死她。

我要让她永远消失。

我是说，你能指望一个女孩在一天之内忍受多少？数学课上朱迪斯绊了我一跤；家政课上又把她那讨厌的木薯布丁倒在了我崭新的马登斯牌运动鞋上；篮球训练时更把我踢得不省人事。

现在我真的应该笑着接受她的道歉吗？

不！一百万年都没戏！

我步履艰难，默默无言地走回更衣室。低着头，眼睛看着地。

当她看见我不打算接受她虚伪的道歉时，朱迪斯恼羞成怒。你会相信吗？她用膝盖顶撞了我的前胸——然后她倒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飞走呢，大笨鸟？”她嘟哝了一句，然后快步返回了训练场。

我没洗澡就把衣服换了。然后我把东西收起来，溜出大楼去拿自行车。

我想，这实在是我能忍耐的最后极限。我推着自行车，穿过学校后面的停车场。大约半个小时后，傍晚的天空乌云密布。我感觉有几滴小雨点落到了脸上。

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忍无可忍了。

我住的地方与学校仅隔两条街，但我并不想回家。我想不停地骑车，我想一直往前骑，再也不回头。

我气愤，不安，浑身发抖。主要是气愤。

我不顾雨滴的拍打，跨上车子，朝着背离我家的方向骑去。对于被我甩在身后的院落、房屋、街道，我视而不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骑得越来越快。那远离学校远离朱迪斯的感觉真好。

雨一点一点地下大了，我毫不介意。我一面蹬着车子，一面抬头观望天空。雨点划过我燥热的皮肤，凉爽宜人。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杰菲森林。这一大片森林是我们社区与另一社区的分界线。

一条窄窄的自行车道蜿蜒穿过高高的老树。冬天光秃了的老树，没有叶子相伴，显得凄惨孤独。有时候，我走这条路，只是想看看在这坡度和颠簸不平的路上我到底能骑多快。

但是天空变得昏暗，乌云也在低空盘旋。我看见空中隐约有道闪电划过枝头。

我想我还是赶快掉头往家骑。

可当我掉过头来时，发现有个人正站在我的面

前。

一个女人！

我屏住呼吸，吃惊地看着出现在树林边空旷道路上的这个不速之客。

雨下得更大了，雨点打在人行道上吧嗒吧嗒地响着。我瞟了她一眼，她看上去不太老但也不年轻了。一双像两块黑炭似的眼睛，与她苍白无光的脸对比鲜明。她浓密的黑发披散在脑后。

她的衣着是那种过时的式样。下身一条长及脚踝的黑裙，肩头披着一条鲜红厚实的羊毛披肩。

当我俩目光相遇时，她的黑眸为之一亮。

她看起来很迷茫。

我本应马上离开。

我本来应该骑上车以最快的速度远远离开她。

要是我知道……

但是我没逃走，我没有避开。

相反，我冲她笑了一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我问道。



第五章

那个女人眯起眼睛。我看得出，她正在打量着我。

我两脚着地，撑在地上保持自行车的平衡。雨点吧嗒吧嗒地打在人行道上。雨滴又大又凉。

我突然想起风雨衣上有一顶帽子，便把手伸到背后，迅速地戴上。

天空变成阴森森的茶青色。树林里光秃秃的树木在旋风中颤抖。

那个女人又走近了几步。她脸色苍白，面无人色。除了那双紧盯着我的深灰色眼睛外，她几乎像个幽灵。

“我好像迷路了。”她说。令我吃惊的是，她有着老女人的声音，颤抖而虚弱。

我在雨帽底下瞧着她。雨水缠着她浓黑的头发，流到脸上。要准确地判断她有多大年纪，有点困难。她可能在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

“这是梦特罗斯大街，”我告诉她，由于雨声，我不得不大声喊着说话，“实际上，梦特罗斯大街到这片树林就到头了。”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紧闭发白的嘴唇。“我想去麦迪逊大街，”她说，“我想我完全迷路了。”

“你离麦迪逊大街还很远，”我说，“麦迪逊大街在那条路上。”我指着那边告诉她。

她咬了一下下唇。“我通常方向感很好的。”她用颤抖的声音焦急地说道。她顺便整理了一下围在窄肩膀上的紫红色披肩。

“路对面往东走就是麦迪逊大街。”我哆嗦着说。天气很冷，我迫切希望回家，换上干衣服。

“你能带我去那儿吗？”那个妇女问道，并迅速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打了个寒战几乎叫出声来，她的手像冰一样凉。

“你能带我去那儿吗？”她把脸靠近我重复

道，“我会感激你的。”

她把手拿开了，但是我的手腕上仍残存着那种冰冷的感觉。

我为什么不逃跑呢？

我为什么没踏上车子，离开这儿呢？

“好吧，我带你去那儿。”我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微微一笑。她微笑时，一边的脸颊有个酒窝。我觉得她有几分古典美。

我跳下自行车，扶着把手，开始推着车走。那个妇女又理了理自己的披肩，在我身边走着。她走在路中间，眼睛却一直没离开我。

雨在不停地下着。我看见远处的天空又划过了一道闪电。我的风雨衣在旋风里拍打着我的腿。

“我走得太快了吗？”我问。

“不，亲爱的。我能跟上。”她微笑着回答我。她的肩上挂着一个紫色小包。她把包折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以免淋湿。

长裙底下，她穿了一双黑色靴子。我看见那双靴子边上钉了许多鞋钉。我们走路时，靴子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发出嗒嗒的响声。

“真抱歉，给你添这么多麻烦。”那个妇女又一次焦急地咬着嘴唇说道。

“不麻烦。” 我回答。我擦掉鼻子上的一滴雨水，想着这是我今天做的好事。

“我喜欢这场雨，” 她边说边抬起双手，雨点溅湿了她摊开的双手，“如果没有这场雨，用什么来冲走灾难呢？”

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低声应答着，对她所说的灾难感到十分好奇。

她的黑色长发完全湿透了，但她似乎毫不介意。她跨着坚定的步伐快速向前走。一只手边走边来回晃荡，另一只保护着那只紫色小包。

过了几条街后，自行车把突然滑出了我的手。自行车倒了下来，我试图扶起它的时候被踏板擦伤了膝盖。

好一个笨手笨脚的人！

我拉起自行车，再次开始推着走。膝盖上传来阵阵疼痛。风夹着雨吹到我脸上。

我问自己：我在这儿干什么？

这个女人走得很快，脸上露出深思熟虑的表情。“这场雨下得真大，” 她凝视着乌云说道，“亲爱的，你真好。”

“这儿离我回家的路不远。” 我礼貌地回答着，心里却想，足有八到十条街呢！

“我不知道走了这么多的错路，” 她摇着头

说，“我一直还觉得我方向没错，可是当我走到那片森林……”

“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她突然问道。

“萨曼莎，”我告诉她，“但是人人都叫我萨姆。”

“我叫克莱丽莎，”她回敬道，“我是水晶球占卜术巫师。”

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听清了她最后一句话。我疑惑了一下，但并没有太在意。

我意识到天色渐晚，爸爸妈妈可能下班回家了。即使他们没回家，我哥哥罗恩很可能已经在家。他肯定在想，这么晚了我会在哪儿呢。

一辆货车亮着灯朝我们开过来。我挡着眼睛避开强光刺激，差一点再次摔掉自行车。

那个妇女仍旧走在路中央。我往路边靠了靠，以便让她离开快车道。但她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即使强烈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仍然面不改色地向前走。

“小心！”我叫道。

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见了我的话。

货车转弯避开了她。在货车驶过她身边时，司机按响了喇叭。

我们继续走向前，她亲切地冲我微笑着。“你这样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真是太善良了。”她说。

突然路灯亮了。潮湿的街道在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灌木丛，篱笆，小草，还有那人行道——这一切都像在发光。这看起来有点虚幻。

“这就是麦迪逊大街。我们到了。”我指着路牌说道。总算到了，我暗自庆幸。

我只想和这个陌生女人道别，尽快骑车回家。

闪电划过天空，这次更近了。

回想着这恐怖的一天，我不禁叹了口气。

然后我想到了朱迪斯。

突然间，我在这一整天内所有倒霉的经历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一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

“哪面是东？”那女人问道。她颤抖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绪。

“东？”我分辨着麦迪逊大街东西向，试图把朱迪斯从脑海中清出去。然后，向她指出了东边的方向。

突然间，风变大了，夹裹着雨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握住自行车把手。

“你真善良，”她边说边围好围巾，她黑黑的眼睛紧盯着我，“你心肠太好了。大多数年轻人都

不会像你这样善良。”

“谢谢，”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我冷得直打战，“那……再见。” 我踏上自行车。

“不，等等，” 她请求道，“我想报答你。”

“啊？” 我说，“不，真的没必要。”

“我要报答你。” 那个女人坚持道。她再次抓住我的手腕，我又觉得冷得发颤。

“你如此友善，” 那个女人重复着，“对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这样友善。”

我试图挣脱她的手腕，但她出乎意外地紧抓着我。“你没有必要谢我。” 我说。

“我想报答你，” 她仍然抓着我的手腕，把脸靠近我回答道，“我会满足你三个愿望，告诉我吧！”



第六章

我想她一定疯了。

我盯着她那双漆黑的眼睛。雨水顺着头发滴到她苍白的脸颊上。即使隔着雨衣袖子，我也能感觉到她手上的冷气。

我想这个女人一定疯了。

我和一个疯婆子在倾盆大雨中走了二十分钟。

“三个愿望。” 这个女人又说了一遍。她压低了声音仿佛不想被别人听到。

“不，谢谢。我确实想回家了。” 我说。我抽出被抓住的手腕，转向自行车。

“我将满足你三个愿望，” 那个女人又说了一

遍，“你许下的任何愿望都能实现。”

她把紫色包移到面前，小心翼翼地拉出一些东西。这是个鲜红色的玻璃球，有大柚子那么大。尽管周围很黑，但它仍闪闪发亮。

“你的心肠很好，”我边说边用手擦掉坐垫上的水，“但是我现在真的没什么愿望。”

“请——让我回报你的好心，”那个女人极力要求，她用一只手举起那只闪烁的红球，她的小手和脸一样苍白，手指也非常纤细，“我的确想报答你。”

“我的……嗯……妈妈会担心的。”我来回扫视着街道说。

街道上空无一人。

如果她真是一个危险人物，周围没任何人会保护我。

她到底疯到什么程度呢？我对此感到好奇。我会有危险吗？

她能对我构成危险吗？如果我不迎合她，不许下愿望，她会生气吗？

“我没开玩笑，”那个女人说，她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我保证你的愿望会实现的。”她眯眼凝视着我，红球发出更亮的光，“许下你的第一个愿望，萨曼莎。”

我回头盯着她，努力思考着。我浑身湿透了，饥寒交迫——又有点害怕。我只想回家把身子烘干。

如果她不让我离开怎么办？

如果我不能摆脱她怎么办？如果她跟着我回家怎么办？

我再次看了看街道的前前后后，大多数房子都亮着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跑到最近的一家求救。

但是我想，也许假装和这个疯婆子合作，许个愿，会使事情更简单些。

也许她会心满意足，继续走她的路，并且让我回家。

“萨曼莎，你的愿望是什么？”她要求我回答。她的黑眼睛透着红光，就和她手中闪闪发光的球一样。

突然，她看起来很老，像个老年人，皮肤又白又松。我想我都能看见她皮肤下的骨架。

我冻僵了。

我连一个愿望都想不出。

可不久，我便脱口而出：“我的愿望是——成为篮球队里最厉害的队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猜可能是我有点

紧张，还可能是我仍然想着朱迪斯，而且今天这一切倒霉的经历是以篮球训练那场灾难而告终的。

但那就是我说出的愿望。事实上，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笨蛋。我是说，在世上所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中，有谁会挑选这么个愿望呢？

但是，那个女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她点点头，眼睛闭了一会儿。那个红球发出越来越强的光。直到我被完全包围在它发出的强烈的红光之中，然后光就慢慢消失了。

克莱丽莎再次向我道谢。她转过身，把玻璃球放回紫色包中，然后便快步走开了。

我轻轻松松地吸了口气。我很高兴她总算离开了。

我跳上自行车，掉过头来，拼命蹬着往家猛赶。

这么“完美”的一天，如此“圆满”的结局。我痛苦地想。

和一个疯婆子困在雨中。

许下的那个愿望呢？

我认为无聊透顶。

我再也不会想这件事了。



第七章

晚饭时，我发现自己还在想着那个愿望。

我不能忘记那个水晶球所发出的奇异光芒。

妈妈想让我再吃一份土豆泥，但我拒绝了。

这些土豆泥全是些罐装食品——你知道，就像土豆片或其他东西——尝起来根本不像真正的土豆泥。

“萨姆，如果你想长高长壮，就应该多吃点。”妈妈边说边把一盘土豆泥举到我的鼻子下面。

“妈妈，我不想再长高了！”我叫道，“我只有十二岁，可我比你还高！”

“不要叫。” 爸爸说。他伸手去拿青豆——罐装青豆。妈妈下班晚，所以没时间现做菜。

“我十二岁时也很高。” 妈妈体谅地说道，她把土豆递给了爸爸。

“后来你就变矮了！” 罗恩窃笑着叫道。我哥哥自以为很风趣。

“我只是说，在我那个年代我算高了。” 妈妈说。

“但在我这个年代我已经超高了，” 我抱怨道，“在哪个年代，我都超高了！”

“再过几年，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妈妈告诉我。

当她朝别处看时，我赶紧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喂庞金吃了一些青豆。庞金是我的狗，一只棕色的小杂交犬，它什么东西都吃。

“那儿还有肉丸子吗？” 爸爸问道。他知道那儿有，他只是想让妈妈站起来给他拿。

妈妈果真拿给了他。

“你的篮球训练进展如何？” 爸爸问我。

我冲他做了个鬼脸，然后两个拇指向下，做了一个失败的手势。

“她太高了，不适合打篮球。” 罗恩满嘴食物地咕哝着。

“打篮球需要毅力。” 爸爸说。

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的话总是说一半，留一半呢。

我的意思是，对此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疯婆子和我许下的愿望。“嘿，罗恩，饭后你想打篮球吗？” 我问他。我用叉子戳起盘中的青豆。

车库前有一个篮筐，马路上灯火通明，我和罗恩饭后有时到这里一对一地投一会儿篮。你知道，在做作业之前要放松一下。

罗恩朝餐厅的窗户外瞥了一眼：“雨停了吗？”

“停了，” 我告诉他，“半小时前就停了。”

“可是地面仍然很湿。” 他说。

“几个水洼不会影响你打篮球。” 我笑着对他说。

罗恩确实是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他天生是个运动员，因此他几乎没兴趣和我玩球。他宁可待在屋里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行。

“我作业多着呢。” 罗恩说，他把鼻梁上的黑边框眼镜往上推了推。

“就几分钟，” 我请求道，“就练几次投篮。”

“帮帮你妹妹，” 爸爸催促他，“你可以给她些指点。”

罗恩勉强同意了，“但只练几分钟。” 他再次瞥向窗外，“我们会被淋透的。”

“我去拿毛巾。” 我咧嘴一笑说。

“不要让庞金出去，” 妈妈说，“它会弄湿爪子，把泥都带到屋里来。”

“我真不相信，这天儿还要打球。” 罗恩抱怨着。

我知道这很无聊，但我应该看看自己的愿望是否实现了。

我能突然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吗？

我在投篮上能突然超过罗恩吗？我真能把球投进篮筐里吗？

我能在不跌倒的情况下运球吗？我能把球传对方向吗？我能接住球而不让它从我的怀里滑掉吗？

我不断地责备自己仍在想着那个愿望。

这真傻，实在是太傻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只因为一个疯婆子答应赐予我三个愿望，我就完全沉浸在一瞬间能变成迈克尔·乔丹的幻想之中。

但我仍巴不得和罗恩打篮球。

我会碰到特别意外的惊喜吗？



第八章

是的，我的确碰上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但不是惊喜。

我的投篮技术居然更差了！

前两次，我把球扔向篮筐，可是连车库门都没击中。我不得不在潮湿的草地上追着球。

罗恩放声大笑，“我看你真没白练！”他嘲弄道。

我用湿篮球往他肚子上狠狠一推。这是他应得的报复，有什么好笑的？

我真是太失望了。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的愿望不会实现，尤其

是一个徘徊在雨中的疯婆子所赐予的愿望。

但我仍禁不住对此怀有希望。

我是说，朱迪斯、安娜和球队里的其他女孩都对我那么刻薄。如果在明天和杰弗逊中学的比赛中，我能出其不意地成为队里的球星，那简直就太棒了。

球星，哈哈。

罗恩把球运到篮筐底下，轻松地掼进了一球。接着他抢了个篮板球，把球传给了我。球从我手上滑出去，向马路边滚过去。我追球时，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滑了一跤。我脸朝下倒在了一个水坑里。

好一个球星。

我的篮球打得更糟了，我告诉自己。糟得很！

他把我拉起来。我擦干净身上的泥。

“记住，这是你的主意！”他说。

我大喊一声，迅速抓起球，急冲过他，快速而又猛烈地把球运向篮筐。

我必须进球。我必须！

但是我跳起来准备投篮时，罗恩赶上了我。他一跃而起，挥手拍掉了我手中的篮球。

“哎呀！”

我发出失败的叫喊。“但愿你只有一英尺高！”我叫道。

他笑着捡球去了。

但是一股恐惧感从上到下传遍我的全身。

我刚才做了什么？我盯着漆黑一片的后院问自己，等着罗恩拿球回来。我刚刚许下了第二个愿望吗？

我不是有意的！这只是个意外。这不是我真正要许的愿望，我这样告诉自己，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刚才希望哥哥缩小到一英尺高吗？

不！不！不！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盼着他重新出现。第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我没有理由相信第二个愿望就能实现。我眯着眼看向漆黑一片的后院，“罗恩——你在哪儿？”

突然，他跑过草地，奔向我，我倒吸了一口气——一英尺高，就像我所许的愿。



第九章

我像一尊雕像一样僵在那儿，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凉。

就在那时，那个小东西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我忍不住笑了。

“庞金！”我叫道，“你怎么会出来的呢？”

我见到庞金高兴死了——真高兴这不是变小的罗恩跑出草地奔向我——我捧起小狗，紧紧地抱住它。

当然，我被它的爪子弄得浑身都是烂泥。但是我并不介意。

当庞金从我的怀抱挣脱时，我责备着自己，傻

萨姆，这也值得你害怕！克莱丽莎又没有拿着她发光的红球在这里，你关于罗恩的愿望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

你不可以再琢磨那三个愿望了，我再次告诫自己，这实在很愚蠢。你正被它们弄得头脑发昏。

“接下来干什么？它怎么会出来的？”罗恩叫道。他拿着球出现在车库的另一头。

“肯定是溜出来的。”我耸耸肩回答他。

我们又打了一会儿篮球。但天气又冷又湿，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尤其对我来说。

我连一个球也没投进。

我们最后进行了罚篮比赛。罗恩又轻而易举地赢了。我的成绩仍为零。

我们小跑回屋时，罗恩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想不想试试小孩儿玩的两面牌，”他拿我开涮，“或者五子棋？”

我难过得都要哭出来了。我一时冲动，想跟他诉说我为什么这么失望，跟他和盘托出那个怪女人和三个愿望的事。

我还没对爸爸妈妈提起过她。整个故事听起来很无聊。

但是，我想我哥哥可能会觉得有趣。“我得告诉你今天下午的事情，”我说，我们把湿球鞋脱在

厨房里，“你肯定不会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

“过会儿再说，”他答道，他脱下湿袜子，把它们折起来塞入运动鞋中，“我得去做作业了。”

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也开始往我的房间走。这时，电话铃却响了。响了一下我就接了。

是轲利来的电话。他问我放学后的篮球训练进展如何。

“棒极了，”我自嘲地对他说，“简直太棒了。我表现出色得让她们恨不得取消我的号码。”

“你还没有号码呢。”轲利提醒我。

什么朋友啊!

第二天下午，朱迪斯在餐厅里又试图绊倒我，但这次，我躲过了她伸过来的脚。

我走过朱迪斯的饭桌，发现轲利躲在废纸篓边的角落里。他的午餐袋已经打开了，满脸的不高兴。

“不会又是烤奶酪吧？”我问他。我把棕色的午餐纸袋放在桌子上，从他那边抽出一张椅子。

“又是烤奶酪，”他低声回答，“看看，我觉得这连美国奶酪都不是。我想我爸爸在悄悄地拿劣质干酪搪塞我。”

我打开牛奶巧克力纸盒，然后把椅子拉近了一点。在餐厅的另一边，几个男生正在放声大笑。他们把一个红发“山妖”布偶扔来扔去。“山妖”布偶掉到了某人的汤碗里，桌子那边爆出了一阵欢呼声。

我拿起三明治时，看见有个影子映在我的桌子上。我意识到有人站在我身旁。

“朱迪斯！”我扭头叫道。

她低头嘲讽地对我笑着。她穿着一件白绿相间的校服，一条深绿色的灯心绒裤子。“放学后你参加比赛吗？”她冷冷地问道。

我放下三明治：“当然参加喽。”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问。

“完蛋了，”她皱着眉头回答，“那就是说我们没有赢的希望了。”

朱迪斯的死党安娜突然出现在她身边。“难道你就不能请个病假或什么的？”她问我。

“嘿，别惹萨姆！”轲利愤怒地叫道。

“我们真的想打败杰弗逊队。”安娜说，根本没理轲利的碴儿。她抹着深红色的唇膏。安娜抹的唇膏比其他所有七年级的女生总共抹的还多。

“我会竭尽全力。”我咬牙切齿地回答。

她们俩都笑了，就好像我在开玩笑。然后她们

摇着头走开了。

要是我那愚蠢的愿望能实现就好了！我冥思苦想。

但是我知道那当然不可能。

我估计，在比赛中我将会碰上更尴尬、更丢脸的事。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会出现什么意外。



第十章

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不可思议。

杰弗逊队大多数都是六年级学生。她们都非常小巧，但训练有素，对自己各自的位置了如指掌。她们精力充沛，并有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当她们小跑到球场中央争球时，我的腹部不规则地跳动着，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千磅重。

我确实很怕这场比赛。我知道，我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知道，朱迪斯和安娜肯定会给我颜色瞧的。她们会让大家都知道我如何把比赛搞得一团糟，我怎样导致了我们队的败局。

因此，从比赛一开始我就紧张得浑身发抖。在

争球时，那球正巧掷向我，我迅速抓起球——开始向对方的篮筐运球。

幸运的是，还没容我为杰弗逊队投进一球，安娜就及时揪着我转过了方向。我听见双方球员都在开怀大笑。我向边线瞥了一眼，双方教练——艾伦和杰弗逊队的教练——也在笑。

我觉得自己的脸红得发烧。我想马上停止打球，找个地洞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但是——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球还仍拿在我手里。

我试图把球传给朱迪斯。但我传得太低了，杰弗逊队的一个女孩断走了球，并开始运球进攻。

比赛才开始十秒钟，我已经失误两次！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这只是一场比赛，但无济于事。每次听见别人笑，我就认为他们在笑我，因为比赛开始时我就跑错了方向。

当我第一次抬头看分数时，杰弗逊队以 6:0 领先。

球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突然飞向我。我正要接球，它却滑出了我的掌心。我的一个队友接住球，运了一会儿，然后就回传给我。

我完成了第一次投篮。球打在篮板上——对我来说这已是一大进步——但是仍没沾着篮筐的边。

杰弗逊队抢到篮板球。几秒钟后，比分变为 8:0。

我比平时打得更差劲，我抱怨着。我能看见朱迪斯在球场的另一边瞪着我。

我倒退到远离篮筐的位置，待在角落里。我决定尽量不投篮。那样我不至于太尴尬。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大约五分钟，事情变得有点古怪。

杰弗逊队以 12:2 领先。

朱迪斯把球扔向我们半场。她本打算传给安娜，但朱迪斯力量不足。球弹到杰弗逊队的一个金发矮个子队员身上。

我看见朱迪斯打着哈欠追那个女孩。

几秒钟后，球脱出了那个女孩的手，弹到球场中央。安娜有气无力地接住球，但她似乎跑得很慢。那个杰弗逊队的金发队员又从她那里把球抢走了。

汗珠沿着安娜的前额流了下来。她吃力地喘着粗气，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女孩。我不得不停下来，与她怒目相视。安娜看起来筋疲力尽——我们才打了五分钟呀。

由于我们的队员只是站在场上看，杰弗逊队的队员从容地一路运球和相互传球。

“我们快过去，野马队员们！”朱迪斯叫道。

她想为每个队员鼓劲，但当她去发界外球时，我又看见她在打哈欠。

“姑娘们快点！加油！加油！”艾伦拢起手掌围着嘴，在场边大喊，“跑起来，朱迪斯，不要走。大家精神着点儿，振作起来！”

朱迪斯又软绵绵地传了一下球。球从一个杰弗逊队员的身上弹开。我拿起球，全速运球。

就在三秒区外，我急停转身，想找一个队友，把球传给她。

但是令我惊奇的是，队友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她们正疲惫不堪地、慢吞吞地走向我。

就在杰弗逊队员包围我并想把球抢走时，我投了篮。球打在篮筐的边缘——正好弹回到我手中。于是我再次投篮，但球还是没进。

朱迪斯慢慢吞吞地抬手抢篮板。但是球正好弹过她的双手。她惊讶地皱起眉头，但是并没有跑去追球。

我接住球，再次运球进攻，还差点被球绊倒——然后投篮。

出乎我意料的是，球打在篮筐顶端，停在了篮圈上，然后掉入篮筐。

“回防，萨姆！”我听见艾伦在场外叫喊着。

我的队友们发出一阵微弱的喝彩声。我看见她

们打着哈欠，慢跑着跟在杰弗逊队员的身后，好像有点心不在焉。

“加油！加油！”艾伦给大家鼓着劲。

但是她的话似乎也于事无补。朱迪斯摔了一跤，她跪倒在地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可她并没有站起来。

安娜在大声地打着哈欠。她走向篮球，而不是跑过去。

另外两个野马队的队友也好像在漫无目的地跑动着，被动地防守着。

杰弗逊队得分易如反掌。

朱迪斯仍然半闭着眼跪在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对此感到不解。

一声长长的刺耳的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艾伦叫了暂停。

“野马队——赶快集合！”她一边叫，一边示意我们围在她周围。

我快步走向艾伦。当我转过身，看见朱迪斯，安娜和其他几个女孩都在打着哈欠，费劲地拖着身子，吃力地从那边慢慢走过来。

艾伦叫大家快集合，我却看到她们力不从心、倦意沉重地慢慢向她挪动。此时，我才惊讶地意识到我的愿望实现了。



第十一章

我们一回到边线，艾伦就问："姑娘们，怎么啦？"她扫了大家一眼，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

安娜垂着肩膀，疲倦地倒在地上。她看起来好像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朱迪斯把肩靠在体育馆的瓷砖墙上，她吃力地喘着粗气。成串的汗珠沿着她苍白的前额滚下来。

"打起精神，"艾伦拍着手鼓励我们，"我以为，你们早就为这场比赛憋足劲儿了。"

"这儿一点空气也没有。"一个队员抱怨着。

"我觉得很累。"另一个打着哈欠说。

"我们可能生病了。"安娜躺在地上提醒我

们。

“你也感到不舒服吗？” 艾伦问我。

“没有，” 我告诉她，“我觉得还好。”

朱迪斯在我身后精疲力竭地呻吟着，她费劲儿地离开了她靠着的墙。

这时，裁判吹响了哨子。他是一个高中生，身穿一件黑白条纹T恤衫。那件五号大的T恤衫穿在他身上显得特别大。裁判示意我们回到比赛场地。

“我真不明白，” 艾伦摇头叹息，她拉安娜站起来，“我搞不懂。我真搞不懂。”

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真不敢相信，那个疯婆子真有魔力。她令我梦想成真。

只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生。

我清楚地记着自己的话，我希望成为球队里最厉害的球员。但我想的是让她把我变成强壮、优秀的球员。

而她却把其他队员变弱了！

我还是过去那个笨手笨脚的队员，还是不能很好地运球、传球、投篮。

但是，我是这个球队中最强的队员！

我怎么会这么蠢呢？我一边小跑着回到球场一

边怒责自己。真是事与愿违。

我回到了球场中央。我转过身，看见朱迪斯、安娜还有其他人正在场地上吃力地走着。她们走路时垂着肩，拖沓着腿。

我不否认我有点高兴。

我是说，我感觉不错，可她们看起来是那么虚弱可怜。

我告诉自己，这是朱迪斯和安娜应得的报应。当她们萎靡不振地回到各自的位置时，我尽量不露出笑意，可我还是微微笑了一下。

裁判吹响了哨子，他让我们重新争球。朱迪斯和杰弗逊队的一个队员面对面站在球场中央。

裁判扔出球。杰弗逊队员跳得高高的。朱迪斯的确尽了力，我看见她的脸都扭曲了。

但她的脚几乎没离地。

那个杰弗逊队员把球传给她的一个同伴，她们运球直冲篮下。

我全速追赶她们，但其他队员都只能走过来。

杰弗逊队毫不费力地上篮得分。

“加油，朱迪斯——我们能赶上她们！”我拍着手欢快地叫道。

朱迪斯呆呆地瞪着我。她的绿眸看起来空洞无神，有点像被洗掉了颜色。

“加油！加油！野马队，赶快！”我精力充沛地高呼着。

我真的很喜欢说一些她们不爱听的话。

朱迪斯有气无力地把球扔回我们场地。我捡起球，一路奔向篮筐。

我在篮下准备投篮时，一个杰弗逊队员在背后推了我一把。

罚球两次。

队友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吞吞地走过来排好队。

当然，两个球我都没罚进。

但我不在乎这些。

“加油，野马队！”我精力充沛地拍手叫道，“回防！回防！”

我突然变成了一个运动员兼拉拉队队长。成为球队里最优秀的球员，这感觉太美妙了。

看着朱迪斯和安娜无精打采的样子，看着她们像败下阵来的落水狗一样拖沓着疲倦的身子来来回回地在球场挪动的样子，真让人感到好笑。这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以二十四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朱迪斯、安娜和其他几个女孩都很庆幸比赛总算结束了。我面带笑容，疾步走向更衣室去换衣

服。

等到队友们拖拖拉拉地走进更衣室时，我几乎换好了衣服。朱迪斯走到我面前，倚靠在我的柜子上。她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你怎么会这么精力充沛？”她质问我。我耸耸肩。

“我不知道，”我告诉她，“我觉得很正常，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汗珠沿着朱迪斯的前额流下来。她的头发零乱潮湿地贴在额头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打着哈欠问我，“我真的想不通。”

“你可能感冒了或者生什么病了。”我说。我尽量掩饰着心中的那股高兴劲儿。

这真是太好了！

“哎，我好累。”安娜呻吟着出现在朱迪斯的背后。

“我敢肯定明天你们都会好起来。”我大声说。

“今天的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朱迪斯虚弱地嘟哝着。她想狠狠地瞪我，但是她感到眼睛很疲劳，集中不了注意力。

“明天见！”我高兴地说着，拿起东西走了出

去，“希望你们明天会好一些。”

我驻足在更衣室门外。

我保证，她们明天会好一些。明天，她们会恢复正常。

她们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吧？

是吗？

可第二天的噩耗给了我当头一击。



第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朱迪斯和安娜都没来上学。

当我走向前排自己的坐位时，我惊愕地发现她们的坐位都空着。我不停地回头查找，但是直到上课铃响了她们都没进来。

缺席，都缺席。

我不知道另外几个队友是否也没来上课。

我浑身打了个寒战。

她们仍然很虚弱，很疲倦吗？虚弱、疲倦得不能来上学吗？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她们永远无法恢复正常怎么办？要是魔法永远解除不掉怎

么办？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如果朱迪斯、安娜和队里其他女孩越来越虚弱怎么办，如果她们虚弱得死去怎么办——而且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

我感到浑身发冷，内心也极为震惊。我这一生从没感到这么内疚，这么强烈的内疚感。

我努力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事，但是我不能自已。

我不能不去想她们会死于我漫不经心许下的愿。

我将成为一个杀人犯，我不寒而栗地警告自己，一个杀人凶手。

这时，莎伦——我们的老师，来到了我面前，口里在讲着什么，至于她在讲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我如坐针毡，不时扭头张望，张望着后面的两个空坐位。

朱迪斯和安娜，我对你们做了些什么？

中午，我把整件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轲利。

当然，他感到我非常好笑。他嘴里含了一大口烤奶酪，笑得差点被噎住。

“你相信有复活节兔子？”

但是我没心情开玩笑，我真的很不安。我低头看着未吃完的午餐，毫无食欲。

“轲利，你认真些，”我恳求道，“我明白这听起来很无聊——”

“你说的是真的吗？”他盯着我的脸说，“萨姆，我以为你在开玩笑。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小说、故事或者别的什么。”

我摇摇头。“听着，轲利——如果你看了昨天的篮球比赛，你就不会认为我在开玩笑，”我倚靠着桌子边低声说，“她们就像梦游一样无精打采地四处走动，”我告诉他，“真恐怖。”

我难过极了，肩膀开始不停地颤抖。我捂住眼睛，尽量不使自己哭出来。

“好吧——让我们想想。”轲利轻轻地说。他脸上那丝滑稽诡秘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蹙眉深思。他终于认真看待这件事了。

“我考虑了一上午，”我强忍住眼泪告诉他，“轲利，如果我是凶手怎么办？如果她们真死了怎么办？”

“萨姆，听着，”他仍皱着眉头，他的深棕色眼睛一直没离开我，“朱迪斯和安娜可能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可能只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她们可能很健康。”

“不会的。” 我沮丧地说。

“哦，我知道了！” 轲利喜形于色，“我们可以去问奥德丽。”

“奥德丽？” 奥德丽是校医。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轲利在想什么。我终于弄明白了。

他说对了。

每当你不上学，你的家长必须在早上打电话给奥德丽，告诉她原因。奥德丽最有可能告诉我们朱迪斯和安娜今天没来上学的原因。

我兴奋地跳起来，差点撞倒了椅子。“好主意，轲利！” 我大叫道。我穿过餐厅跑向大门。

“等等！我和你一块去！” 轲利边追赶我边叫喊道。

我们把坚实的地板踩得噔噔直响，沿着长廊跑向校医办公室。我们看见奥德丽正在锁门。

她个子不高，体态丰腴，一头灰白头发。她的头顶上盘了个圆发髻。我猜她大约四十岁。她经常穿着宽大的牛仔裤和宽松的外套，从不穿制服。

“午餐时间，” 看见我们在她身边停下来，她便说道，“今天餐厅有什么？我快饿死了。”

“奥德丽，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朱迪斯和安娜今天没来上课吗？”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她，没答理她的问题。

“啊？”

我说得这么快，这么激动，我觉得她没明白我的意思。

“朱迪斯·贝尔伍德和安娜·福洛斯特？”我重复一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今天她们为什么没来上学？”

我看见奥德丽灰白色的眼睛闪过一丝惊奇，然后她低下眼睛。

“朱迪斯和安娜，她们去了……”她难过地说。



第十三章

我盯着她，吓得嘴巴张得老大，好像下巴掉了环儿，“她们去了？”

“她们至少要休息一星期。”奥德丽说。她弯下腰锁办公室的门。

“她们——什么？”我尖叫起来。

她无法把钥匙从锁里拔出来。“她们已经看过医生了，”她又说了一遍，“她们的妈妈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她们病得很严重。两个女孩都感冒了或是得了其他什么病。她们很虚弱，虚弱得不能来上学了。”

我松了口气。奥德丽一门心思扑在门锁上，我

很高兴她没看见我脸上恐怖的表情。

奥德丽沿着走廊匆匆离去。她一走远，我就瘫靠在了墙上。“至少她们还没死，”我呻吟着说，“她快把我吓死了！”

轲利摇摇头，“奥德丽也吓了我一跳，”他不否认，“听见了吗？朱迪斯和安娜只是感冒了。我敢肯定医生们——”

“她们没有感冒，”我强调说，“她们是因为我许的愿才会这么病不禁风。”

“过一会儿给她们打个电话，”他建议道，“她们可能已经好多了。”

“我等不及了，”我答道，声音颤抖，“我必须做点什么，轲利。我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她们变得越来越虚弱。否则她们会死的！”

“冷静点，萨姆——”

我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几个同学走向他们的柜子经过我们身边时，有人叫了我一声，但我没理他。

“我们该去上课了，”轲利说，“我想肯定是你在胡思乱想，萨姆。如果你等到明天——”

“她说过我有三个愿望！”我大叫道，轲利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才许了一个愿望。”

“萨姆——” 轲利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我必须找到她！” 我决定了，“我必须找到那个稀奇古怪的女人。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可以许愿取消第一个愿望。她答应我有三个愿望。因此我的第二个愿望是取消第一个愿望！”

这个念头令我稍稍心平气和些。

然而，轲利只提出了一个问题便又使我沮丧不已：

“萨姆，你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第十四章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着轲利的问题。我几乎没听进任何人对我说的话。

放学前，我们有个词汇测验。我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单词。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丽莎——我们的老师，在点我的名。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是直到她叫了五六遍，我才回过神来。

“萨曼莎，你怎么了？”她靠向我说。我知道她正纳闷我怎么还没开始做题。

“我有点不舒服，”我静静地回答，“过一会儿就好了。”

一找到那个怪婆娘并让她取消魔法，我就会好起来！

但是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她呢？我不知道。哪儿呢？

放学后，我去体育馆参加篮球训练。可球队里的其他队员都不在，因此训练取消了。

因为我而取消了训练……

我踉踉跄跄地走上二楼，从小柜子里取出外套。就在我砰的一声关柜门的一刹那，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那片森林。杰菲森林。

就是我遇见克莱丽莎的地方。

我敢肯定我还会在那儿找到她。

我觉得那里可能是她的秘密住所。

她可能会在那儿等我。

她当然会的！我自己鼓励着自己。这么顺理成章的事儿，我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想到呢。

我低声哼唱着跑向大门。走廊里几乎没有人影。

忽然，我看见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我停住了脚步："妈妈！"

"嘿，萨姆。"即使我站在她面前，她还向我挥手。

她的金色短发上压了顶红白相间的羊毛帽。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滑雪衫——她经常穿的那件。

她已经好几年没滑雪了，但她喜欢打扮得像个滑雪游民。

“妈妈——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叫道。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话听起来很不友善。我迫切地想骑车去杰菲森林，不需要她在这儿。

“你没有忘记和斯通医生的预约吧？”她挥着手中的车钥匙说。

“那个矫正牙的医生？今天吗？”我叫着，“我去不了。”

“你必须去，”她抓着我的袖子，厉声说道，“你知道预约斯通医生有多难吗？”

“可我不想戴牙套！”我大叫道。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刺耳，有点孩子气。

“你也许用不着牙套，”妈妈一边说，一边拉着我走向门口，“或许你只用矫正器就行了。看斯通医生怎么说。”

“但是，妈妈——我——我——”我绞尽脑汁找借口，“我的自行车还在这儿，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不顾一切地叫道。

“赶快去拿自行车，把它放在后车厢里就行了。”她不假思索地命令道。

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和她一起去看牙医。我唉声叹气，推开门，急匆匆绕过她走向车库。

我得知我至少得戴六个月的牙套，预约到下星期，斯通医生将为我戴上。

我本以为我会为此坐立不安。但我的脑海中全是朱迪斯、安娜还有其他几个女孩的身影，我很难再考虑牙套的事。

我满脑子都是她们一点点被消耗的样子，眼看着越来越瘦，越来越弱，脑海里不断闪过这种可怕的画面：我在体育馆里来回运球，速度越来越快。而朱迪斯、安娜和其他几个女孩平躺在露天坐台上。她们很想看球，但是她们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傍晚时分，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打电话给朱迪斯询问她情况如何。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给朱迪斯打电话。

贝尔伍德夫人接了电话。从她的声音判断，她很累，也很紧张。“你是谁？”她问。

我有一股挂断电话的冲动，但我还是告诉她：“我叫萨曼莎·伯德。我是朱迪斯学校里的一个朋友。”

好一个朋友。

“我想朱迪斯恐怕不能来接电话。”她回答。

“医生怎么说？” 我问她。

“我去问问朱迪斯愿不愿意接电话。” 贝尔伍德夫人打断我。我听见电话里传来朱迪斯的弟弟的高呼声，以及电视里的卡通音乐。“别聊太久。” 她说。

“你好!” 朱迪斯回答我说，声细若蚊。

“哦，你好，朱迪斯。我是萨姆。” 我说，努力使自己不那么紧张。

“萨姆？” 她的声音仍很微弱，几乎像耳语。

“萨姆·伯德，”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是想问问你的近况如何？”

“萨姆，你诅咒我们了，是吗？” 朱迪斯问。

我目瞪口呆。她怎么知道的呢？



第十五章

“朱迪斯，你在说什么？”我慌了。

“除了你，所有的女生都病了，”朱迪斯答道，“安娜病了，阿莱娜也病了，克里斯塔也病了。”

“的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争辩着。

“所以我觉得是你在诅咒我们。”朱迪斯打断了我的话。

她是在开玩笑吗？我不知道。

“我只是希望你感觉好些了。”我嘟哝着，感觉很狼狈。我听见贝尔伍德太太的声音，朱迪斯该挂电话了。

于是我道了“再见”，挂断了电话。我真庆幸这只是一次简短的通话，但我不知道朱迪斯是否真的认为我在诅咒她们，还是她只是在跟我开玩笑。

她的声音确实很弱，她听起来疲惫不堪，毫无生气。

我觉得很恼火，她居然在指责我，无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朱迪斯，即使我是好意打电话问候她，她也总是想着法子让我生气。

但我也觉得很内疚，无论朱迪斯是否猜到了，我的确诅咒过她和别的女生。

所以现在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解除这个咒语。

第二天早上，班上仍有两个空位子，朱迪斯和安娜都没来。

吃午饭时，我问轲利是否愿意在放学后和我一块儿去找那个怪婆娘。

“没门儿！”他叫着，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她会把我变成一只青蛙或者别的什么！”

“轲利！你就不能正经点吗？”我尖叫着，好几个孩子都转过头来看我。

“叫我去，没门儿。”轲利嘟囔着，他那张脸在奥兰多魔术队队帽下涨得通红。

“好，对不起，”我对他说，“我都要崩溃

了，你知道吗？”

他仍然不愿意陪我去。他编了一个蹩脚的理由，说是要去帮他妈妈打扫地下室。谁会在这大冬天打扫地下室？

轲利假装不相信我关于那个怪婆娘和三个愿望的故事，但我觉得他也许是有点害怕。

我也害怕，害怕找不着她。

一放学，我就跳上自行车，开始向杰菲森林骑去。

今天是个阴天，刮着大风，大片大片的乌云在天上飞快地滚动着，可能要下雨了，或者要下雪了。

这和我碰见克莱丽莎的那天很像，我想。不知怎么，这倒让我更有信心了。

路上，我班上的一些同学向我挥手，大声打招呼。我身子前倾，握住车把上的变速器，加快了速度，我骑着车子很快超过了他们。

不一会儿，我沿着蒙特罗斯大道拐了一个弯，离开了路两旁的房子，那片光秃秃的树林子就出现在眼前。

这些高高的树像一堵暗黑的墙，比那铅灰色的天空还要阴沉，还要黑。

“她肯定在这儿，肯定在这儿！”我随着脚蹬

的节奏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肯定在这儿，肯定在这儿。

我看到她蜷缩在路边，我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她在等着我。

“喂！”我大声喊道，“喂，是我！”

她为什么不回答我？



第十六章

我骑近了些，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看见她转了个身，背对着我。

她换了衣服，戴着一顶紫色的羊毛贝雷帽，穿着一件长得快到脚踝的黑大衣。

在她身后几英尺远的地方，我来了个急刹车，车轮在石子路上滑着。“我要再许一个愿！”我气喘吁吁地喊。

她转过脸来，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看见一张雀斑累累的脸，她看起来很年轻，留着金色短发，鬈鬈的。

“我很抱歉，你刚才说什么？”她眯缝着眼睛

看着我，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我……真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着，觉着自己脸在发烧，“我——我以为你是另一个人。”

这不是同一个女人。

我觉得尴尬不堪，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在她身后，我看见两个金发孩子正把一个飞碟扔来扔去，“汤米，别那么使劲扔，你姐姐接不住的！”

“你刚才说什么许愿？你迷路了吗？”她又转向我问道，很关切地看着我。

我知道我脸还红着，但我控制不了。“没有，我以为你是……”我答道。

“汤米，你自己去捡！”她对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喊道，那大概是她的小儿子。这两个孩子开始大声争吵起来，她赶紧过去劝。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说了声“再见”，就把自行车掉了个头，飞快地往家里骑去。

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了这样的傻话，我觉得尴尬之极，但最主要的还是失望。

我真的很希望那个怪婆娘在那里。

她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我问自己。我记得曾经告诉过她去麦迪逊大街的路。也许，我暗自想，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会在那里遇见她。

那儿确实很远，但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掉转车头，骑向麦迪逊大街。起风了，我的脸被风刮得又冷又疼。我逆风而骑，凛冽的寒风刺得我眼睛流泪。

泪眼模糊中，我还是没看见我期望着的那个等着我出现的女人在麦迪逊大街游荡。两条长满癞疮的棕色杂交犬并排小跑着穿过马路，它们勾着头，顶着风跑。这是我在这条大街上能看见的惟一的活物了。

我慢慢地骑了几个来回，眼睛在周围凌乱不堪的旧房子中间搜寻着。

完全是浪费时间。

我几乎冻僵了，耳朵和鼻子冻得发疼，眼睛流着泪，冰冷的泪水不断地顺着脸颊滑下来。

“算了，萨姆。” 我大声地劝自己。

天黑了，乌云低低地压在那些瑟瑟发抖的树梢上。

痛苦和失落感催促我掉头往家骑去。我拼命地蹬着车，沿着街心骑，竭力让车子在狂风中保持前行。

看到朱迪斯家的房子时，我停住了脚步。这是一幢农场式的红木房子，既长又矮，房前一块宽阔

的斜草坪把它和街道隔开了。

也许我该停一下，去看看朱迪斯怎么样了，我想。

我也可以进去暖和暖和。我抬起一只手摸摸鼻子，完全麻木了。

我浑身哆嗦着骑上汽车道，把车扔在地上。然后，为了让我那可怜的鼻子有点感觉，我跑上前去，按响了门铃。

见到我这位不速之客，贝尔伍德太太看起来非常惊讶，我说明了身份，告诉她我刚刚骑车经过。“朱迪斯怎么样了？”我打着颤问道。

“还是老样子。”她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她有着朱迪斯那样的绿眼睛，只是头发差不多全白了。

她领着我进了门廊，这儿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屋子里飘着一股烤鸭的香味，我顿时觉得饿了。

“朱迪斯，有人来看你了！”贝尔伍德太太对着楼梯口扬声叫道。

我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上去吧，”朱迪斯的妈妈说着，一只手轻轻地按在我的肩上，“你看起来很冷。”她摇摇头，又添了一句：“小心点，亲爱的，你不想也得病吧。”

我爬上楼梯，发现朱迪斯的房间在大厅的尽头。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透过门缝往里偷看了一眼。房间里灯光微弱，我能看见朱迪斯躺在床上，脑袋底下枕着好几个枕头。杂志和书，还有一些笔记本全扔在床上，可是朱迪斯并没有在看书，她只是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前方。

“大笨鸟？”她看见我站在门口，便叫道。

我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走进了房间。“你怎么样了？”我轻声地问。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冷冷地问道，声音沙哑。

“我骑车经过这里，就……”我停住了脚步，站在门口，结结巴巴地说着，被她的怒气吓了一大跳。

“骑车？这么冷的天？”她费劲地支撑着自己坐起来。她倚着靠背，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瞪着我。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我嘟哝着。

“你干吗不飞走，大笨鸟？”她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

“什么？”

“你就是个巫婆——你敢说不是？”她骂道。

我真不敢相信，她居然会如此出言不逊，真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是在开玩笑。

我看得清清楚楚她是认真的！

“你诅咒了我们，我知道！”

“朱迪斯，请不要……”我叫着，“你在说些什么呀？”

“去年的社会课上我们学过关于巫婆的东西，”她嗓音嘶哑，“我们学过咒语之类的东西。”

“你疯了！”我争辩着。

“你嫉妒我，萨姆，嫉妒我和安娜，还有别的女孩子。”

“所以？”我气坏了。

“所以，队里所有的女生都突如其来地觉得虚弱，病倒了，只有你，萨姆，你没事，是吗？”

“朱迪斯，听我说——”我恳切地说。

“你是个巫婆！”她尖叫着，声嘶力竭，开始咳嗽起来了。

“朱迪斯，你说起话来就像一个疯子，”我辩解道，“我不是巫婆，我怎么会是巫婆呢？你病了，我很难过，真的，我真的很难过，但……”

“你是个巫婆，你是个巫婆，”朱迪斯重复着，仿佛呓语，她的声音尖细而刺耳，“我已经告诉了所有的女孩子，她们都觉得你是巫婆！巫婆！”

我怒不可遏，我觉得快要气炸了，我的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头上青筋直跳。

朱迪斯已经和其他女孩子说过了，说我是个巫婆，她怎么能做出这种蠢事来？

“巫婆！你是个巫婆！”她不断地重复着。

我深感不安，完全丧失了理智。“朱迪斯——”我尖声叫着，“如果不是你这样对我，我也不会对你做出这种事来！”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糟糕透顶的错误。

我等于承认了是我害她得病的。

我是脱口而出，承认了自己是个巫婆！

可是我正在气头上，并不在乎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早知道了！”朱迪斯声音嘶哑地咆哮着，她指着我，绿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怎么啦？你们在吵什么？”朱迪斯的母亲出现在房门口，目光在我和朱迪斯身上游移着。

“她是个巫婆！巫婆！”朱迪斯尖叫着。

“朱迪斯——你在说些什么？住口！”贝尔伍德太太叫着跑到床边。她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想朱迪斯有点神志不清，她——她居然说出这种疯话，请不要介意，她——”

“她是个巫婆！她自己承认的！她是个巫

婆！”朱迪斯还在叫。

“朱迪斯——请别这样，别这样，你得安静下来，你得省着点力气，安心养病。”贝尔伍德太太恳求道。

我冲出房间，跑下楼梯，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所房子。

“巫婆！巫婆！”朱迪斯沙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萦绕在我耳际，久久不散。

我觉得很气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脸面扫地，觉得自己都快要爆炸了。“我希望朱迪斯消失！”我狂叫着，“我真的希望！”

“非常好，这将是你的第二个愿望。”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我转过身，看到那个怪婆娘站在朱迪斯家的房子旁边，她长长的黑发在狂风中飘舞着。她手里高高地举着那个发着微光的红色水晶球，眼睛也像那红球一样熠熠闪光。

“我将取消你的第一个愿望，”她的声音颤抖，是那种老妇人的声音，“我还将实现你的第二个愿望。”



第十七章

“不！等一等！”我喊道。

这女人笑着，拉上她的头巾。

“等等，我不想这样！”我喊着朝她跑去，“我并不知道你在这里！等等！哎哟！”

我的脚碰到路上一块松动的石头，被绊倒了，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疼痛传遍了全身。

等我抬起头来，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晚饭后，罗恩答应和我一起在后院打篮球，但是天气太冷，而且风力太大，雪花已经开始轻轻地飘落下来。

我们只好在地下室里打乒乓球。

在地下室里打乒乓球总是不好打，首先，天花板太低，球总是打到天花板上又反弹到别的地方去，还有，庞金有个坏毛病，老爱追着球跑，把球咬破。

乒乓球是我惟一擅长的运动。我发球发得很刁，我的扣杀也总让对手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力还手。我常常把罗恩打成二比零。

但今晚他却看出我心不在焉。

“怎么啦？”在我们俩把球轻轻地挑来挑去的当儿，他问道。他那黑框眼镜的后面一双黑眼睛正盯着我。

我决定把关于克莱丽莎的一切告诉他，包括她的红色水晶球和三个愿望。我有种要找人倾诉的冲动。

“几天前，我帮了她，”我脱口而出，“她答应我实现三个愿望，我许了一个愿，可现在我们篮球队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快要死了。”

罗恩把他的球拍扔在桌上，嘴张得大大的。“多么令人叹服的巧合呀！”他叹道。

“嗯？”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如坠五里雾中。

“昨天我遇见了我的仙女教母，”罗恩解释道，“她答应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还打算送我一辆纯金的莫西兹轿车，别墅后花园里还有一个游泳池！”

他大笑起来，自以为很风趣。

“唉！”我呻吟了一声，愤怒而又沮丧。我把球拍朝他一扔，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把门砰的一声关在身后，开始来来回回地踱步，手臂紧紧地交叉在胸前。

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冷静，压力太大，于己不利。但是事实上，这也无济于事，只会让自己更加紧张。我想该找点事做做，将脑子添满了，把朱迪斯、克莱丽莎和我偶然许下的那个愿都赶出脑海。

我的第二个愿望。

“这不公平！”我大声叫着，仍在不停地走。

毕竟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许第二个愿。那怪婆娘骗了我，她无处不在——她耍了我！

我在镜子前面停了下来，弄着我的头发。我有着非常亮丽的金色头发，它是那么漂亮，以至于我想再打扮打扮都无从下手。我老是在右边脑袋上扎一根马尾辫。我在《豆蔻年华》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发型，有个模特梳的就是这种发型，她的模样有点像我。

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双手别闲着，我决定在头发上弄点儿什么花样儿。我打量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想把头发全往后梳，可又在中间分了一条发线，让两边的头发散落下来，遮住眼睛。真难看。

这样做也没有用，我压根儿没法不去想朱迪斯。我又把头发束成原来的马尾辫，然后梳了一会儿头，又叹着气，扔下梳子，重新开始踱步。

当然，我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愿望会实现吗？

我会让朱迪斯消失吗？

虽然我很讨厌朱迪斯，但我当然也不想背上让她永远消失的罪名。

我大声地叹了口气，往床上一躺。我该做些什么？我问自己。我得知道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

我决定往朱迪斯家打电话。我不能和她说话，只打个电话到她家，看她还在不在。

我甚至不能让她们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我在学校的通讯录里找着了朱迪斯家的电话号码。我记不住这号码，因为只打过一次。

我双手颤抖着去拿桌上的电话，拨了她家的电话号码。

我试了三次，总是拨错了。

我真的很怕，觉得胃都紧张得抽搐起来了，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电话铃响了一声。

两声。

三声。

她消失了吗？



第十八章

四声。

还是没有人接电话。

“她消失了！”我大声嚷嚷着，一股寒流从我脊背上蹿过。

第五声快要响起的时候，我听见喀哒一声，有人拿起了听筒。

“喂？”

是朱迪斯！

“喂？谁呀？”她问。

我啪的一声扣下听筒。

我的心狂跳着，手冰冰凉，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朱迪斯还在那儿，她的的确确还在那儿，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而且，我听到她的声音恢复正常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既不沙哑也不虚弱，还像以前那样怒气冲冲。

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从床上弹起来，又开始来回踱着，想要把这一切弄明白。

当然我不可能弄明白。

我只知道我的第二个愿望没有实现。

我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便上了床，很快就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很沉，也没有做梦。

我睁开了一只眼，接着另一只也睁开了。早晨淡淡的阳光从卧室的窗口透了进来。我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推开被子准备坐起来。

我的视线落在桌上的闹钟上，我倒吸了一口气。

快八点十分了。

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次，没错，是快八点十分了。

“啊！”我叫了起来，努力驱走睡意。每天早上七点，妈妈都会叫醒我，这样我才能八点半赶到学校。

怎么回事？

我赶不上时间了。

“嘿！妈妈！”我喊道，“妈妈！”我想跳出被窝，两条长腿却缠在被子里头，差一点摔倒了。

今天真有个好开头——典型的萨曼莎式的呆瓜动作！

“嘿！妈妈！”我冲着卧室外面大叫，“怎么回事？我迟到了！”

我没听见妈妈的回答，只好脱了睡衣，飞快地在衣柜里头找衣服穿。今天是星期五，该洗衣服了，所以我在一堆衣服的最底下找。

“嘿！妈妈！罗恩！有人在吗？”

爸爸每天早上七点钟就离家上班，我常常听见他走动的声音，可今天早上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套上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浅绿色的毛衣。我一边梳头，一边看着镜子里自己睡眼惺忪的模样。

“有人在吗？”我喊着，“怎么今天没人叫我——今天不放假，是吧？”

我拖着马登斯运动鞋走着，一边竖起耳朵聆听。

楼下厨房里收音机也没开，好奇怪呀，我想。妈妈每天早上都会调到新闻频道，每天早上我们都会争收音机——她要听新闻，而我要听音乐。

但是今天，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怎么回事？

“嘿！我不吃早饭了！”我对着楼下喊，“我要迟到了！”

没人回答。我对着镜子看了最后一眼，匆匆梳了一下散在前额的头发，就跑到客厅里。

哥哥的房间就在我隔壁，门关着。

哦，哦，罗恩，我想你昨晚也睡得很晚，是吧？

我砰砰地拍着门：“罗恩，罗恩，你醒了吗？”

没人回答。

“罗恩？”我推开门，他的房间很暗，只有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床是铺好了的，罗恩已经走了。为什么他铺了床？这肯定是他平生第一次铺床。

“嘿！妈妈！”我匆匆跑下楼梯，完全被弄糊涂了。

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被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第二次呆瓜动作。大清早的，我居然能这样，真了不起！

今儿怎么啦？是周末吗？难道我星期五睡了整整一天？

厨房是空的，妈妈不在，罗恩不在，早餐也没

有。

难道他们一大早就去什么地方了？我看了看冰箱，想找一张他们留下的便条，通常他们都会留张字条，粘在冰箱门上。

什么都没有。

我又迷惑不解地扫了一眼闹钟，快八点半了，我已经迟到了。

为什么没人叫我起床？为什么那么早他们就都不在了？

我掐了自己一把。我真的掐了自己一下，我怕自己是在做梦。

但没那么好的事。

“嘿！有人吗？”我叫着，我的声音回荡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

我跑去衣柜拿我的大衣，我必须去学校，我确信这个谜团很快就会解开。

我飞快地穿上大衣，跑上楼去拿我的双肩背包。我饥肠辘辘，肚子咕咕直叫，平时我至少要喝一杯果汁和一碗麦片粥当早餐。

哈哈，这下好了，我可以买一份超大的午餐了，我美滋滋地想着。

过了一会儿，我冲出大门，到车库里去取自行车，我拉开车库的门——呆住了。

我傻眼了，呆呆地盯着车库。

爸爸的车——还在车库里。

他并没有去上班。

那么，这些人都上哪儿去了呢？



第十九章

我又往爸爸的办公室打电话，电话铃一声接一声地响着，可没有人接。

我又检查了一遍厨房，到处找妈妈或爸爸留下来的字条。可我什么都没找着。

我瞥了一眼厨房的钟，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我需要一张家长解释迟到理由的字条，可没人帮我写。

我急忙跑到外面去取自行车，迟到总比不去好，我想。我倒还真不觉得害怕，只是弄不明白罢了。我对自己说，吃午饭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爸爸或妈妈，就知道他们今天早上都去哪儿了。

往学校骑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恼火。他们这么早出去，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呀！

街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行人。我猜他们都去学校或者去工作了，或者是去人们早上该去的任何地方了。我在最短的时间内骑到了学校。

我把车搁在车棚里，背上书包就往教室里跑。走廊里黑洞洞的，空无一人。我的脚踏在坚硬的地板上，响亮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

当我把大衣扔进自己的衣柜，砰的一声把衣柜门关上时，这声音听起来就像什么东西在走廊里爆炸了似的。

这走廊没人的时候，还真有点儿让人毛骨悚然。我小跑着去教室，那儿离我的衣柜只隔了几个教室。

“我妈妈忘记叫我起床了，所以我睡过了头。”

这是我打算一进门就说给莎伦的迟到借口。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借口，这也是事实。

可我没机会告诉莎伦我迟到的原因了。

我推开教室的门——就愣在那儿了。

空的。教室空空如也。

同学们不在，莎伦也不在。连灯都没打开，昨

晚的板书还留在黑板上。

太不可思议了，我想。

可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更怪诞的事情在等着我。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盯着这黑黑的空屋子。我想大家肯定都在礼堂集合。我飞快地转身，小跑着离开空空的走廊，奔向学校礼堂。

通往老师办公室的那扇门也开着，我朝里看了一眼，惊奇地发现这里面也空着。也许老师们也在集会上，我想。

不一会儿，我就拉开了礼堂的双开门。

扑面而来的只有一片黑暗。

礼堂里空荡而沉寂。

我关上门，开始沿着走廊往回跑，路过每个教室时，我都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人。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幢楼里就我一个人。没有同学，也没有老师，我甚至连楼下看门人的房间都看过了。看门人也不在。

今天是星期天吗？放假了吗？

我试图弄明白大家都上哪儿去了，可我毫无办法。

我头一次觉得如此惊慌失措。我往校长室旁的投币电话机里扔了一个硬币，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铃声至少响了十次，还是没有人接。

“大家都上哪儿去了？”我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大声喊着，只有自己的回声在回答我。

“有谁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把手放在嘴边圈成喇叭状喊道。

还是没人回答。

我忽然觉得害怕极了。我必须逃出这阴森森的教学楼。我抓起大衣就开始往外跑，甚至连衣柜的门都没来得及锁。

我跑了出来，把大衣搭在肩上，朝车棚走去。我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儿。我暗暗埋怨自己来的时候居然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穿上大衣，背好书包，开始往回走。我又一次看见街上没车也没人，什么都没有。

“真是件怪事！”我大声地说。

我的腿忽然像灌了铅一样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拖似的。我知道这是因为害怕，我的心猛烈地跳着。我拼命地在街上找，想找出些人来——任何人都行。

走到一半，我又掉转车头，往城里骑去，学校往北过几条街就是小商业区。

我在街心骑着车，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银行出现了，接着是小杂货店。我使劲蹬着车，一面留意蒙特罗丝大道两旁的商店，全都是黑洞洞、空荡荡的。

城里连个幽灵的影子都没有，商店里也没有人。

没人。

我在法伯五金店前刹了车，跳下车来，把自行车倒放在地上。我走上人行道，竖起耳朵细听，惟一的声响就是理发店的百叶窗被风刮得丁当作响。

“喂——”我扯着嗓子喊，“喂——”

我开始疯狂地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把脸贴在玻璃橱窗上往里看，拼命地寻找别人。来来回回地找，街道两旁的商店我都找遍了，每走一步，我心底的恐惧就更多一层。

“喂——喂——有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但我知道这只是白费口舌。

我站在街心，看着那些黑咕隆咚的商店和空无一人的人行道，我知道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第二个愿望实现了。

朱迪斯消失了，所有其他人也跟着她一块儿消失了。

所有人。

我的妈妈和爸爸。我的哥哥，罗恩。所有人。

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

我颓然倒在理发店前的石凳上，抱住自己，试图抑制住身体的颤抖。



第二十章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石凳上坐了多久，抱着自己，埋着头，觉得天旋地转。如果我的肚子没有饿得咕咕直叫的话，我会在那儿永远坐下去，听着百叶窗的丁当声，听着风刮过空寂无人的街道。

我站起身，忽然想起还没吃早餐。

“萨姆，现在世上就剩你一人了，你怎么还有心思想吃饭呀？”我大声地问自己。

不知怎的，听到人的声音总让人好过点，即使这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正饿着呢！”我喊。

我仔细听着，指望有人回答我，这真傻，但我

不想放弃希望。

“这都怪朱迪斯！”我嘟哝着，把自行车从地上扶起来。

我穿过空荡荡的街道骑回家，两眼张望着那些空无一人的院子和房子。经过我住的小区拐角处卡特家的房子时，我真希望他们的白色小猎狗还能像往常一样，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叫。但这世上连狗都没有了，我可怜的小庞金也不见了。

只有我，萨曼莎·伯德，世界上最后一个人。

我一回到家就冲进厨房，自己做了一个花生黄油三明治，狼吞虎咽地把它吞进肚子里后，我看了看那开着的花生黄油罐子，快空了。

“我以后该怎么喂饱自己呀？”我大声问着，“东西吃完了怎么办呀？”

我开始往杯子里倒橘子汁，但犹豫了一下，只倒了半杯。

去抢劫食品店？我问自己，只管拿我需要的食物？

如果那儿没人也是抢劫吗？如果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呢？

这还重要吗？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吗？

“我怎么可能自己照顾自己呢？我才十二

岁！”我喊着。

我第一次觉得有哭的冲动，但我咬了一大块花生黄油三明治堵住嘴巴，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想起了朱迪斯，愤怒很快代替了我的不快和恐惧。如果朱迪斯不取笑我，不想方设法让我难堪，如果朱迪斯没有时不时地嘲笑我，对我说“大笨鸟，你为什么不飞走”，还有她那些别的不堪入耳的话，我永远都不会诅咒她，我现在也不会孤零零的了。

“我讨厌你，朱迪斯！”我大叫着。

我把最后一大块三明治塞进嘴里，但没有嚼。

我呆住了，仔细聆听着。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脚步声。有人在客厅里走。



第二十一章

我把那块三明治整个儿咽下，冲进客厅。“妈妈？爸爸？”我高兴地叫道。

他们回来了吗？他们真的回来了吗？

没有。

我看见了克莱丽莎，就在客厅门口。她站在房子中央，她的黑头发反射着从前窗射进来的光，脸上泛着迷人的微笑。

她的亮红色披肩松松地披在肩上，白色高领衫外面套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羊毛衫。

“你？”我上气不接下气，“你怎么进来的？”

她耸耸肩，笑得更夸张了。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尖叫着，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指着这空无一人的屋子质问道。

“我没有。”她平静地回答。

她走到窗前，在午后明亮的阳光下，她的皮肤苍白而且布满皱纹。她看起来真是老朽不堪。

“但是——但是——”我急促而慌乱地说着，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是你，”她说着，笑容从脸上消失了，“是你许了那个愿，我只是替你实现了而已！”

“我并没有希望我的家人消失！”我尖叫着，大步跨进房间，两只手紧紧握成拳头，“我并没有希望这世上所有人都消失！你却那样做了！你！”

“你希望朱迪斯·贝尔伍德消失，”克莱丽莎说着，整理着肩上的披肩，“我只是按我所知道的方法实现了你的愿望而已！”

“不！你骗了我！”我愤怒地坚持着。

她冷冷地笑着：“魔力常常会产生让人始料不及的结果，”她说着，“我猜这个愿望会让你不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来的缘故，你还有一个愿望，你想现在许这个愿吗？”

“好！”我大叫道，“我要我的家人回来，我

要所有的人都回来！我——”

“小心点，”她警告我，一边把那个红色水晶球从她的紫色包里拿出来，“许最后一个愿时想清楚。我只是想报答你对我的好，我不希望这个愿望的实现让你不高兴。”

我开口想说，却欲言又止。

她是对的，我得小心点。

这回我必须许一个正确的愿，而且得立刻把它说出来。

“快点，”她温柔地催促道，“因为这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所以它将是永久性的，格外留心啊！”

我盯着她的眼睛由黑变红，反射着她手中水晶球发出的红色微光，绞尽脑汁地想着。我该许什么愿呢？



第二十二章

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光忽然暗淡了，云遮住了太阳。随着光线暗下来的还有这老妇人的脸，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刻在她的眼睛中。她的额上皱纹累累，她整个人看起来都融进了阴影里。

“这是我的愿望。”我声音颤抖地说着。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说着。我斟酌着每一个词，这次我不想再出任何差错了。

我不想再给她任何机会来戏弄我了。

“我在听呢!”她低低地说。她的脸已经完全被阴影盖住了，除了那一双闪着火焰般光芒的眼睛。

我清了清喉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我的愿望，”我小心地重复着，“我希望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希望一切都跟原来完全一样……但是……”

我犹豫了。

我要把这句话说出来吗？

当然喽，我对自己说。

“我希望一切都恢复原样——但是我要朱迪斯认为我是这世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我会实现你的第三个愿望的，”她说着，高高地举起那水晶球，“你的第二个愿望将取消，时间将退回到今天早晨。再见，萨曼莎。”

“再见。”

我整个身体被那强烈刺眼的红光笼罩着，红光暗淡下来时，克莱丽莎已经踪迹不见了。

“萨姆！萨姆——起床了！”

妈妈的声音从楼下传进了我的房间。

我噌地坐了起来，马上就醒了。“妈妈！”我欢快地叫着。

我记起了所有的事情。我记得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醒过来，到处都没有人。我记起了自己的第三个愿望。

但时间已经退回到今天早晨。我瞟了一眼闹

钟：七点钟。妈妈像平时一样准时叫醒了我。

“妈妈！”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了睡袍就跑下楼梯，快活地伸着双臂扑向妈妈，紧紧地抱着她，“妈妈！”

“萨姆，你没事吧？”她转过头，一脸的惊诧和不解，“你没发烧吧？”

“早上好！”我高兴地叫着，抱住庞金，它好像也吃了一惊，“爸爸在家吗？”我如此急切地想要看见他，知道他回来了。

“他刚走一会儿。”妈妈说着，仍然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哦！妈妈！”我嚷嚷着。我抑制不住幸福的感觉，又一次抱住了她。

“哇！”我听见罗恩进了厨房，站在我们身后。

我转过身，看见他正盯着我，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眯着，一副狐疑的神色。我跑过去，也抱住了他。

“妈妈！你往她的橘子汁里加了什么东西？”他问道，并挣扎着想要挣脱我，“放开我！”

妈妈耸了耸肩，“你这宝贝妹妹让我永远都猜不透。”她平静地回答着，打开了厨房的壁橱。

“去穿衣服，萨姆，你不想迟到吧！”

“多美的早晨呀！”我惊叹着。

“对，真美，”罗恩重复着我的话，打了个哈欠，“你肯定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或者梦见别的什么了，萨姆。”

我笑着，匆匆跑上楼去穿衣服。

我简直迫不及待地要去学校，迫不及待地要去见我的朋友们，去看看走廊里挤满了说说笑笑的面孔。

我飞快地蹬着车，每一辆车经过我都微笑，我喜欢再次看见人们的感觉。我对米勒太太挥挥手，她正穿过马路，弯着腰去取她的早报。

我甚至不介意卡特家的小猎狗追着我的自行车跑，尖声吠叫着，咬我的脚踝。

“好样的！”我高兴地对它喊。

一切都恢复原样了，我自言自语道，一切都像原来一样棒。

我推开学校的前门，听见锁衣柜的乒乒乓乓声和孩子们的叫喊声。“太棒了！”我大声说道。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飞跑着从拐角处转了个弯，向我直冲过来，差点儿把我撞倒。我没有气呼呼地大叫大吵，只是一笑了之。

我真高兴回到了学校，回到了我那拥挤的、吵吵嚷嚷的学校。

我满面笑容地开了衣柜的锁，拉开衣柜门。我兴高采烈地向一些经过走廊的朋友打招呼，我甚至向瑞罗德斯太太道了“早安”，那可是我们的校长！

“嘿！大笨鸟！”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叫了我一声，他扮了一个鬼脸，旋即消失在拐角处。

我不介意，我不介意他们叫我什么，那么多声音听起来真让人高兴。

开始脱大衣的时候，我看见朱迪斯和安娜来了。

她们正忙着聊天，两个人都在说话。当朱迪斯看见我时，她停了下来。

“嘿！朱迪斯。”我小心翼翼地打了声招呼。我思忖着，朱迪斯现在会对我怎样。会对我和原来不同点儿吧？会对我好点儿吧？

她还会记得我和她是怎样互相讨厌、势不两立的吗？

她会和原来截然不同吗？

朱迪斯朝安娜挥了一下手，急忙跑到我面前。“早安，萨姆！”她笑着说。

然后她脱下头上的羊毛滑雪帽——我倒吸了一口气。



第二十三章

“朱迪斯，你的头发？”我惊叫起来。

“你喜欢吗？”她问道，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把头发剪短了，就像我的一样，在头的一边扎了一个马尾辫——和我的发型一模一样。

“我……我猜……”我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哦，我真高兴你喜欢，萨姆！”她感激地说，“这就像你的发型，不是吗？我是不是剪得太短了，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再长点？”她打量着我的头发，“我想你的可能长点。”

“不，不，这太棒了，朱迪斯!” 我对她说，转向衣柜。

“当然，没你的那么好，” 朱迪斯接着说，一边仔细研究着我的马尾辫，“我的头发没你的头发漂亮，发质不如你的好，而且颜色也太黑了。”

我才不信呢，我想。

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柜里，然后弯下腰拾起书包。“让我来背吧，” 朱迪斯坚持着，把书包从我手里抢走了，“真的。我不介意，萨姆。”

我开始和她争，但安娜打断了我们。“你在干什么？” 她问朱迪斯，冷冷地扫了我一眼，“我们去教室吧。”

“你先去，” 朱迪斯回答说，“我要替萨姆背书包。”

“啊？” 安娜张大了嘴，“你疯了吗，朱迪斯？” 她问。

朱迪斯对她的问题不加理睬，转向我，“我喜欢这件T恤衫，萨姆，挺有趣的，不是吗？你是在盖普店买的吗？我也是在那儿买的，瞧，我穿了一件和你一样的。”

我惊讶地瞪大眼睛。千真万确，朱迪斯穿着和我同一款的T恤衫，只是她的是灰的，而我的是浅蓝的。

“朱迪斯，你怎么啦？”安娜问道，她正把一只十二层的亮橙色唇膏涂在嘴唇上，“你的头发，怎么回事？”她忽然注意到朱迪斯的新发型，叫了起来。

“难道看起来不像萨姆的吗？”朱迪斯问着，一只手轻轻地把马尾辫往上抛。

安娜翻了个白眼：“朱迪斯，你发疯了还是怎么了？”

“别烦我了，安娜，”朱迪斯答道，“我想和萨姆说说话——行吗？”

“啊？”安娜敲了敲朱迪斯的头，好像在敲着门问，“有人在吗？”

“一会儿见，行吗？”朱迪斯不耐烦了。

安娜叹了口气，气鼓鼓地走开了。

朱迪斯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我答道，“什么样的忙？”

她把我的书包背在左肩上，她自己的书包则挂在右肩上：“今天下午训练的时候，你帮我练练造成别人犯规的投篮，好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盯着她，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

“好吗？”她恳求我，“我真想试试像你那样一投篮就造成别人犯规。你知道，假装投篮。我打

赌我能更好地控球，如果像你那样假装投篮的话。”

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当我盯着朱迪斯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崇拜的神色。

我们队里就数她假装投篮投得最好，可现在她却在这儿乞求我，让我教她我那蹩脚的投篮动作！

“好的，我尽力吧。”

“啊，谢谢你，萨姆，” 她感激地说，“你真够朋友。还有，你能把你的社会学笔记借我吗？我的简直糟透了！”

“这——” 我思忖着，我的笔记潦草极了，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把笔记抄一遍就还给你，一言为定！” 朱迪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我猜两个书包的重量已经开始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好，我借给你。” 我答应了她。

我们往教室走去。好几个孩子停下来，看着朱迪斯肩上挂着两个书包。

“你的马登斯牌运动鞋从哪儿买的？”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她问道，“我也想买一双像你那样的。”

真好笑，我心里想，却对自己满意极了。这简

直太有趣了！朱迪斯的变化简直让人捧腹大笑，我拼命忍住才没笑出声来。

我还不知道这趣事很快会变得让人害怕。



第二十四章

这事儿很快就变得令人尴尬不堪。朱迪斯整天缠着我。

我去什么地方，她就去什么地方。我削铅笔，她也学我的样，削她的铅笔。一次拼写考试时，我口干了，便问丽莎是否能出去到饮水处喝点水。我正弯腰喝水的时候，一转身看见朱迪斯就站在身后。“我喉咙也像你的那样干。” 她解释道，假装咳嗽了一声。

自由阅读的时候，丽莎不得不把我和朱迪斯分开，因为朱迪斯喋喋不休，唠唠叨叨个不停。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平常一样，在轲利对面坐下，刚开

始对他说朱迪斯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就出现在我们桌旁了。

“你能往里移一个位子吗？”她对我旁边的同学说，“我想挨着萨姆坐。”

那孩子移开了，朱迪斯把自己的午餐盒放在桌上，坐了下来。“你想换着吃吗？”她问我，“你的看起来比我的好得多。”

我正拿着一块湿漉漉的金枪鱼三明治，“这个？”我晃了晃，问道。半块金枪鱼从黏糊糊的面包片里滑了出来。

“对！”朱迪斯欢叫着，“想吃我的比萨吗？给你！”她把午餐盒推到我面前，“你带的午餐是最好的，真希望我妈妈也能像你妈妈那样做午餐。”

我看见轲利在桌子对面盯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流露出一股不相信的神情。

我也真的不敢相信。朱迪斯现在所要的一切，就是要完完全全学我的样！

再过去几个桌子，靠墙的那边，安娜一个人坐着，看起来的确情绪低落。我看见她目光扫过我们的桌子，皱着眉头，然后飞快地垂下眼睛，低头吃饭。

吃过午饭，朱迪斯跟我去我的衣柜，她帮我抽

出书和笔记本，问我能不能让她帮我背书包。开始我还觉得挺有趣的，很快就觉得烦了，接着就觉得尴尬不堪了。

我发现同学们都在笑话我们俩。我们班上的两个男生窃笑着跟在我们后面走过走廊。我听见别的孩子在走廊里议论我和朱迪斯。我俩一走近，他们就不说了，可我看见他们脸上都挂着的笑容。

她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十足的傻帽儿，我想。

整个学校的人都在笑话我们俩。

“你戴牙套了？” 我们走回教室的时候，朱迪斯问我，“有人告诉我你戴着牙套。”

“对，我是戴着呢。” 我咕哝着，翻了翻白眼。

“好哇!” 朱迪斯叫着，“那我也要戴牙套!”

上完课我匆匆赶到体育馆，想要练练篮球。我被那些愿望搅得糊里糊涂的，居然忘了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真正的比赛。

艾加蒙特中学的女子篮球队已经在场上了，她们正在投篮热身。她们的投球大部分都进了，这些女孩子块头很大，看起来都很结实。我们听说这是一支强队——看样子还真是。

我迅速换了衣服，急急忙忙跑出更衣室，我的队友们正围着艾伦，听最后十分钟的指导。

我跑进去的时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祈祷自己不要在比赛期间表现得那么傻。

当我加入的时候，朱迪斯朝我笑笑，然后她简直让我羞得无处藏身："她来了！我们的球星来了！"

安娜和其他人都笑了，那是当然的。

朱迪斯打断艾伦的话宣布道："比赛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让萨姆当队长。"她一宣布完，她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殆尽。

"你在开玩笑吧？"安娜说。

有几个女孩子笑了起来，艾伦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们中间打得最好的人应该当队长，"朱迪斯继续说着，神情严肃，"所以应该由萨姆来当，而不是我。所有同意的举手。"

朱迪斯把手举得高高的，可是没人响应。

"你怎么回事？"安娜怒气冲冲地说，"你想干什么，朱迪斯？想毁了我们队吗？"

朱迪斯和安娜为这事大吵了起来，艾伦不得不把她俩拉开。

艾伦盯着朱迪斯，好像在怀疑她脑子出了毛病，还是别的怎么了。接着她说："我们待会儿再操心谁是队长吧。现在上场，打好比赛，好吗？"

这场比赛简直是一场灾难。

朱迪斯什么事都学我的样。

如果我想要运球前进，却绊倒了，朱迪斯也会运球，然后绊倒；如果我传球没传好，被对方球员拦截了，朱迪斯也会不好好传球。

当我错失了一个轻轻松松在篮下投篮的好机会，朱迪斯也会这么做，下次球到她手上，她就故意投不中。

一分接一分地丢，而且是双倍丢分，因为朱迪斯在模仿我。

整个比赛期间，她一直在鼓掌，叫喊着给我加油："打得好，萨姆！好样的，萨姆！你是最棒的，萨姆！"

真让人讨厌！

我还看见艾加蒙特队的女孩们在窃笑。朱迪斯头朝前摔到观众席上去了，只因为刚刚我也这样摔了一跤。这时她们哄然大笑。

安娜和其他队友都没有笑，她们皱着眉头，脸拉得老长。

"你在故意丢分！" 打到一半时，安娜责备朱迪斯。

"我没有！" 朱迪斯尖声叫着。

"那你为什么要学那头笨牛呢？" 我听见安娜

质问她。

朱迪斯抓住她，把她打倒在地，接着两个人在地上扭成一团，尖叫着，猛撕着对方。

直到艾伦和裁判赶来才制止住她们，她们俩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灌了一堆关于运动员道德之类的东西，送到更衣室去了。

艾伦让我下场，坐在一边看球，我真高兴，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打球了。

看剩下的比赛时，我根本就没法集中精力看球，我一直在想着我的第三个愿望，也是最后一个愿望，想着怎样才能破解它。

让我沮丧的是，我发现让朱迪斯崇拜我比让她讨厌我还要糟糕得多！至少她讨厌我的时候，不会缠着我！

我许了三个愿，可每个愿望最后都变成了一场噩梦。现在朱迪斯事事粘着我，处处跟着我，奉承我的每一句话，不断地赞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一只没人爱的小狗一样摇尾乞怜，巴结着我，而且，最主要的是她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害人精！

我真希望回到从前那些日子，她常常在全班人面前拿我开玩笑，还会跟在我身后叫着："大笨鸟，你为什么不飞走？你为什么不飞走，大笨鸟？"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我的三个愿望全许完了。

难道我这一生都会被朱迪斯粘着？

我们输了大概十五六分。我不想管最后比分是多少，一心只想逃出这个地方。

可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更衣室换衣服时，却发现朱迪斯在里面等着我，她递给我一块毛巾："打得好！"她叫着，和我击了一下掌。

"啊？！"我对她只有倒吸冷气的份儿了。

"吃完饭我们一起学习，好吗？"她用恳切的目光看着我，"好吗？你得帮帮我学代数，你这方面可比我强多了，你在代数方面真是个天才。"

真走运，晚饭后我得和父母一起去看我姨妈，这倒是不和朱迪斯一起学习的好借口。

可明晚我又该找什么借口呢？后天呢？再后天呢？

我姨妈身体不好，我们去看她就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我想我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几乎一言未发。

我没法不想着朱迪斯。

我该怎样对付她？我可以发脾气让她别再烦我了，可我知道这不管用，我曾许过愿，让她认为我是这世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现在朱迪斯是着了魔法，被水晶婆的咒语给迷住了。

仅仅是正告她离我远点儿，这根本就不会让她泄气。

我能对她视而不见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不厌其烦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乞求能让她像一个仆人一样跟着我。

我能做什么？能做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连爸爸妈妈都觉察到我心不在焉。

“怎么了，萨姆？”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妈妈问我。

“哦，没什么，”我撒了个谎，“只是想着学校的功课而已。”

我们到家的时候，电话录音上有四个留言等着我，全是朱迪斯留的。

妈妈好奇地看着我：“真有趣，我记得你以前跟她可不是朋友。”

“对，她和我一班。”我说。我不想解释，我知道我也没法解释。

我匆匆地回了房间，筋疲力尽。大概是思虑过多的缘故吧，我猜。我换上睡袍，熄了灯，爬上床。我躺在床上好一阵儿都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的树影摇来晃去。我想把那些想法都赶出脑海，便试图想象着毛茸茸的白羊跳过毛茸茸的白

云的画面。

我快要睡着了的时候，忽然听见地板嘎吱嘎吱地响起来。

我睁大了眼睛，看见一个黑影靠在我的衣柜上。

我意识到有人在我的房间里，便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喉咙却像被人扼住了一样发不出声来。我还没来得及动弹，一只热乎乎的干手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第二十五章

我想叫，那只手却滑上来捂住了我的嘴。

我——我快要窒息了！我这样想着，慌得手足无措，浑身冰冷。我不能呼吸！

“嘘——别出声！”袭击我的那个人低声道。

灯亮了。

捂着我嘴的手松开了。

“朱迪斯！”我粗声粗气地说，声音哽在喉咙里。

她朝我笑着，绿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她伸出一根手指压在唇间：“嘘——”

“朱迪斯，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叫出声来。

终于能发出声来了。我的心仍然在猛烈地怦怦跳着，几乎不能呼吸，“你怎么进来的？”

“你的后门没锁，”她低声说，“我躲在衣柜里等着你回来。我想我刚才打了一会儿瞌睡。”

“可是，为什么？”我气鼓鼓地质问她，从床上爬起来，站到地板上，“你想干什么？”

她收住笑，撅起嘴。“你说过我们可以一块儿学习的，”她娇声娇气地说，“所以我在等着你呀，萨姆。”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出去！”我叫道。

我正要再说下去，可敲门声吓了我一大跳，只好赶紧闭上嘴。

“萨姆，你没事吧？”爸爸的声音传了进来，“你在和谁说话呢？”

“没有，我没事，爸爸。”我答道。

“你在打电话是吗？”他有点怀疑，“你知道，这么晚了，不该再打电话吵别人了。”

“没有，我正准备睡觉呢。”

我一直等着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才转身对朱迪斯说话，“你得回家，”我轻声道，“趁现在还没被发现。”

“可为什么？”她问道，脸上一副受伤的神情，“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学代数的。”

“我没有！”我叫着，“无论如何，现在太晚了。你得回家，你爸爸妈妈肯定在担心你，朱迪斯。”

她摇摇头。“我偷偷溜出来的，他们以为我躺在床上睡觉呢，”她笑着，“你真好，还为我的爸爸妈妈着想，你真是我认识的女生中间最体贴的一个。”

她傻乎乎的马屁话更让我火冒三丈，我气得发疯，只想把她撕成两半。

“我喜欢你的房间，”她毫不掩饰地说着，目光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这些海报都是你自己选的吗？”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叹了一口气。

“朱迪斯，我只想让你回家，现在。”我从牙缝里慢慢地挤出这句话，一字一句地，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听进去。

“我们明天能一块儿学习吗？”她恳求着，“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萨姆。”

“也许吧，”我答道，“但你别再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了。”

“你真好，”朱迪斯毫不掩饰地夸奖我，“你从哪儿买的这件睡袍，上面的条纹漂亮极了，我真想有这么一件。”

我叮嘱她别出声，就一个人溜进了走廊，灯全熄了，爸爸妈妈都睡了。

我拽着朱迪斯的手，带着她下楼梯，轻轻地踮着脚，一步一步地挪。我几乎是把她推出大门外，然后在她身后轻轻地把门合上。

我站在黑咕隆咚的门口，气喘吁吁，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过了好几个小时才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梦见的却全都是朱迪斯。

“你看起来很疲倦，亲爱的。”吃早餐时妈妈说。

“我没睡好。”我解释说。

我走出大门，正要去上学，却看见朱迪斯正在马路边等着我。

她冲我笑着，兴高采烈地挥着手，“我想我们能一块儿走到学校去，”她叽叽喳喳地说着，“不过如果你想骑车的话，我也很乐意跟在旁边跑。”

“不要！”我尖叫着，“请——别这样！”

我完全失去了控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扔下书包就开始逃。我不知道自己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在乎。

我只知道我得从她身边逃走。

“萨姆——等等！等等！”

我扭过头，看见她正在后面追着我。“不！请不要！走开！走开！”我大叫着。

可我看见她加快速度，脚下的球鞋踩得人行道的路面噔噔作响，快要赶上我了。

我拐进了不知谁家的院子，在一排篱笆后面跑，想要甩开她。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没有想法，也没有目的。我只是不得不逃避！

我跑着穿过后院，跑过汽车道，到了车库的后面。

朱迪斯跟着我，全速前进着，她跑的时候，头上短短的马尾辫一甩一甩的。“萨姆！等等——萨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忽然我闯进了一片树林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躲避着浓密的树枝和杂草，时不时地跳过落地的枯枝，在厚厚的深褐色枯叶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冲。

我甩开她了，我对自己说。我终于甩掉她了。

我忽然被一段凸起的树根绊倒了，摔在厚厚的枯叶堆中，摔了个狗吃屎。

真是笨手笨脚！

不一会儿，朱迪斯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第二十六章

我抬头瞥了一眼，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朱迪斯。

克莱丽莎站在我身旁，红披肩紧紧地裹在肩上，黑眼睛死盯着我。

“你！”我愤怒地冲她叫着，从地上爬起来。

“你不开心。”她皱着眉头，轻轻地说。

“你的那些愿望把我的生活全给毁了！”我叫着，气急败坏地拂去毛衣上面粘着的枯叶子。

“我希望从来没遇见过你！”我气冲冲地说。

“很好。”她一只手举起那红色的水晶球，她举的时候，黑眼睛里开始闪烁着微光，那种和水晶

球一样的红光。

“我将取消你的第三个愿望，许最后一个愿吧。既然你这么不开心，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听见踩着树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越来越近了。朱迪斯快追上来了。

“我——我希望我从未遇见过你！”我朝那水晶婆叫着，“我希望是朱迪斯而不是我遇见了你！”水晶球越来越亮，直到那红光包围了我。

红光消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树林边上。

喔！简直如释重负！真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我真幸运！

我看见朱迪斯和克莱丽莎正站在一棵大树的阴影底下，她们俩蜷缩在一起，很投入地说着话。

这真是绝妙的报复！我对自己说。现在轮到朱迪斯许愿了，然后她的整个生活就全毁了！

我得意地笑出了声，我聚精会神地听她们说话，想听清朱迪斯在许什么愿。

我千真万确地听见朱迪斯说：“大笨鸟，你为什么不飞走？”

但这句话没任何意义。

我真高兴！心中抑制不住的狂喜！

我自由了！完全自由了！

忽然，我感到自己变了，与平时完全不一样了。身子变得轻飘飘的，也更开心了。

就让朱迪斯许三个愿吧！我兴高采烈地想着，就让她领教领教吧！

我偏了偏脑袋，看见一条红色蚯蚓正从地上伸出头来，我忽然觉得很饿，便一头冲下去，一口咬住它。然后我吃了它。

味道真鲜美。

我拍打着翅膀，感觉到了风。

我飞了起来，低低地掠过了树林。

凉凉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羽毛，真舒服呀！

我更用力地拍打着翅膀，猛冲向高空，往下一看，看见了朱迪斯，她正站在克莱丽莎身边。

朱迪斯站在地上，仰头看着我，我猜她已经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因为她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得意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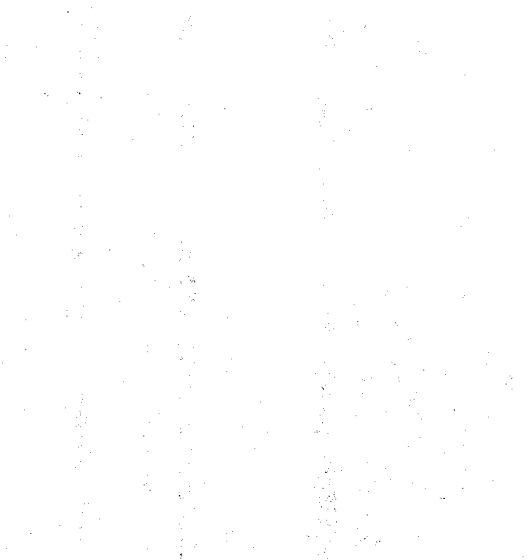
鸡皮疙瘩预告

钢琴杀手

(精彩片段)



翻译：廖建美　李　鑫　孟　苗





第一章

我原以为搬家是件很烦人的事儿，可事实上，那天我还真是挺开心的。

我和爸爸妈妈开了一个挺损的玩笑。

正当他们在前厅忙着指挥搬家工人放置家具时，我开始在我们的新家到处查看。

我发现紧靠餐厅的一个房间相当不错，两面墙上都有大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后院。

阳光照进来，使得整个房间看起来比这所旧房子的其他部分都更明亮，更舒适。

知道吗，这个房间是我们将来的新家庭活动室。这里会放上电视机、影碟机，甚至还可能放张

乒乓球台或其他家什。可现在，这里空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不，一个角落里有两团灰泥巴！这两团泥球让我突然间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悄悄笑着，弯下腰，开始捏弄这两个泥球。接着，用极度恐慌的声音惊叫起来："老鼠！老鼠！救命啊！老鼠！"

爸爸妈妈闻声一起冲进了房间。当他们看见那两个灰色的泥鼠时，吓得嘴巴张得老大，像是下巴掉了环儿。

我继续尖叫着："老鼠！老鼠！"并紧绷着脸，做出非常害怕的样子。

妈妈站在门边，瞠目结舌。我真的以为她会被吓死。

爸爸向来就比妈妈更喜欢大惊小怪。他顺手操起靠在墙边的一把扫帚，向墙角冲了过去，用扫帚狠劲地扑打着那可怜的、毫无防御能力的泥鼠。

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爸爸瞪着粘在扫把梢上的泥团，终于恍然大悟：这是个恶作剧！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子好像都要从眼镜后蹦出来了。

"非常有意思，杰罗姆。"妈妈白了我一眼，语调尽量平和地说，平时大家都叫我杰瑞，但是妈妈一跟我生气就会叫我杰罗姆，"你爸爸和我的确

佩服你吓人的本领。我们搬家都要累死了，你还要吓我们。”

妈妈总是喜欢挖苦讽刺人。我想我的幽默感一定是从她那儿继承来的！

爸爸挠挠他那光秃秃的后脑勺，嘴里咕哝着：“它们看起来真的很像老鼠。”他没有生气。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恶作剧。他们俩都习惯了。

“你都多大啦？你就不能有点儿出息？”妈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我有！”我抗议道。我是说：我十二岁了，刚才我做的不就是我的出息吗！如果你十二岁还不能开开你父母的玩笑，或设法寻点开心的话，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别再这么调皮捣蛋了，”爸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杰瑞，你应该帮帮我们。”

说着他把扫帚递给我。

我举起双手，像在躲避危险一样往后退。“爸爸！你知道的，我会过敏的！”我叫道。

“对灰尘过敏？”他问。

“不！是对干活过敏！”

我原以为他们会笑的，但他们却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嘴里还咕咕哝哝的。

“你至少可以看着邦克斯，”妈妈回头朝我喊道，“别让它妨碍搬家工人干活儿。”

“好。没问题。”我回答道。邦克斯是我们家的猫，可我根本没办法看住它。

说实话，邦克斯的确不是我喜欢的家庭成员。如果可能，我总是尽量与它保持距离。

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那只蠢猫，它应该是一只温顺的宠物。相反，我确信邦克斯认为它自己是只野兽，是一只会吃人的老虎，或者说是一只嗜血蝙蝠。

它最喜欢的伎俩是爬到一把椅子或高书架上，然后张开爪子跳上你的肩膀。因为这个，我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件T恤衫给它撕成了碎片，也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血。

这只猫极其可恶，不，它简直就是邪恶本身。

除了额头上白白的一圈和一只白眼睛以外，它的其余部分都是黑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它。他们总是抱着它，宠着它，告诉它它有多么讨人喜欢。而邦克斯却总是抓得他们鲜血直流。但他们总是不吸取教训。

当我们要搬到新家来时，我一直都希望能把邦克斯丢在旧家。但是没门儿！妈妈甚至还确保要邦克斯先上车，而且紧挨着我坐。

而且，这只蠢猫居然在车后座吐了。

谁听说过猫会晕车？它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它就是这么个令人讨厌、烦人透顶的家伙。

我当然把妈妈让我照看它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我甚至溜进了厨房，打开了后门，一心希望邦克斯从这里逃跑，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我又继续考察我们的新房子。

我们原来的房子很小，但却是新的。而这所房子却很旧。地板总是嘎吱嘎吱地响。刮风时窗户也会嘎吱作响。一旦你在这所房子里走动，它听起来简直就像在呻吟。

但是房子确实很宽敞。我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小房间和幽深的壁橱，楼上有一个壁橱居然有我原来的卧室那么大！

我的新卧室在二层走廊的尽头。二楼还有另外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我真怀疑爸爸妈妈怎么能收拾好这么多的房间。

我决定建议他们把其中的一个房间用作游戏厅。我们可以在那里放上一台宽屏电视机，然后就在上边玩游戏。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

当我计划着自己的新电视游戏厅时，开始有些高兴起来了。我是说，要搬进一个陌生小镇的新房可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我不是那种娇惯易哭的孩子。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从塞德维尔搬走的时候，我真的想大哭一场。尤其是在我要向朋友们告别的时候。

特别是肖恩。肖恩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可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好动，并且打嗝时总是弄出很大的动静。但他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说，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新戈申这儿，我没有任何朋友。

妈妈说，今年夏天肖恩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住上几个星期。妈妈真是太好了！想想，以前她是多么讨厌肖恩打嗝啊。

但是这也并不能使我真正开心起来。

还是考察这所新房子让我感觉好点。我设想着我的卧室隔壁可以做一个健身房。我们将把所有那些电视上放过的、看起来很不错的健身器都买回来。

搬家工人正在往我的房间里搬东西，所以我进不去。我拉开了一扇门。我原以为会是个壁橱。但使我惊讶的是，我看到的竟是一段窄窄的木楼梯。我猜它应该能通往一间小阁楼。

一间小阁楼！

以前我从来没拥有过阁楼。我敢打赌，那里一定堆满了许多旧物品，我兴奋地幻想着。说不定以

前住在这里的人还会把他们的连环漫画集留在上边呢！那可是价值连城呀！

我刚爬到楼梯的一半，就听见爸爸在背后叫我："杰瑞，你要去哪？"

"上去。"我答道。这不是明摆着嘛！

"你不应该一个人爬到上边去。"他警告我。

"为什么？难道这上面有幽灵吗？"我反问道。

我听到了木楼梯上他那沉重的脚步声，他跟着我上来了。

"这上边很热，"他咕哝着，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这么闷热。"

他用力拉了一下一根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链条。我们头顶的一盏灯亮了，在我们身上投下暗淡昏黄的光。

我很快环视了一下，发现这里就是一个房间，矮矮长长的。屋顶两边的天花板往下倾斜着。

我个子不高，可我也能碰到那天花板。

房间的两端都是极小的圆窗户，只是上边都积满了灰尘，进不来什么光线。

"这里是空的。"我咕哝着，大失所望。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些杂物。"爸爸环视了一下说。

“嘿——那是什么？”我发觉墙那边倚着什么东西，我快步走了过去，我的旅游鞋踩在地板上吱吱地响。

我看到了一块有衬里的灰色罩布罩在一个大物体上。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财宝箱，我想。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丰富的想象力。

当我用双手拉开那块罩布时，爸爸已站在我的背后。

一架闪闪发亮的黑钢琴呈现在我们面前。

“哇！”爸爸惊叹，他挠着那光秃秃的后脑勺，惊奇地盯着这架钢琴，“哇！哇！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留下呢？”

我耸耸肩：“它看起来很新。”然后用食指在上边敲了几个键，“听起来也不错。”

爸爸也敲了几个键，“这的确是架好钢琴，”他边说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键盘，“奇怪的是，为什么要把它藏在阁楼上呢？”

“这真是个谜。”我表示同意。

可我无法预知这到底是个多大的谜团。

那晚我无法入睡。我是说，根本不可能睡得着。

我躺在那张还不错的旧床上，那是从旧房子里

搬过来的。可是床的方向放错了，朝着一面墙。从邻居后门廊里射出的灯光透过窗户在闪耀着。窗户在风中嘎吱作响。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来回地晃动着。

我意识到，在这个房间里我绝对睡不着。

它太怪异，太令人毛骨悚然，太空旷了！

于是，我只好躺在床上，睁大双眼，盯着天花板上那些古怪的影子。

我慢慢放松下来，想让自己在不经意间睡着。就在这时，我听到了音乐声。

是钢琴声！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从外边传来的，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了：它来自我的正上方，来自那间阁楼。

我直挺挺地坐起来仔细听。没错！某种古典音乐，正在我的上方。

我踢开被子，轻轻地把脚放在地板上。

半夜三更了，谁会在阁楼上弹钢琴呢？我觉得很纳闷。不可能是爸爸，因为他连一个音符都不懂。至于妈妈，她会弹的惟一一首曲子就是《筷子》，并且弹得还不怎么好。

可能是邦克斯吧，我告诉自己。

我直直地站着又仔细听。音乐声在继续，非常轻柔。但我却能很清楚地听见，每个音符都很清

晰。

于是我开始向门口走去。突然，我的脚趾撞到了一个还没拆开的硬纸箱。“嗷！”我大叫起来，赶紧抽回脚，单脚跳着团团转，好疼啊！好长时间，疼痛才慢慢消失。

爸爸妈妈听不到我叫，这我知道。因为他们的卧室在楼下。

我屏住呼吸又仔细听，还能听到那钢琴声，就在我头顶上方。

我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一步步走出房间，到了走廊。地板很凉，在我的光脚丫下嘎吱嘎吱地响着。

我拉开阁楼的门，把身子探进黑暗中。

音乐声还在往下飘。是首忧伤的曲子，非常缓慢，非常柔和。

“谁——谁在上边？”我磕磕巴巴地问。



第二章

悲伤的音乐还在继续，它穿过那段黑暗狭窄的楼梯，一直飘向我。

“谁在上边？”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有点颤抖。

我又叫了一次，还是没有应答。

我探进黑暗中，仔细地朝阁楼上看：“妈妈！是你吗？爸爸！”

没有回答。这旋律是如此悲伤，如此缓慢。

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已经开始爬楼梯了。楼梯在我的光脚下嘎吱嘎吱地响，声音很大。

当我上到楼梯顶，跨进黑糊糊的阁楼，我感到空气变得异常闷热，令人窒息。

此时我整个人都被钢琴声包围了，那些音符就像突然从四面八方蹦出来似的。“是谁？”我用一种尖锐的声音问道，我猜自己是有点害怕了，“谁在上边？”

突然，一个东西擦过我的脸，吓得我魂飞魄散。

我战栗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根可恶的电灯开关链条。

我拉了一下它，暗淡昏黄的灯光洒满整个狭长的小屋。

音乐声停了。

“谁在那儿？”我叫道，并朝墙边的那架钢琴看过去。

没有人。

那儿没有人，压根儿就没人坐在钢琴边。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我向那架钢琴走过去，脚底下的地板在嘎吱嘎吱地响。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钢琴和键盘。

我并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么。我是说，有人刚才正在弹钢琴，直到灯亮的那一瞬间还有人在弹。可他上哪儿去了？

我蹲下来，在钢琴下边搜寻。

我知道这很愚蠢。可此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的心怦怦地乱跳，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怪异想法。

我走近钢琴仔细检查键盘，也许它是一架能自己弹奏的旧式钢琴。一架自动钢琴，就像你时常在动画片里见过的那种。

可是，它看起来明明就是一架普普通通的钢琴啊！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可马上跳了起来。

那凳子是热的！就像有人刚坐过一样！

“啊！”我大叫起来，盯着那发亮的黑凳子。

我又探身去用手感觉它，的的确确是热的。

我想了一想，这整间阁楼都很热，比这所房子的其他部分热得多。那些热量好像是从下面升上来并积聚起来的。

我重新坐了下去，让我那狂跳的心平静下来。

“这儿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心里琢磨着，转向钢琴。黑木琴身抛光极好，我清晰地看到自己映在上面的影子，它好像正盯着我看呢！

我的表情看上去相当惊恐。

我看着键盘，弹了几个轻柔的旋律。

我知道，刚才的确是有人弹过这钢琴的。

可他是怎么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的呢？而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呢？

我用力敲了一个琴键，接着又敲了一个。这声音回荡在长长的、空荡荡的屋子里。

正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咯吱声，是从楼梯底下传来的。

我整个人都僵了，手还停在琴键上。

又是咯吱一声，接着是脚步声。

我站了起来，惊诧中发现双腿竟在颤抖。

我听着，仔细听着，我感觉到空气在流动。

一声接一声的脚步！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有人在上楼梯。有人正爬向阁楼！

有人正朝我而来！

鸡皮疙瘩预告

湿地狼人

（精彩片段）



翻译：章　洁　　潘　文



第四章

“我不信！”艾米丽尖叫起来。

她的叫声吓得树枝上那两只乌鹅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飞走了。

“我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她哭了。艾米丽不善于处理紧急情况。

她刚刚上驾驶课时——那时我们还住在伯林顿，有一回，一个车胎没气了，结果她就跳下车子自己跑了。

所以我现在倒是没指望她会冷静。自从我们在这又暗又热的湿地中迷路后，我就知道她得惊慌失措。事实果然如此。

在家里我是一个冷静的人。这一点我像爸爸，冷静，讲究科学。“我们看一下太阳的方位。”我强抑住心中的不安说。

“什么太阳？”艾米丽朝空中挥了挥手，哭着问。

天确实已经黑了。而且，宽大的棕榈树叶就像一个屋顶把我们头顶盖得严严实实。

“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些苔藓，”虽然我的心跳更加剧烈了，我仍建议说，“不是说苔藓应该长在树的北侧吗？”

“我想应该是在东侧吧，”艾米丽低声说，“或许是在西侧？”

“我可以基本肯定是在北侧。”我坚持道，眼睛在四周搜索着。

“基本肯定？基本肯定有什么用？”艾米丽尖叫起来。

“别提苔藓了吧，”我对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连苔藓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俩无可奈何地互相看着对方。

“你不是到哪儿都带着个指南针吗？”过了好一会儿，艾米丽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微微发抖。

“是，但那是我四岁的时候。”我回答说。

“我们怎么会这么蠢，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艾米丽哭道，“我们该带上那些给鹿用的无线电接收装置，这样爸爸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真该穿牛仔裤出来。”我抱怨着，因为我看到自己小腿上已经起了好几个小红包。

我想它们该不会有毒吧！或许是发疹子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艾米丽焦急地问，一边用手擦去她额头上的汗。

“我想，我们该走回山上去，”我告诉她，“那里没有树，又有阳光。只要能看到太阳，我们就能知道回去的方向了。”

“但是哪条路才能回到山上？”艾米丽又问。

我原地转了一圈。它是在我们的后面，还是右边？我发现自己并不清楚，这让我不寒而栗。

我耸耸肩，只得叹了口气说：“我们真的是彻底迷路了。”

“那就走这边吧！”艾米丽开始走了，“我直觉告诉我是这条路。如果我们能回到那个沼泽，那就证明我们走对了。”

“如果我们走错了呢？”我问她。

“那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别的出路。”她答道。

真“聪明”。

但我知道再与她争论也于事无补，于是，我也

就跟着她走了。

我俩一声不吭地走着，只有四周昆虫刺耳的鸣叫、头顶不时的鸟叫让我们饱受惊吓。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在又高又硬的芦苇丛中穿行。

“刚才我们来过这儿吗？”艾米丽问我。

我记不起来了。当我想推开一簇挡在我前面的芦苇往前走时，我发现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留在了我的手上：“呸，真讨厌！”

“嘿，你看！”随着艾米丽兴奋的叫声，我从粘在我手上的那绿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上抬起眼来。

是沼泽！它就在我俩前面。这就是原来我们看到过的那片沼泽。

“太棒了！”艾米丽叫起来，“我就知道我是对的，我有这种直觉。”

看到这个汩汩作响的绿泥塘，我俩都欣喜若狂。一绕过它，我俩就开始奔跑。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而且不远了。

“找到喽！”我欢快地叫着，超过了姐姐，“回家喽！”

我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许多。

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脚脖子，把我拉倒在潮湿的地上。



第五章

我重重地摔倒在地，而且是胳膊肘和膝盖同时着地。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嘴里尝到了血的滋味。

“起来，快爬起来！”艾米丽对着我尖叫。

“我……我被抓住了！”我声音颤抖地哭叫了起来。

我的心又开始怦怦直跳，我又尝到了血。

一抬眼，我看到艾米丽正在捧腹大笑。

居然还笑！

“只是个树根而已。”她一边指着一边说。

随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我立刻就明白了。原来自己并不是被拉倒的，而是被众多露出地面向上拱起的树根中的一段绊倒的。

我盯着那段骨头一样的树根。它的中间是弯曲的，所以看起来就像一条白色的、瘦得皮包骨的腿。

那我尝到的血又是什么东西？

我突然感到嘴唇很疼，原来自己摔倒时把它给咬破了。

我呻吟着从地上爬了起来。我的膝盖也受伤了。我的嘴唇颤动着，血从下巴流了下来。

“真是笨手笨脚的，”艾米丽轻轻地说，然后她又问我，“你没事了吧？”她边问边帮我掸去T恤衫后面的枯叶。

“我想，没事了！”我回答说，虽然我自己也有点怀疑，“我开始还真以为是有什么东西抓住我了呢。”我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然后我俩又开始肩并肩地走，但速度要比原来慢多了。

几束微弱的光从茂密的叶子中间穿射过来，抛洒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形成一个个小光点。所有的一切就像是在梦中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在我们右边的灌木丛中，有些动物在沙沙地走

动。我和艾米丽顾不上停下来看一眼，我俩现在一心只想回家。

但没过多久，我俩就发现我们又走错路了。

我们在一块圆形的小空地边上停了下来。在我们头上方，许多鸟喧闹地啁啾着。微风吹过，棕榈叶子发出了相互摩擦和摇摆的哗啦声。

“那巨大的灰白色的是什么东西？”我在姐姐身后踌躇着。

“我猜是蘑菇吧！”她轻轻地回答。

“像足球那么大的蘑菇？”我嘀咕着。

这时我俩同时看见了一间小房子。

它在空地的另一端，被笼罩在那片大蘑菇地附近的两棵矮柏树的树阴下。

我俩静静地审视着它，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向它靠近了几步，然后，又靠近一些。

这小屋又小又矮，比我高不了多少。它的屋顶是用长芦苇和干草做的。墙壁是用一层层干棕榈叶编出来的。

那扇细树枝绑起来做成的门紧闭着。小屋没有窗。

在门前几码处，有一个圆形的灰堆，篝火的痕迹。

我看到在小屋边上有一双穿坏了的旧劳动靴。

在靴子两旁，还有几个空罐头瓶以及一个有点压皱了的空塑料水瓶。

我转过头，悄悄地对艾米丽说："你认为会有人住在这儿吗？在这湿地的中心？"

她耸了耸肩，显得非常恐慌。

"如果真有人住在这里，或许他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回家。"我推测说。

"可能吧！"艾米丽轻声说。她的眼睛直盯着前方树阴下的小房子。

我们又向它靠近了几步。

我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要住在这样一个湿地里的小房子里。

突然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答案："因为住在里面的人要逃避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隐居地，"我低声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很响亮，"可能是个罪犯，一个银行抢劫犯，或是一个杀人犯躲藏在这里。"

"嘘，嘘——"艾米丽把一个手指放到我嘴边，戳着我唇上的伤口，想让我安静下来。我躲开了。

"有人在家吗？"她问。她有点发抖的声音是那么轻，轻得我几乎都听不见。"有人在吗？"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稍微大了点。

我也决定和她一起问。于是，我俩一起大声地喊："有人在家吗？里面有人吗？"

然后，我们仔细地听。

没有回答。

我俩向那个矮门迈近。

"里面有人吗？"我又喊了一次。

然后，我把手伸向了门闩。



第六章

正当我要拉开这扇粗糙的木门时，门突然猛地向外打开了，差点打到我俩。

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这黑糊糊的小屋门边，我俩赶紧向后跳了几步。

他那双野蛮的黑眼睛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俩。灰白的过肩长发在他身后系成了一个松散的辫子。

他的脸通红，可能是被太阳晒的，或者是由于生气。可能在那小矮屋里得老是把腰弯得很低的缘故，他站在小矮屋的门口，身体还一直躬着。

他蹙着眉头，面带威胁地盯着我俩。

他上身穿了一件宽大的白T恤衫，T恤衫很

脏，而且是皱巴巴的。下面是一条黑裤子，肥大得都盖住了他的鞋。

他用一双惊人的黑眼睛盯着我俩，半张着嘴，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黄牙。

我后退了一步，和姐姐挤成了一团。

我很想问他是谁，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湿地里；我还想问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一连串的问题一一闪过我的脑海。

但结果，我只是说："呃，呃，呃……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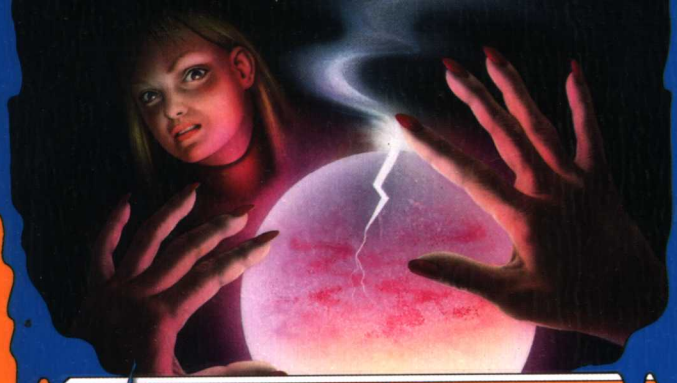
这时我发现艾米丽已经跑了。她在那高高的草丛中拼命往前蹿着，马尾辫一甩一甩地飘在身后。

见势不妙，我也火速地跟着她跑了起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凉鞋在泥泞的地上跑得吧唧吧唧响。

"喂，艾米丽——等等我！等等！"

脚下厚厚的枯枝败叶像粗糙的地毯。

我在竭尽全力地想追上艾米丽时，回头扫了一眼——这一看吓得我大叫起来："艾米丽——他在追我们！"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死亡之屋 ● 远离地下室
噩梦营之旅 ● 邻屋幽灵
古墓毒咒 ● 魔镜隐身记
魔血 ● 倒霉相机
木偶惊魂 ● 追妖女孩
魔鬼面具 ● 小心许愿
钢琴杀手 ● 湿地狼人
你吓不着我 ● 恐怖乐园

总策划：陶　子　李元君　白　冰　黄集伟
责任编辑：余　人　李朝晖　汤　木
美术编辑：郭树坤
校译：金桃子出版公司编辑部
总校译：JOHN 张　唐义均

ISBN 7-80679-014-4

9 787806 790144 >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金桃子

ISBN 7-80679-014-4/I·4　定价：16.00元